

著名學文界世

街

大

(冊 上)

劉李
委敬
士祥
原著
著述



G&D

V
1

87A
1722

小引

這就是美國——一個人口數千的小城，附近的地域，有麥，有穀，有製酪場，有小小的叢林。

在我們的故事裏，這個小城名叫「明尼蘇達州，哥弗潑雷里。」可是它的大街，不過是各處大街的延長而已。無論在俄亥俄或蒙大拿，在堪薩斯或密塔塔，或伊里潑亞，故事總一樣的。

大街是文明的最高峯。漢尼巴之侵入羅馬城和伊拉斯墨斯之在牛津修道院中寫作，都是造成今日有福特汽車停在時貨商店門口的遠因。食品商人奧爾，健遜對銀行家厄茲拉，司篤巴地所說的話，乃是倫敦布拉格和海中無利益可言的各小島的新法；凡是厄茲拉所不知道和不認可的東西，就是旁門左道，就是不值得知道，不必去考慮的邪惡的東西。

我們的火車站是建築術中最後的抱負。在玫瑰影宮的纖巧靈動的藝術之中，有着消息，有着極其合乎道德的幽默。

這就是我們的令人安心的傳統和堅定的信仰。倘然有人將大街寫作別的樣子，或者推想此外也許還有別

的信仰而使公民們難受，那豈不是顯出他自己是一個外來的搗亂分子嗎？

大約在六十年以前吧，紅種人曾經在這裏密西西比河岸的一座小山上住過，在山峯上朝着北面的蔚藍色的天空之下，站着一位年輕的姑娘，現在她已看不到一個紅種人，祇瞧見在敏尼坡力和聖保羅一帶高大的摩天樓，和成列的麵粉廠；她也沒有想到當日紅種婦人怎樣，她祇是在默默地深思着。

一陣微風激起了一片無邊的麥浪，掠過她的薄綢短裙，顯露出她周身美妙的線條，這一幅飄逸動人的景象，深深地逗引着山下行人的贊賞。她舉起雙臂，把身子當着風口，吹得衣裙飄舞，髮絲凌亂。這樣一個典型的任性的年輕姑娘，站在這兒吸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氣，正像她渴望着毀飲生命的泉源一樣——這個期待着快樂幸福的少女啊！

她便是葛潑·美而福，剛從勃洛介大學裏跑到這兒來。

這時代離開當日殖民探險，和什麼戴着遮陽帽的女人，用利斧和山熊在原野格鬪的日子已遠；這裏所描寫的一位性情傲放的少女，正是美洲中部以北的人民的無畏精神的代表。

在敏尼坡力的郊外，便是勃洛介大學的所在。那是一個富於宗教色彩的大學，像復泰爾，達爾文和般加素的學說，在此地一概都被斥為邪說。美尼沙達，愛瓦佛，惠斯康心，以及大可達各州的舊戶人家，深恐子女染上了時下大學惡習氣，都把學生送到此地來讀書，這裏女同學們早夕厮混熟了，男同學們也都愛好音樂，還有一位女教員尤喜誦讀米爾頓的詩歌和卡萊爾的文章，這些都是大學裏的特長。

葛潑在學校裏四年，並不虛度。她能自由地發展她的天才。她醉心藝術，暇時研究戲劇，和同學們打打網球。

雖則在她的一級裏，還有兩三位女同學，比她長得更漂亮些，但沒一個能趕得上她的親密，無論在功課上，或在舞蹈上，她總要高人一等。她有一雙細長的腕，白皙的肌膚，明亮的眸子，和一頭烏黑的秀髮，在全校三百多位同學當中，確是沒有一個能及得上她。

和她同房間的女同學們，看見她運動時穿着襯衫，或在她出浴後，顯露着苗條的身軀，便都含着妒忌的眼光，看着她，或是說笑她。她對於同學們，雖很親切，但是她們都有些規避着她；因為無論何時，她總是歡喜批評人家。她雖然也是個崇拜英雄的人，但是碰到一個疑難的問題，便不憚反覆研究。總而言之，她是一位生性好動的女性。

她有着天賦的才能，故對於一切事理，總喜探討嘗試。什麼鋼琴咧，唱歌咧，演劇咧，寫稿咧，以及組織什麼團契咧，她都參加過。在她每次嘗試後，總覺得失望，但是決不灰心，繼續爲人家盡力服務。

那是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她一人在山頂散步。當天的晚禱，她在教堂裏演奏提琴，身上穿着一襲黃色的衣服，在燈光下，益顯出她的婀娜多姿。禮拜堂裏人們的視線，全都集聚在她一人的身上。

高級畢業的那一年，同學們都忙着爲年刊撰稿，和設法謀得出路。當然也有幾位畢業後，就要出嫁，但女兒們怕羞，總不肯說出來。我們的葛潞小姐，乃是一個孤女，有一個胞姊，早已嫁給聖保羅一位眼科醫生了。她父親的遺產，爲數本不多，在她幾年求學的光陰中，差不多用完了；她沒有愛人，所以她畢業後，不得不先解決生活的問題；可是怎樣去謀生，她還沒有想過，大概總是教書吧。但在教書當中，有不少人祇是借教書做幌子，一有出嫁的機會，便從此超脫的；葛潞對於這一種人最看不起；她如果要教書，自然要認真真地去幹，決不肯耽誤人家。

就在這一年內，她對於社會科學發生了極大興味。原來那社會學的教授，是新來的。他已經是結過了婚的人，所以根本再談不上戀愛。他是從波士頓來的，人是挺漂亮。據說曾經在紐約大學區住過，專與一班詩人，社會主義者，和猶太人爲友。

他時常帶領着同學們到敏尼坡力和聖保羅市的監獄，或慈善機關去參觀。同學們在參觀時，老是嗤嗤地發笑。祇有葛潑在同學們後面，表示着悲戚的神情，並且緊鎖雙眉，似乎不屑和他們在一起的樣子。

有一位同級的男生名叫司拉端的，站在她的身旁，他說：

——這些同學，我真瞧不上眼。他們太自傲了。他們也該知道工人也都是同樣意氣揚揚的人啊。

——我頂喜歡平庸的工人。葛潑說。

——但請你別忘了，工人們並不自視為平庸呢。

——對的，我承認我這話是說錯了！她答道。

那位男生把一雙大而且紅的拳頭插進灰色的法蘭絨的衣袋裏，又重新伸將出來，擺在身後，嘴裏喃喃

的道：
——我知道，你是最懂事的。哼，那班徒有外表的同學們……葛潑你將來必定能做一番大事業的。

——怎見得！

——因為你有同情心。

隨後她便走開了，向一大羣同學那兒跑去。

那男生垂頭喪氣，只恨自己沒有生成一個好皮囊，沒同文雅君子在過一起，她呢，恨不得自己像個女尼，坐在一間清靜的屋子裏。她並且想讀一些蕭伯納的作品，把社會好好的改革一下。

葛潑的老家雖在美尼沙達，但她對於草原生活，卻不甚了了。她的父親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人，學識淵博，在她小時候，他充任門谷都的法官。該地背山面河，是從前殖邊人們的居處。

處於這樣的一個小康愉快的家庭裏，又在她父親的指導之下，所以葛潑從小就讀過巴爾扎克、拉比來、陶洛等大文藝家的作品。

葛潞九歲喪母。十一歲時，她的父親又辭去了法官的職務，便搬居敏尼坡力。兩年後又遭父喪。她和姊姊性情不大合，姐兒倆雖住在一起，卻生疏得和陌路人一樣。

但一個月後，葛潞對於社會農村工作的志願，漸漸的冷淡下去，她重新又想當一位教員了。但她恐怕自己的身體，不能擔當這個重任，而在一批孩子前冒充一位大學問家，實在不願意，於是她依舊抱着造成一座美麗城市的志向。她在報紙上看見什麼城市婦女俱樂部的新聞，或一幅大街斷片的照像，她便以為這正是她要做的工作了。

最後經校中英文教授的勸說，她決意在支加哥學習圖書館管理的工作；於是她對於這種新計劃發生了許多夢想。她如何幫助年青的學生查閱工具書及參考書，如何指導兒童看童話，如何爲年老的讀者找尋報紙。她又想到圖書館的幽靜環境，正可閱讀書籍研究學問，她又想如何參加各種文學研究宴會，又如何在大庭廣衆之間宣讀自己的論文。這一切都變成了她美麗的幻想了。

快放假了，教授會照例地招待畢業班。五天後便舉行畢業考試。

瞧那，校長住宅陳設得多美麗。書室內安放着一個大的地球儀，壁上掛着幾幅名詩家的畫象，司琴們興奮地奏着「蝴蝶夫人」和「卡門」的音樂。葛潞聽着音樂，滿含着惜別的情緒。

在男同學中，她和司拉端比較最親近些。因他比旁的男同學們有骨氣，她和他坐在一個靜僻的地方，面前放着兩杯咖啡和一些點心。在樂聲中，司拉端輕輕的向她道：

「同窗四年，一旦分離，我真有些捨不得；這真是我們一生最快樂的時代啊！」

她答道：

「真的，再過幾天大家各自東西，我們有好多人從此就難有見面的機會了！」

「葛漪，聽我講！每次我和你談正經，你總是說到旁的上頭去。我決意將來做個律師，或是一個法官，我需要你，我願意保護你。」

他說時他的臂圍在她的肩後。在悠揚的樂聲裏，她高興的叫道：

「你說你願意保護我嗎？」

她握他的手，覺得他的手很柔軟而堅實的。

「怎會不願意！我將來預備住在陽克頓，我們倆在那裏，定可過快樂的生活。」

「但是我希望一生能夠做一點事業。」

「組織一個美滿的家庭，撫養幾個可愛的孩子，並在社會上和朋友交際往返，這也是人生應做的事。」

業啊。

「這些我都懂得。我也愛家庭，更愛兒童。但我想女子既已受了一番大學教育，總得替社會做一些事。話雖不錯，但有了家庭也是一樣的做事。葛漪，試想我們以後可以在春天晚上，一同乘汽車出去野遊。」

「是的。」

「並且冬天可以坐着雪橇玩耍。」

忽然銅樂發出一陣刺耳的高調；她止着他說：

「你的提議都很好，但我總喜歡做一些事業。我有我的志願，我將來雖不希望做一個出名的音樂家，或文學家，但極願做一個良好的圖書館管理員，或者做些還可以做成一個美術家。這是我的志願。我們倆如果在一起的話，除了替你洗盆子之外，我簡直不能做旁的事情了！」

約莫兩分鐘後，另有一對怕鬧的同學躲了過來，便打斷了他們的話頭。畢業後的一箇月中，她每星期給他寫一封信。但她從沒和他會面過。

自後葛潑在支加哥住了一年，在圖書館內學習編製書目，工作尚不麻煩。空暇的時候，便往藝術院去，研究梵亞，交響樂，或是到戲院去看戲。有一次她幾乎想去當舞女。還有一次她去參加藝術家的集會，抽煙，喝啤酒，有幾個剪髮的女子，以及猶太籍的俄國女子，高唱第三國際的歌曲。她在這麼一羣浪漫的隊伍中，覺得頗不愜意。她看見他們落落大方的態度，覺得自己已是落伍了。她從他們那裏首次聽到關於弗洛德，羅曼羅萊，企業主義，工會，女權運動，以及中國抒情詩，等等題材的探討。

這是第一次她得到浪漫的經驗。那一年秋天，她便進入聖保羅市立圖書館內工作。

她對於聖保羅圖書館生活，雖不覺其苦，但也不覺其樂。起初的幾個月，她做事很起勁，總是爲看書報的人打算。她管理雜誌部，並沒有人向她借閱什麼高深的參考書。他們對她並沒有感覺什麼興趣。有時竟有一批女子這麼問。

——請你介紹幾本輕鬆的愛情小說好嗎？我的丈夫要離家一星期，讓我讀幾本小說吧！

葛潑和同事們的感情很好。空暇的時候，讀了許多奇異的書。有時候，也到同學家裏去跳舞或晚餐。她在圖書館工作三年，曾經有好幾個男子注意她——一個是皮毛廠裏的會計員，一個是教師，一個是新聞記者。還有一個據說是鐵路上的職員。但是她對於他們，並不介意。一天她偶然在馬白里朋友家裏，認識了一位耿醫生。

二

某禮拜天的晚上，她應馬白里家的邀請去晚餐。馬太太是她姊姊的鄰友；她的丈夫在保險行裏任事。他

們夫婦倆很看重葛潞，因她有文學和美術的嗜好，凡是他們新買了幾張唱片，或是從舊金山帶來了中國的紗燈，總要請葛潞來賞鑒，葛潞因為和馬家很熟，故不時往來。

正是九月的天氣，一到黃昏，便很涼爽了。她套上一件蟬紗外衣，益法覺得年青了。她把外衣放在馬家小廳椅子上，跨進了客廳，賓客都已到全了。除了馬先生以外，還有一位中學女體育教員，一位大北鐵路的科員，一位年青律師，另外還有一位身材很高很結實的陌生客人，他年紀約有三十六七歲的光景，頭上生了一頭棕髮，薄薄的嘴唇，眼光裏蘊藏着和藹的神氣，但是他的衣裳，卻並不怎樣考究。

馬先生替他介紹道：

——葛潞小姐，請到這邊來，我給你們介紹，這是高弗潘雷的維兒·耿誼珂醫生。凡是本保險行內的主顧們，都請耿醫生檢驗，耿先生的醫學是很精通的。

葛潞一面和他招呼，一面在想高弗潘雷是美尼沙達的產麥區，約有三千多人口。她和耿醫生握手的時候，覺得他的手很有力，那手背已給太陽晒成紅色的了。

耿醫生看着葛潞，似乎很覺高興似的。葛潞不覺害臊起來，忙捧開了手，跑到灶間去同馬太太幫忙。餐畢，馬先生向她道：

——啊，您今晚也忙够了，請坐下來談談吧。

他讓她坐在耿醫生的沙發上，耿醫生這時正呆坐着出神。葛潞坐下後，耿醫生便和她攀談道：

——我聽馬先生說過，小姐是一位圖書管理專家。我聽了不很相信，因為看女士這般年紀，好像還在學校裏用功呢。

——啊，我的年紀已够老了。我常常想抹些胭脂，來掩護我的老態呢。

——啊！你實在老了——怕够得上做我的孫女了吧。

他們的談話慢慢地脫了拘束。

——你對於工作覺得興趣怎樣？

——很不錯，不過有時候覺得生活枯燥了一點——整天的埋在書堆裏，整理那些卡片。

——你對於這都市生活覺得太膩煩了嗎？

——你說的是聖保羅市嗎？你不喜歡聖保羅市嗎？我卻很愛牠，我們站在山頂上，從城市中心一直可以望到密西西比河岸，和隔河的一片野景，真叫我陶醉呢。

——是的——我曾在這兩城裏住過九年——在大學得着文學士和醫學博士的學位，又在敏尼坡力市醫院內習過醫。但是都市太大了，我們有一個有三十萬人口的都市裏，就渺小得像牛背上的一根毛，沒人會注意。我最愛在鄉下坐汽車，或在秋天行獵，這才有意思。你可曾到過高弗潘雷？

——未曾，但聽得人家說，那裏是一個很好的市鎮，是不？

——老實說吧，這也許是我的偏見，我雖曾經到過大西洋城，參加過醫學年會，在紐約也住過一星期，但從我的經驗上說，高弗潘雷確是最好的了。最有名的汽車製造廠的廠主卜萊許南漢就生長在那裏的，那兒有不少楓樹和黃楊林，還有兩個碧清的沼塘，現在已經舖成了七英里的水泥道路了。

——真的嗎？她不知怎的會聯想到司拉端了。

——高弗潘雷的未來，真是未可限量呢！許多土地現在雖很值錢，十年以後，包會長上一倍不止呢。

——那末你對行醫覺得怎樣？

——很好，因為不必出去求人，有時還很優閑的。

——做一個醫生，可以感化社會。因為他在人羣中，是受過科學教育的。

——話雖不錯，但多數的醫生都有些惰性。譬如早晚爲人醫病，治傷寒症和接骨很需要有一個女性在旁督促。我想像你做這樣的工作是再好也沒有的了。

——不行，我太粗心，但我從前也有過這種空想，可是現在卻把那些念頭打消了。我祇不過和你空談談。

罷了。

——太客氣了吧！你很有理想，還有女性柔和的美，最適合的了。

耿醫生和藹而堅強的人格，便引起她的注意，無形中竟引爲知己。她注意到他的胸膛的健壯，神情挺秀，具有男性之美。

當他們談得正投機的時候，馬先生跑過來，喊道：

——啊，你們倆在這裏幹些什麼？談相命呢，還是談戀愛？葛潑，我得告訴你一聲，耿醫生還沒有結過婚呢。好吧，讓我想個什麼法子來消遣一下吧。

葛潑和耿醫生直到臨別的時候，並沒有再交談的機會：

——葛潑小姐，今天相見真是榮幸之至。下次我來的時候，能不能拜訪你，爲什麼……

——那末你的住址呢？

——如果你願意知道的話，下次來時可以問馬先生。

——好！下次來時，一定要來拜訪的。

其實關於葛潑和耿醫生戀愛的故事，真如我們在漫漫的夏夜，或是在寄宿舍閑談時常聽到的一般，不必再去細說了。

總之，戀愛是神秘的，他們所講的無非也是平談話，夾着一些詩意的詞句，有時他們寧願默默地聽着各人的心，在他的周圍着她。上時，也覺得一些顫動的奇感。這一切，無非是一對壯年男女初次發現青春的熱戀，各在做着緋色的美夢而已。

但他們倆的情感確是很真摯的一天，他倆沿着聖保羅市的河流走着，到漫度去遊玩。耿醫生戴了一

頂小帽，身上穿着薄綢的襯衫，葛澹披着一件絲絨衫，朝下翻的闊領常青嗶嘰的衣褂，一雙運動料，露着纖巧的踝骨。密西西比河上有一條高橋，在橋腳兩邊的沙灘上，有許多木板搭成的小屋，她倚在橋欄頂上，向下瞧這些零落的村戶，她覺得有些不舒服；他在旁邊用強而有力的手臂扶着她；她有了他的保護，立刻膽子又壯了起來，覺到無限的安慰。

此時，兩人臂挽臂，走過了橋樑，回頭瞧着聖保羅全市，從禮拜堂的圓頂起一直到市政廳的大廈，一排建築顯得非常整齊雄壯。

這河流經過岩石的斜坡，和新秋叢林邊，緩緩的流過了漫度大，山下林叢裏，聳立着一枝鐵尖，活畫出一個安寧的舊鎮市。這鎮市上有一八三五年皮毛富商西白萊將軍建造的一座大廈，富於古雅風趣。兩人走了進去，參觀壁上燦爛的畫圖。

她們瞧着這新大陸的古蹟，不覺肅然起敬，尤其因為他倆一同瀏覽的緣故，所以印象格外明晰。他們一面走着，談話當中不知覺的更外顯得親切。兩人乘了渡船，渡過美尼沙達河，蹣過小山直跑到獅拿鈴砲台圓形的石壘之下，這裏正是密西西比和美尼沙達兩河會合的處所。八十年前，才有木商，負販和兵士們來啓發耿醫生的靈感，被四週的景色觸動了。

「啊，這裏真是個好地方，真覺得可以誇獎。對於前人的功業，我們真值得去效法啊。」

「我也贊成這話。」

「好極了，你何不到高弗潘雷去試試看，給我們做個模範，叫那裏也有些藝術化！」

「我的性情對於這種事倒很近，總想有一天嘗試一下。」

「那末何不就在動手呢！你一定喜歡高弗潘雷，那裏在過去的幾年中，開闢公園，鋪設草地，很費一番經營，現在確是弄得很不錯……有高大的喬木……有很好的住戶——像羅克·道深……」

葛澹像是滿不在意似的，她想這些人名和他們是絲毫無關的。

羅克·道深是一個財主，高等學校的秀文女士讀起拉丁文來，好像讀英文一般；五金業的三母·客拉客，在學術界方面，有瓦倫牧師及木特勃授，此外還有浦落客律師，還有歌唱家武四蓬，此外還有令克絲一班人。可是他們都沒有你這般的心靈。來吧！我們歡迎你來做我們的一位頭腦！

此刻他們坐在古壘的欄杆上，沒有人可以注視到。他用手臂搭在她的肩頭上。葛路走了很多路，身上覺得有些冷，因此便更靠近他些。

——葛路我的心非常愛你！你知道嗎？

她不響，祇用一個指頭故意地在他的手背上按一下。

——你說我太重物質主義。倘若沒你幫助，我怎能解脫呢？
還是不做聲。她心裏不知如何想法。

——你講一個醫生可以用醫人的方法，去醫一個城市。好，你就這麼做，我做你一個助手罷。

葛路沒有懂得他說的是什麼，只覺得他有個堅強的意志。當他的唇接近她頰上，她震驚了，渾身像觸電似的。他說：

——你不能答應我的要求嗎？

——啊，別這樣，請你原諒！她此時疑慮有沒有發作的勇氣，一忽兒，她淌下淚來了。
他們坐離半英尺遠，似乎裝出不曾挨近過的樣子，她毫不介意的說：

——我願意，願意到高弗潘雷去。

——那好極了，你瞧我身邊還帶着的幾幅照片。

她用臉靠近他的袖口瞧了十幾幀照片。只看見森林、樹叢、和樹影模糊的屋宇。但是她很喜歡照相裏邊的池塘倒映着的有樹的巖石，池塘裏的一羣鴨子。還有冬天的湖景，湖面的冰結得像一面平圓的大鏡，四岸堆着殘雪，幾莖殘萎了的蘆葦俯着腰，上面蓋着厚厚的冰花。這冬景象徵着堅勁而清孤的格調。

下哼着，似乎感到很舒服的樣子。

還有一個癩痢老婆婆，頭上只贖了幾絲蒼白的頭髮，初看上去好像是一方有了水的麻布，許多地方露出紅色的頭皮，她拿一隻皮包打了開又關上的，忙個不停。皮包裏藏的都是些寶貝：一張開會的秩序單，一個皮紐扣，幾條絲帶，花邊，還有一些零碎的緞料。一隻鸚鵡，掛在她的旁邊架子上，那鳥在架上啾啾地。

在那邊另有一處座位上，被一個絲洛文尼鐵鑛工的一家幾口佔住了，座位上滿堆着鞋，洋囡，報紙，威士忌酒瓶等等；一個大孩子從衣袋裏掏出個口琴，拭去上邊的煙草屑，放在嘴上便嗚嗚的吹起「喬其亞進行曲」來，弄得車上的乘客覺得頭痛。

少年報販帶着檸檬糖巧克力。一個女孩兒在座位中間走來走去。每次走過時，她總踢着一個木匠的腳，惹得他「哦嘿哦嘿」的亂叫。

滿蓋着塵灰的車門開了，吸煙室裏鼻絲絲的青煙飄浮過來，煙室裏來了一陣哈哈的笑聲，一位穿着藍衣服的少年，打一個淡藍色的領結，腳上穿一雙淡黃色的皮鞋，和一個汽車夫模樣的旅客在談笑話。車廂裏的空氣，越來越混濁，使人一陣陣的感到頭暈。

車上大半的乘客都把這裏當作一個臨時家庭，糟踏得厲害。可是其中有一個座位很清潔，坐着一位高雅的男士，和一位黑髮細膚的女郎。這便是歌誼珂醫生和他的新婚夫人葛露。

原來他們經過一年的戀愛生活，便結婚了。蜜月時，兩個人曾往柯洛拉多山中旅行，這時正游罷打算回到高弗潘雷去。

但如上邊所描述的火車中情形，並非葛露第一次的經歷。她在聖保羅和芝加哥兩地來回旅行，也曾遇見這種情景。可是現在她要在鄉下人的中間居住，和他們時常接近，所以叫她對於他們格外留心，而且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情緒。她以前曾以為美洲並沒有貧民階級，到現在她眼瞞着些美國或者挪威、德國、芬蘭、加拿

大籍的年老貧窮的苦農，不由她感動了。

——用什麼法子把他們改變過來呢？要是他們知道科學的農作法，那多好！她的手攙着他，向他說。蜜月的時期，她對於她的丈夫又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他有他的壯健、愉快，在旅行中，他對於搭帳篷等項，都顯出一個老手，在帳中兩人面對面睡着，他又特別的知道體貼，他們的篷帳時常搭在山中僻陬之處，可以沉醉於天籟之中。

他們倆握着手，他答道：

——這些人倒是很知足的，喚醒他們有什麼意義？

——可是他們究竟是太落伍了。

——親愛的，你不要老拿着城市的眼光來看他們，其實這種人是再警滑不過的了。就是爲了這緣故，所以我更憐惜他們，你看他們的生活，簡直比狗還不如呢。

——其實只要他們自己不壓棄就得了。況且現在物質文明一天天的發達起來，農村都能够慢慢地和都市接近。就是到現在這地步，也已經過了五十年的變化。現在他們在每禮拜六晚上，可以乘了福特或是俄佛蘭汽車裏，進城去看電影，恐怕比我們在聖保羅坐電車還方便得多呢。

——你所說的城市，是不是我們剛才在火車裏經過看見的那些鄉鎮？你仔細想想，那些能不能够算是城市呢？

——他從小坐火車經過這些地方，是看慣了的，現在被她一提，他才覺得若有所失，他咕噥着：

——這有多大關係那些地方也實在不壞，你如果知道他們每年運出多少麥子，玉蜀黍，和山薯，定能叫你吃驚。

——可是那些地方的表面太不像樣了。

——當然他們都及不到高弗潘雷，不過將來也許有那一天罷。

——要是沒人情願或者有能力去爲他們改造，白等又有何用呢？譬如拿造汽車來說，有幾百家人工廠控空心思設法，把我們坐的汽車造得分外的美觀，但卻沒有人來過問這些市鎮——隨它們一任自然！實在的，我又說錯了，把這些市鎮弄得這樣的糟，也真非大好老辦不到啊！

——不過，它們並不像你所說的這麼糟。他只能這麼的答覆她。

他握着她的手，心裏將自己比做一隻貓，已經捉住了一隻老鼠似的。她眼睛瞟着窗外。火車此刻停在一小站上，那靠站的村子叫做凶獅德洛姆，範圍很小，只有二百五十左右的人口。

車上一個德國人，後邊跟着一個癩嘴的女人，提着一具大皮包走下車來，站上還了一隻已經死了的小牛到貨車上去，此外再也沒有客貨上下了。在寂靜的當兒，葛潞聽見一隻馬在馬棚裏用蹄子亂踢，還有一個木匠在屋頂上拉鋸子。

凶獅德洛姆站是商業的中心點，全在靠車站的一面，一所屋子裏，房頂是用洋鐵或是塗着紅黃色的木板所蓋成的。形式的不雅觀和簡陋，就同拍電影時候，搭的房子一樣。火車站只有一間屋子，一面是骯髒的牛欄，一面豎着一架起重機，村裏唯一像樣的房子，只有一座紅磚的天主教堂和教士的住宅罷。

她拉一拉耿誼珂的衣袖說道：

——難道這就是你所說的可以過得過去的市鎮了嗎？

——這些荷蘭人住的村子，沒多大進步。就拿這說——你瞧，那從店裏出來跳上大汽車的那個漢子，我會經同他見過面。他除了這店之外，還佔有這裏一半的田地。他的名字叫做勞斯可克。而據說他擁有三四十萬元的資產。他還有一所很大的屋子，走道全是用磚砌成的，裏面還有花園。——可是這房子在此地卻看不見，我會經坐汽車在他門口經過的。

——可是都爲了他的剝削，這裏纔會有這般情形呀！若是他的三四十萬資產都分給了這村子，那末這些破屋全都可以燬掉，另外再蓋上嶄新美觀的房子了！爲什麼這些鄉下人准許他剝削！

——親愛的，有時候你說的話真叫我看不懂。這個老荷蘭人很古怪，他雖是一字不識的蠢傢伙，但是對於挑選田地眼光可真利害，誰都不能給他當上。

——我懂了。這市鎮不能建起一個像樣的城市來，就是爲了他這樣的一個寶貝。

——好了，我實在不明白你發的誰家的牢騷。長途的旅行恐怕你的神經受了些刺激，你到家後可以洗一個澡，披上藍色的衣服，也許可以安靜點兒。再說，你披上那件衣裳，實在是再美麗沒有了！

說着，她在她的手臂捻了一下，就像是個很解專人的樣兒。

火車這時又轟轟的離開了那小站，車裏的空氣非常惡濁，他用手扶着她，望窗外瞧着的臉，她把頭擱在他的肩上。他用話騙她叫她開心，當她高興一點的時候，他便拿起一冊偵探雜誌來看，隨她一個人的坐在那兒。

這裏她默想是世界上最前進的一個國家，這中區的北部，是一片天然的牧場，有美曼的池沼，新式的汽車，有像紅寶塔那麼地倉房，有談吐無味的人們，可是這裏也並非一個毫無希望的所在。他們雖然有電話，銀行，自動的鋼琴，和合作社等等，但是他們終究是個殖邊者。這裏地土蘊藏的豐富，再合殖邊的工作沒有了。她對於將來的希望，尤其期待着。她想如今這一片原野會不會變成城市和工廠？安適的住家村舍繞着的高堂大廈那些建築是否將要做青年的學舍？還是讓白嫩肥胖塗着脂粉的太太們住着？這新大陸會不會將要再演一齣階級不平等的把戲？究竟它的希望是怎樣？萬籟腦海裏浮着的是這許多的問題，終於使她頭痛了。

在她眼前是一片茫茫無際的草原，或是一帶平地，或是長林。一小時以前，叫她胸襟豁然開朗的偉大的自然美，現在叫她由惶恐而寒愴了。這樣的空曠；這般的原野；她看不透其中的祕密。耿誼珂這時看偵探小說正在起勁。她在這頹廢的寂寞裏，只好丟開一切的問題，用一種客觀的態度去觀察四週的田野。

二旁的草都被燒光了；殘餘的只是一些枯黃的草根。在那有刺底鉛絲樊籬之下長滿一堆鼠尾草，籬外便是一片無際的平原，長行的麥苗，排得非常齊整，遠處新耕耘過的田地，好像蓋着幾面黑色的旗幟。這裏是

一個威風凜凜的大自然，說是雄壯，可又近乎嚴峻，其間沒有秀美的田園來點綴，似乎少了一些調和的色彩。在田野裏有時還可以看見一抹橡林，和一塊塊生滿了野草的空地，每經過一二英里，看見些接連的湖沼，水上映着紅白的雜色，時時有金翼鳥在水上掠過，這顯然又是另外的一種景色了。

在陽光下這一片汗血的工作地，露出富麗的景象，陽光照在田野裏，成了輝耀的金黃；雲霞的陰影，在邱邊來去追逐着，這裏的天空，似乎比都市裏的格外來得廣大，壯觀，而現出分外鮮明的玉藍色。

她喃喃的說：

——光榮的土地啊！

——快到家了！你可知道再下一站便是高佛潘雷，耿誼珂的笑聲猛的使葛路吃了一驚，她的沉思給他打斷了。

家——使她聽了好像古怪的一個名詞，她是否一定要被囚鎖在這個叫高佛潘雷的市鎮裏呢？現在坐在她身旁一個壯美的男子，是不是將支配她未來的一切呢？他到底是個陌生人！她在位子裏搖動着，兩眼釘着他。他是誰？他有什麼權柄坐在她的身邊？他的心思和她不同！他的頸子是粗的，他的口詞是愚笨的，他的年齡比她要大十二三歲，他對於四週不會想到同等的神祕，她真不相信自己會睡在他的懷裏過。

此時她又向自己說，他是怎樣的愛憐她，怎樣的體貼，怎樣的可靠。她撫摸他的耳朵以及他的下頰，又回轉頭去，盡力想應該怎樣的去愛他的家，那裏一定不像剛才經過的一些荒蕪村落，那是決不會的。那裏有三千多人口不算少了。而且——附近的池沼都是非常的可愛。因為她在照相裏見過，都是些很美麗的地方。

車駛在離高佛潘雷一英里的時候，車軌越過一個山岡，全市的景色都呈現在她的眼前，她把車窗拉開，左手依在窗檻上，把右手放在胸口，瞧着窗外。

這便是高佛潘雷的外形；但見稀疏的矮屋，散布在平原成爲荒郊裏一些細微的點綴物，四周沒有一些

遮攔，也沒有一些雄壯的氣派，和偉大的期待。除了一堆房屋，最顯明的就是一架紅色的起重機，和教堂的尖頂。這兒祇是邊野的營篷，說不上是一個舒適居處。

這兒的人們定是和他們住的屋子一般憔悴，和他們的田野同樣的單調，她決不能在這兒安居，她願意捨棄身邊的男子，逃去找她的自由去。

葛潑偷眼看他，在他那幹練的神態前面，她立刻不知怎麼辦好；他把雜誌放在架上，彎下身去檢那大提包，他再站起的時候臉有點兒漲紅了，他輕聲的說：

——我們到了站口了！

她臉浮着微笑，連忙把臉子轉過去。火車已經進高弗潘雷界內了，在邊界的一些房子，有黯紅色的舊住戶，外面搭着一些像放在雜貨店門口的棚子，或是些新建的矮屋，牆根用水泥做成，看去像石塊一般。

火車這時已駛過起重機，油池，牛奶棚，木廠，和髒而臭的牧場。車子開到一所紅色的小站面前便停住了，月台上面擠滿生滿鬚髮的鄉民和閒手，他們生成了一副死板的眼。她到了家，她已不能再向前了。這便是個終點——是世界的終點，她闔上眼坐在那兒，恨不得把耿誼珂推過一旁，自己藏在火車角落裏，直坐到太平洋的邊際。

葛潑的內心裏突然起了一陣衝動，命令她說：

——住了罷！別那麼孩子氣了！一面心裏想着，一面站了起來說：
——我們真的到站了！

她是如此的信任他，爲尊崇他的信任起見，她應歡喜這地方。而且她將要在這裏建立一番偉大的事業。耿誼珂手裏提着兩個提包，葛潑跟在他背後，兩個人在一羣乘客後面，向前慢慢的移動，她心想這回是新娘子到家，該帶着一副喜氣，然而據她的直覺，只有沒趣和懊惱。

耿誼珂低頭向窗外望，他怩怩的叫道：

——您瞧！那裏有一大夥人來接我們了！三母·客拉客同他的太太，但卜·大雅，傑克·葉兒得，還有哈萊·黑斗略和王麗且，還有還有一大批呵，現在他們瞧着我們了。哈，他們都在向我們招手呢！

她將頭轉過去瞧她自己非常鎮靜。她情願和他們要好。但是他們一陣的呼喊，把她弄得不好意思起來。她祇在車門揚了一揚手。一個腳夫攙了她下車，大家都上前來和新娘握手，在一陣喧擾中，她也認不清誰是誰。她所得的一個模糊的印象便是那些男人家全是粗手粗腳的，零亂的頭髮，和牙刷一般的鬍子。

葛潞知道他們都是特地來歡迎她的。他們的手，他們的微笑，他們的寒暄，他們笑咪咪的眼，弄得她沒有主張。她喃喃的說：

——多謝！

其中有一位向耿誼珂喊道：

——好醫生，我特地開汽車來接你們回家的。

——謝謝！你這樣的週到，三母！耿誼珂嚷着，一面回頭招呼葛潞。

——上車吧。您瞧，那兒還有汽車來接我們呢！

坐上汽車以後，她纔認清了陪她坐的三位。開車的主人鳳高興，他是個禿頂，腫眼的人，頸子瘦削下去，生就一個又肥又胖的大圓臉——那臉就如同一個圓匙的背影。他向她笑道：

——現在您認清了我們一羣人嗎？

——她當然不會忽略了您！葛潞的記憶力不錯！她把歷史上的一些日期，全背得很熟。她丈夫替她誇耀

着。

但她說道：

——老實說，我並沒認清。

——這倒不希奇。我叫三母·客拉客，是五金舖子的帳房，我們舖子裏還帶賣運動器具。你不高興的話，

就叫我一聲三母，我以後便叫你做葛澹，我同您這位醫生，是不拘形式的老朋友。

葛澹抿着嘴忍不，住要笑了起來，想這個人爽直得真有趣。

——你身旁坐的那位胖太太，裝做沒聽見我介紹的，便是內人，坐在我旁邊餓鬼似的是但卜·大雅，他是藥房裏的掌櫃，醫生有時開出藥方來，在他的舖子裏偏配不着，他簡直是個壞蛋，得了這一下子全認得了吧。閒話少說，我們趕快送新娘回家罷。哼！醫生您出三千塊錢，我把甘得生的一塊地讓給你，替新娘蓋一所新屋子。嗯！這位新娘子真是頂美了。

三母高興的開着福特卡往前跑。

——我倒很喜歡客拉客的爽直……但是我不能直叫他做三母。她匆忙的瞧了瞧路旁的房子，可不願意再去細看。咳，這些房子怎會這樣，新娘子回家沿路該經過那玫瑰的園地，太相信男子了。婚姻的誑妄我還沒有改變。這個市鎮——啊，天呀！我真不願經過此地。這麼個大垃圾堆啊！

耿誼珂低頭和她講：

——你心中害怕嗎？你是在聖保羅住慣的，我本不想你把這兒看做天堂，我也不想你初到這裏覺得奇怪。你若住慣了，就可以發生興趣——這裏的生活是再自由沒有的了，一般人們都很好。

葛澹向他耳語道：

——我願意你能體貼我。我的感覺太銳敏了。書看的太多，我缺少力量和見識。你該讓我慢慢的改變過來罷。

——得了！我定等候着你。

她拿他的手背貼在她的臉上，身子便格外挨近一點。她有了應付她新家庭的勇氣了。

他曾經告訴過她，本來同寡母住在一塊兒，她替他整理一切，他住的一所舊屋，很寬暢，並且裝了頂好的煤爐。葛澹的婆婆現在已回到老家去住了。

這樣，她很高興，能夠隨她的意佈置一個小家庭起來。她用力握着他的手，轉了一個灣，便停在街旁一所屋前。

在他們屋前有塊草地，有水門汀的狹道，兩旁長了好些青草，屋子差不多是正方形的，棕色的牆壁，很覺得潮濕，道旁堆着些枯黃樹葉子，還有木棉樹的殘絮。有個有欄杆的天井，四周可沒有一些樹木，所以外邊的人可以望得見裏面。窗簾是用白花邊織成的，可以瞧見裏邊擺着一張粉紅色的大理石桌子，桌上放着一本聖經書。

——你瞧我們家裏太舊式——可以說還是維多利亞式。現在我請你來改革一下。耿誼珂帶着遲疑的神情說。

——這樣已經很好了！

他的謙恭倒使她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她高興的送客拉客走了。他打開了門，因為他要讓葛露自己去雇女傭，所以房子沒有人看管着。他將門開了之後，自己先走進去，她笑了起來——原來在蜜月旅行的時候，他們倆人曾經約定要他把她抱進門去，這時他卻忘了約言，自己先走進去了。

她在走廊和前廳裏走了一轉，她覺得屋子的腐敗氣象，但是她決定要改造環境。當她跟着耿誼珂拿大提包走進寢室裏去的時候，她記起了一首灶神歌：

「我有一間屋，

任我所欲，

任我所欲，

可以藏我的愛侶，

又可庇我的雛兒，

「一切爲我所有！」

這時便倒在他的懷裏，她緊緊的依着他；雖然他是陌生，異樣，並非沒有缺點，但是當她的手伸到他大衣裏去時，撫摩到他背心後邊滑滑的緞面，髮髻自己已爬進了他的身子。丈夫的恩愛和勇氣，可以保護她，讓她不受着這混濁世界的欺侮。

——多甜蜜呵！這般的甜蜜呵！她輕輕地說。

x

x

x

x

x

四

——今晚，客拉客特地歡迎我們在家開茶會，耿誼珂打開他的衣箱，一面這麼說。

——呵，他這樣要好，真太不好意思了。

——以前我曾告訴過你，你定會高興他們。他們是世上難得的好人。噫，親愛的，你允許我到診所去瞧一個鐘點嗎？

——當然可以的。

——真的可以嗎？

——自然是真的。你出去後，讓我也好把箱子裏的東西慢慢地整理一下。

但像耿誼珂這樣離開剛進門的新婚少婦去做自家的事，生怕主張自由結婚的人們，也不會贊同的。她在臥室裏張望，感覺到處是一種幽鬱的氣息。這間房是L式，不很像樣；一張黑胡桃木的牀，牀頭板上雕着蘋果和梨的花紋；一具假楓木的衣櫥，在那櫥面上擺着一個粉紅的香水瓶，一只光亮的松木做成的臉盆架，一個描着花的水瓶和大碗。房間裏有一種絨布和花露水夾雜的氣味。

——這種房間怎樣叫，人住！

她瞧着四週的傢具，都像是許多莊嚴的法官，判決她一輩子幽禁在此地似的那張歪斜的緞面椅子，似乎用尖銳的聲音在叫着：「壓死她，——壓死她，把她的口鼻塞緊起來啊！」舊麻布的窗簾似乎也帶着殞館的尸味。她獨自兒在這孤寂的生屋裏，引起了無限的情緒。

——我憎惡這裏！我憎惡這裏！她喘着氣，我爲什麼……

葛澍記起了這些東西都是歌誼珂母親從老家裏帶來的舊貨。

——別這般唐突！也許這都是很舒適的傢具，而且——哦，真爲難！我們定要立刻換一套過。

——但是他一定要到診所裏去一趟，她又想。

她整理箱子裏的東西，她平時在聖保羅常用的印花夾裏的銀手提包，到此地卻成了唯一的奢侈品。她的一件絳色邊的黑襯衣，放在床當中，似乎會引起四周的妒嫉。她趕忙將它塞在衣櫥的一個角裏。

此時她不高興再去整理箱子，踱到窗口，想瞧瞧鄉下的野景。正對着窗，是一個安息會的教堂，那牆是血牙色，教堂後面有一堆垃圾，一所馬棚，一個窄巷子，這就是她洞房底下的一座花園。

——不成！不成！我今天覺得有點兒煩惱。我病了嗎？老天，我但願不是那話兒！現在不需要！人們總喜歡說謊！說什麼新娘子發現了這件事，心裏總是有說不出的快樂，可是我呢？我恨這件事！我怕這件事！可是，天啊，現在千切不要！好多年老的人，都歡喜聽女人養小孩。嘿，讓他們自己去養養，看看他們願意不願意，現在可不要！在我能滿意這個地方之前，可不要！我不願再看了，我簡直有些兒癡狂，讓我到外邊去走走。我喜歡獨自個兒去瞧這市鎮，讓我看我預備改造的那塊領土有多麼大！

葛澍從屋裏踱了出來。

x

x

x

x

x

望。

她走了約模半小時的光景，她將這市鎮的各方面都玩遍了；她站在大街和華盛頓街角上，心卻感到失

在大街兩邊的舖面，全是些兩層的磚房，住家只有一層半，在兩旁水門汀邊道的中間，都是泥路，路上往來只有些汽車和運木材的貨車，這些小地方她全不放在眼裏，從大街破殘的一角，可以看到草原。大街北面，一塊田地上，立着一個大鐵風車，看起來好像個死牛的骸骨。她想一到冬天刮風時，這些沒遮蓋的房子，一定要被風吹着在天空飛舞。一些褐色的小屋格外來得小，就像是用來養麻雀的，怎樣可以住人呢？

可是她極力安慰着自己，路旁的樹葉是多麼美麗。紅的楓，紅莓似的橡木，草地很整潔。可是心總覺得有些不起勁。這稀疏的幾顆樹太沒意思了。這裏又沒公園，可作游憩之地。

她瞧見蒼蠅嗡嗡響着的玻璃窗，那便是鎮上唯一的旅舍了，美尼馬喜大廈。這建築物是一座橘黃色的三層高樓，旅館帳房裏的地板特別的髒，有一排壞了的椅子，一張寫字檯，膳堂裏桌上鋪着有斑點的檯布，有幾個辣醬油瓶放在上面。她瞧見這種樣子，實在不願意多看了。

忽見一個男子，穿着沒有硬袖的襯衫，臂上套一副粉紅色的橡皮圈，硬領上並沒領帶，一張嘴開張着打呵欠，從大雅藥房踱到旅館那兒，靠着牆伸了個懶腰，接着歎了一口氣，和一個仰臥椅上的男子，談起話來了。一輛裝着木材的卡車，吱吱的走過，一輛汽車轟轟的響着，像要炸裂似的，末後冒出一團青煙便溜走了。一家希臘人開的糖菓舖，有沙沙的炒花生的聲音，還有花生的香味從裏面透出。

除此以外再聽不見別的聲音，也沒有什麼活氣象。

現在她想逃避這被草原圍着的地方，重新享受城市給她的慰安。以前她有想造一所城市的幻想，這時追念起來，不免太滑稽。從每一處黯淡的牆裏，像滾出一個鬼魂來，和她抵抗，她沒法兒去征服。

在走回家的時候，她又掉了一邊路走，一個人把大街詳細瀏覽了一遍。她在十分鐘內，不但領略了高弗潘雷的一切，像是從亞兒班理到聖狄雅郭的幾萬市鎮也在她眼裏閃着了。

大雅藥房是在一個街角上，人造石砌成的牆，裏面有一個光亮的大理石蘇打水台，上邊裝了一個用紅綠和橙黃色玻璃鑲成的燈罩的大燈，放着一堆的梳子，牙刷，和剃鬚的肥皂等等。架子上還擺着一些雜物，和

包一包的藥——醫肺病的，也有醫婦女各病的——全是些嗎啡和酒精混合可以醫死人的藥類。就在這座建築的樓窗下，在黑沙上漆着的金字招牌，上面寫着「內外科醫師耿詠珂」等字樣。另外一所小木屋門前標着「玫瑰影宮」幾個字，這便是一所小電影院。門口是石印的戲招貼，正在映

「胖子之戀」這部戲。

荷蘭各得雜貨舖的窗裏，擺着烏黑的爛香蕉，幾根莖莖上面，躺着一隻貓，架上的彩色紙全已變了色，還撕破了不少，上邊有許多水漬的斑點。第二層樓上寫明住着好幾份人家。

太兒阿生勒的肉舖，到處染着血漬。

在一月首飾舖裏，放着幾隻白鐵的女用手鏡，還有一個大木表掛在門口。

有許多蒼蠅在一家酒店裏亂飛，門口寫着金色和瑣瑣破的威士忌招牌。這屋子裏有好幾家酒館，一種燻鼻的啤酒味，從裏面透出來，裏面有男子，講着不規矩的粗俗的德國話，或是唱着淫蕩的曲兒。酒舖的前面有鄉下女人坐在車子裏，等着裏邊喝酒的男子。

有一月叫做「品煙室」的捲煙店，店裏擠滿了許多年青的人在擲骰子，賭着煙捲，架上放着些雜誌，還有穿着浴衣的婦女裸畫，她們肥大的臀部，尤其惹人作嘔。

一家衣店，放着一些褪了色的衣裳，穿在蠟人身上，一點兒也沒有樣式。那個蠟人的頰上，塗着些紅色，活像一個僵尸。

黑斗喀·雪蒙綸時裝公司，便是鎮上唯一的大舖子，下層舖面裝着大玻璃窗，四週鑲上銅框。一個窗子裏擺着男子的時髦新裝，幾條硬領，舖子裏面倒收拾得很整潔。她想起在車站許多歡迎的人們當中，有一個哈萊·黑斗喀，年紀約在三十五歲左右，很精明幹練，她現在想起來，覺得她的舖子如此的乾淨，真是很難得。一家阿克沙爾·愛其的商店那便是挪威農夫常來光顧的店舖。在舊的窗子裏，堆着許多不像樣的粗布，和式樣不同的帆布女鞋子，卡紙上有一些鋼製的紅色鈕扣，毛線毯，和洋磁鍋子。

三母·客拉客的五金店，帶賣着獵槍，洋釘，桶子，和亮閃閃的屠刀。一切五金的貨物，都很齊備。

別耐餐館，在櫃台上放着油膩的沒把的杯子。裏面透出來一股洋葱和煎豬油的味道。門口有一個青年正用牙簽剔着牙齒。

賣乳油和山薯的舖子，透出一股酸漿氣味來。

別克汽車行和福特汽車行正門對門地開着，平房是磚和水門汀砌成的。污黑的水泥地上，放着新舊汽車。有賣車胎的廣告，試馬達的響聲，把人的耳朵都得震聾。還有穿黃制服的車夫；這地方在鎮上算有點生氣。維而克司夫人的基督科學圖書館，每天是開放着的。一間新房，裏邊凌亂非常。牆上掛着幾幅木炭畫。照相軟片，盆花，留聲機片，木製玩具。當中有個小姑娘，坐在一張搖椅裏，很是神氣。

一家理髮店，掌櫃大耳·施拉夫林穿着襯衣，正替一個生着大喉骨的人在修面。

納德·希客司的裁縫舖，是一所平房開在邊道上。

另一條街上，還有一所紅牆頭的天主教堂。大門是塗的黃漆。

鎮上的郵局只有一間屋子。靠着牆有一張寫字台，牆上塗了漆黑，而且釘着一些郵局的通告，和徵兵的規則等。

有一所黃牆頭的校舍，建在一塊煤渣堆成的高地上。

還有一家州立銀行，牆是白色的。

希臘式的全國農業銀行，房屋是用雲母石砌成的，外觀富麗而且堅實。門口有一塊刻着行長伊斯娜·司頭巴代姓名的銅牌。

另外還有十幾家店，店的四週雜着許多大的，小的，富的，窮的，住宅。

統計在全鎮上，只有全國農業銀行的建築，能使葛潞看得上眼，此外還有十幾家住宅，倒還整齊。

葛潞對這些房屋難看和鄙陋，覺得討厭。街上豎着一些電線木桿，汽油樁子，許多貨箱，各房主建造房子

的時候隨意亂蓋，一點不想到環境的和諧不和諧。

在街上巡禮完畢，她又很高興的從大街逃回來了。

葛潑想：即使這地方不好，祇要人弄得乾淨，也還可以過去。此時她瞧見一個懶惰青年，立在一家店鋪門口好玩，一隻髒手拉着布篷上的白繩子；一個中年男人，眼睛死釘在女人身上，就像出世以來從沒看見過女人似的；一個老年鄉下人，長得很康健，可是太骯髒，臉兒像剛從土裏掘出來的山薯。大家都是子思滿臉。

她回家時，心裏極不愉快；耿誼珂這時已經回家，他說：

——你出去散了步的嗎？你可喜歡這市鎮？看見大塊的草地和樹木沒有？

她第一次背心的說道：

不錯，有趣得很。

和他們同車到高弗潘雷的，有一位姓沙倫生小姐。

她是一位健美，黃臉，時常帶着笑意的姑娘，她因為在鄉下吃盡了苦，想進城廣廣眼界，所以決心投到高弗潘雷來幫人。她到她表姐汀那·曼桂斯脫那兒，汀小姐的主人便是羅克·道深。

——好，你進城來了。汀小姐說。

——是的，我想出來幫人家，沙答道。

——現在你看上了一個男人了嗎？

——我不瞞你，就是那位雅客泊生。

——很好。你一星期想賺多少錢？

——六塊錢。

——恐怕現在沒人肯出這大的價錢吧，你先等等看！耿醫生新從城裏娶了個新娘子，她或者能出這樣

大的工錢，你不妨先到街上去逛逛罷。

——好沙說。

正當葛潞在大街遊玩的時候，——沙小姐，也正在張望閑蕩。

沙所到的最大市鎮要算是司干底亞·客落心，但那兒祇有六十七口人。

沙走在街上，心有些納罕，想這裏那會有這麼多人。媽的，要把他們都認識，到底要多少年數！而且都是些闊人。一位穿紅襯衣體格高大的紳士，那裏像鄉下人，終年穿着不洗的藍掛兒。一位漂亮的太太穿着一件新製的衣服，還有這麼多的店舖！

司干底亞·客落心只有三家舖子，和這裏顯然不同的了。

這個時裝店要有四個倉房合起來那樣大！裏邊七八個店夥全用眼睛釘着你，走進去定會把你嚇死。那個蠟人，好像活的，還有卡紙上的鈕扣多麼精緻，和紅寶石簡直沒有分別。

這裏的人真鬥面。有一位少婦，她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衣，平底鞋，也像是在那兒遊覽。沙很羨慕她那種閑靜——那種高貴的風度。

教堂裏頭的牧師的講道必然很動聽。

呵，還有電影院。每天晚上換片，試想，每天晚上都有新片看呀！

在司干底亞·客落心雖然也有電影，可是每兩星期祇映一次戲。沙全家每次趕着馬車去，路上至少得走一個鐘點，因為沙的父親捨不得買一輛汽車。不過在這裏想看電影，三分鐘就可以跑到。

這兒的店舖真多極了！有一家專賣煙草的，有一家裏邊有甕，瓶，還有各種的零件，那定是個美術商店呢！

她站在大街和華盛頓街的角度上，這城布的熱鬧真把她弄昏了。街上有五輛汽車同時跑着——其中有一輛大的，要值兩千哩。公共汽車上坐着五位衣服麗都的客人去趕火車，有一個人正在那兒貼很美麗的紅

色廣告紙。

一星期能賺六塊錢，這是多開心，就是兩塊也行！老實講，只要能住在這裏，不拿工錢，也沒要緊。夜間電燈通亮，多麼好看！也許有位男朋友帶你去電影，喝一杯紅莓的冰結凍。

沙一路高興的走回家去了。

——你看得高興嗎？汀小姐問。

——是的，我真高興，就讓我住在這城裏吧。沙回答說。

歡迎葛鴻的茶會在三母·客拉客家舉行。他的房子新砌起來，成四方形，堅牢得很，是鎖上難得的大住宅。還有一座鐘樓，一個寬大的院子，屋裏光滑，堅固，好像嶄新的橡木製的鋼琴。

葛鴻走到門口，三母便叫着。她望見客廳上坐滿了客人，都在那兒等候她！這時她覺得有點急了。她向三母道：

——我該怕！他們的眼睛全釘在我的身上。我怕給他們吞下去呢！

——不打緊，他們都疼愛你。像你這樣美，無論任何人見了都得看上幾眼！

——但是我真有些怕！前後左右盡是些陌生的面孔。

這時，她自己感覺聲音有些顫動了；她想三母一定會疑惑她是神經病。三母格格的笑：

——那末你藏在我的肩下進來吧，要是有什麼人釘你，有我在！

於是，他用臂扶着她，走進了客廳，他嘴裏叫道：

——太太們，先生們，新娘娘在這兒呢，但恕我不替諸位介紹了。因為諸位這些古怪的名字，新娘娘一聽

子也記不清楚。我們不如大家隨意點罷！

來賓都笑了，可是依舊把眼一齊釘着她。

在到會以前，葛爾曾經好好的打扮。她的髮梳得很低，蓋在額上，中間分一條線，盤了一個辮髻子。此刻她又恨沒有梳得高一點。她穿的衣服很漂亮，腰間挂下一簇金穗子。低方口領，半露雙肩。他們死釘着她，把她瞧得有些懊惱，剛才爲什麼不穿高領的衣服，或是披一條紅圍巾來。

耿謹珂悄悄的對她說：

——讓我替你來介紹一下吧。

——你先說給我聽，他們都是誰。

——也行，那邊漂亮的一對是哈萊·黑斗喀和他的太太王麗且。哈萊的父親便是時裝公司的大老闆。但這公司生意的興隆，全靠著哈萊一個人。他這人是一天忙到晚的。他們旁邊坐着的是但卜·大雅，藥房的掌櫃，方纔和我們同坐汽車來的，他是個射鴨的能手。他旁邊那個高個子是傑克·葉兒得，他開一家鋸木廠，美尼馬喜旅館的老闆也是他。他也有不少的股票，在全國農業銀行裏。他夫婦都愛攬獵，他同三母同我三個人，時常一同去打獵的。再過去是羅克·道深，是這裏的第一個大富翁。他旁邊的是納德·希客司，一位成衣匠。

——真的他是一位成衣匠嗎？

——不錯，我們這裏一切是平民化的，我和納德去打獵，就和傑克同去，一點兒分別也沒有。

——真有趣，同成衣匠交際我從來就沒有這種經驗，同他在一塊兒，能夠想不到欠他多少裁縫帳，那纔怪！那末你是否也常和剃頭的一同去打獵呢？

——這也不能這樣講，我和納德是故交，而且他的槍術很精，——這便是我們交好的原由。納德旁邊是大叔威。他是個雄辯家，不論宗教，政治或是其他一切，他都談得上。

她瞧這位雄辯家，黑皮膚，天生一張闊嘴。

——哦，我記起來了！他是賣器具傢伙的，她很高興的說。

——他是開壽器公司的人很好，你可以和他握握手。

——不能，不能。他是不也替死人成殮呢！我不情願和這種人握手！

——但你爲什麼又願意同一個替人家開肚子的醫生握手呢？
她扭着說道：

——算你能幹。你所喜歡的人我盡力的去喜歡就是了。我甘心按照各人的身份，對待各人。

——可是你別忘了，要拿旁人對待他們的樣子去對待他！你可知道潑山·卜萊許南漢也是這裏人嗎？
他從小就生長在這裏。

——卜萊許南漢嗎？

——是的，他是波士頓法萊佛汽車公司的總經理，這公司是新英蘭最大的汽車製造廠。

——我好像聽見過這名字。

——你自然知道。他是個有幾千萬家私的人！他每年夏天回鄉去釣鱸魚，他常說，假若他有空的話，寧可住在此地，不願上紐約或是波士頓去。他也並不憎惡什麼壽器公司的老板啊！

——好好，你專門來駁我！我願意愛這裏的一切人得了。

——耿誼珂先領她到道深夫婦面前。

——羅克·道深是專做房產抵押生意的。他穿着一身灰色軟質的衣裳，白白的臉，凸眼睛。他的夫人帶着一種妮妮的神態，穿一身綠色的衣服。他們夫妻不大會講話。旁邊那位學校視察員木特教授，也伸出手來，和葛澁握手。

——你愛這地方嗎？道深太太問。

——很好，我想在這兒定能快活。

——這兒的人都很親熱的。道深太太一面說，一面瞧着木教授，似乎希望替她接嘴。

他便開口道：

——此地真的有很多好人。可是我可不歡喜此地的德國人。他們不願繳納教育捐，一分錢都不願花。可除此外的人都很好。你可曉得卜萊許南漢是這裏人嗎？也曾譯在這裏唸過書！

——我認識他。

——真的嗎？他是汽車業裏大王。他上次回鄉的時候，我們還一同去釣過魚呢！

——木教授和道深夫婦都站着，向葛路笑。她向木特問道：

——教授，請問你現在用的是什麼新教育試驗法？是現代幼稚園的方法，還是卡萊制度？

——哦，那些傢伙，實在都是在搗鬼。我相信只有算術和拉丁文是美國文化的骨髓。別的許多擾人的主張，儘管可以不理。

——道深夫婦聽了木特教授的名論，只是傻笑。

他又引葛路和黑斗喀夫婦見面。還有雪蒙絲小姐，谷兒得醫生——這些都是高弗潘雷最出風頭的年青人物。王麗旦跑到葛路面前，用很熱的口吻說：

——我們有你在一起真好。可以常常開跳舞會了。你頂好也參加我們的俱樂部。我們常玩骨牌。每個月還舉行一次聚餐會。呵，你會玩骨牌嗎？

——我不會的。

——真的，你住在聖保羅，不會玩骨牌嗎？

——我是個書獃子呀！

——那嗎，我們來教你。會玩骨牌真有趣啊。王麗旦說。

——哈萊很客氣問：你歡喜此地嗎？

——在這裏我相信定能得着許多快樂的。

——這兒的人好。大家也很刻苦。我雖然有機會住在敏尼坡力，可是我總喜歡這兒。你知道卜萊許南漢

是本地人呀！

她想，她剛才說不會玩骨牌未免叫人瞧不起，她想非爭回這面子不可。她瞅着眼向谷醫生說：

我很願意學鬪牌，不過我頂愛的還是戶外運動。我們來個划船會，在船上釣魚，同時舉行野宴，那是多有趣呀！

——你愛划船嗎？好，我教你鬪骨牌便了。

她很起勁的應酬着，許多客人都圍攏來了。她態度大方，她索性扮演一個伶俐的新娘的角色，卻把他們當做戲院的觀眾。

——我最歡喜野外生活。這回我們在柯洛拉多山中旅行，非常暢快。我特地穿一件爬山的短裙。上山的時候跳來跳去，好像一隻山羊似的。我們在冷水裏游泳着，真快活呵！

葛潑知道這番話不免要弄得大家奇怪，可是至少可以借此壓服王麗旦，不要叫她小看她。

賓客傾聽葛潑不斷的詞鋒，都給她弄得催眠了。可是木特教授和道深夫婦卻一聲不響，她想也非征服他們不可。

——但是諸位這許多人中，我不敢和一個人到柯洛拉多去！這人便是道深先生！他和我握手的時候，把我的手捏得怪疼的，他不是個好人。

於是掌聲四起，這一來可把道深引得樂起來，因為他背後祇聽得人家說他是守財奴，吝嗇者，不過從沒有人說他會在女人跟前玩花槍。

——道深太太，你說道深先生規矩嗎？你用不用鎖把他鎖起來！

——不錯，我也許有一天要這樣做。道深太太答道。

葛潑不斷的談了刻把鐘。她講如何導演一齣喜劇，她希望耿誼珂不斷的和小姐們來往，她還有一雙金線的襪子。像這一類的話，大家聽了都很興奮。她實在講得有些累了。她坐在客拉客後面的一張椅子上，休息

一會兒。

葛潑傾聽旁人的談話。可是她發現他們一點談話的資料也沒有。這裏凡是高弗潘雷漂亮的人物，智識階級，紳士們，財富者都在座了，但是他們一個個都枯坐在一旁。

王麗且用叫子一般的嗓子，講了許多話，但是總是胡說八道的。

三母·客拉客因爲是主人的原故，和葛潑談着許多關於汽車的話。他一面談，一面把眉往上一揚。他忽然向他的太太說道：

——我們想點玩意兒可好？他這時便走到客廳中央：

——我們一起來玩吧。

——好，好，王麗且尖聲嚷道。

——但卜，你學一個挪威人捉雞的聲音吧。

但卜答應了。

大家依次弄玩意兒。

三母說：亞拉，你唱一支「我的甜心兒」給大家聽聽好嗎？

亞拉·斯徒八代小姐是農業銀行行長的女公子。她捏捏她枯瘦的手掌，臉上帶着緋紅：

——啊，諸位不喜歡再聽這老調兒吧。

——誰講的！我們頂愛聽這歌，三母說。

——我今晚嗓子不大好呀！

——不要客氣！快點唱罷！

三母高聲告訴葛潑說：

——亞拉的歌唱是受過專門訓練的。她曾在密爾華幾專門研究歌唱，演說，戲劇和速寫術。

亞拉唱了一支曲，大家要她再唱一個。於是她又背誦了一首能使人發笑的諷詩。

此外有四種小玩意：一個猶太人聲音，一個愛爾蘭人聲音，一個娃娃聲音，還有納德·希客司學馬克·恩東尼的該薩葬事的演詞。

這年冬天，葛路總共聽見卜捉過七次雞，「我的甜心兒」九次，猶太聲音兩次和葬事演詞兩次；這些玩意兒過後，大衆立刻又沉默起來了。

此刻他們便開始談論日常的生活。

女客和男客大家分開來坐，葛路在女客中，聽她們講些關於小孩，廚子和疾病，東拉西扯，實在不痛快。這時她站起來跑到男客那邊去，坐在丈夫的椅子邊。

耿醫生正和客拉客、大雅、道深、葉兒得、大、叔威、黑斗喀、司徒八代一班人談話。

依思那·司徒八代是農業銀行的行長，是高弗潘雷的一位老紳士。他在一八六五年就到這裏，他就像一隻蒼鷹，鷹爪鼻子，突嘴巴，濃眉，紫臉，白髮和一副銳利的眼。他對這卅年來社會的變動，很覺得不滿，卅年前，他和西湖醫士彼得、牧師、福尼客、保律師，是這裏的四大天王。他們即代表此地的醫藥、宗教、法律、和財政四部，凡是後來的瑞典人、德國人或別地的農民，都得服從他們的命令。現在西湖醫士已經年老退休了，福尼客保的訟案多被年青的律師們包辦了去，彼得已經去死了。司徒八代的馬車，在這些汽車的時代早已落伍了。如今賣洋釘的居然也和銀行家講起平等來，客拉客、黑斗喀之類的暴發戶，一點也不顯得尊嚴。他們的政治見解雖是健全的，保守的，可是他們時時刻刻來談着汽車等的新名詞，爲了這個原因，斯先生不喜歡和他們交談。不過司徒八代的住宅，在全鎮上仍可以算是一所大房子了，他維持着紳士的尊嚴，對於各處交際，也時常到場的。

正當葛路跑到男客一邊去的時候，司徒八代正向道深問。

道深，你記得畢金絲在那一年搬到文宜巴哥鎮上去的，是不是一八七九那一年？

——不對，道深說道，他是一八六七那年從阜本特搬去的，絕對不是在一八六八年。他先住在仁河的。

——絕對沒這回事！司徒八代叫起來，他先和他的父親同住在青地州。

——他們在那裏爭些什麼？怎麼這樣的着急？葛路悄悄的問耿誼珂道。

大雅插嘴道：

——我來告訴你們，客來拉·畢金絲小姐前兩天進城，買了一只很貴的熱水袋，兩塊三角錢呢！

——呀呀！司徒八代狂叫起來，她正像她的祖父從來沒有節省過，化了兩塊三角錢去買一只熱水袋，把磚頭燒熱了，裹在法蘭絨的衣裳裏，不也是一樣的熱嗎？

——斯先生，您小姐的扁桃腺怎麼樣了？大威問。

當斯先生回答的時候，葛路想的確他們是在爲他閨女的扁桃腺或她的喉管操心，究竟可不可以叫他不要專講關於個人的事吧？我不相信，讓我來試試看。

斯先生，這裏有沒有工潮？她天真的問。

——感謝上帝，除了雇女傭和長工之外，幸而還沒工潮發生。這些外國籍的農夫頂不容易對付；你對於這些瑞典人，如果稍有不留心，他們就得來拿你尋開心，不過他們要是欠了我的錢，我可以隨時叫他們到銀行裏來，教訓他們一頓。可是感激上帝，我們這兒不像大都市裏常會發生工潮。就是葉兒得的鋸木廠裏，也沒有這種事發生，葉兒得我這話說得不對嗎？

——不錯，我們廠裏不用那般老資格的工人，鬧工潮的事都是他們那般人搗的鬼，因爲他們讀過許多無政府黨的書籍。

——你不贊成工會嗎？葛路向葉兒得問。

——不贊成！我的態度是這樣：如果有什麼工人向我要求，說他們有不滿意的地方，我很願意和他們談談。要是他們老老實實當面和我來談，沒有什麼不可以商量的，但是我反對外邊人從中挑撥，這些自命爲工

人頭腦的，都是些稀取無知工人的血汗的票根，我不情願和他們談話。

葉兒得越說越高興。

——我贊成憲法上的權利。如果有工人對我表示不滿意，他儘可以捲舖蓋走。要是我有不滿意他們的，地方也是同樣辦法。這多爽快！我對於一些曲曲折折的辦法，什麼政府的報告咧，工資的表格咧，勞工問題咧，全都不懂。這實實在在很簡單。如果他們願意拿我的工錢，就做；否則，就走。再痛快也沒有了！

——您對於分派盈利給工人們，有什麼意見？她又太膽的問。

葉兒得聽問，並且說出一番嚴正的辭句，弄得別人都依着拍子，正正經經點着頭，那種點頭幌腦的猷腔，活像玩鋪裏的一些木頭人，被一陣狂風吹得在那兒抖動的似的。

——這些分紅利幹慈善事業，工人保險，以及什麼分發撫恤金一類的事，全是亂來，這都是叫工人們減少獨立的精神，而且浪費了許多誠實得來的紅利，那些一知半解自名爲的思想家，女權運動者，和一班毫無價值的人，和那般大學教授，全是社會黨。我以一個生產者的資格講話，以爲我們應該盡力保護美國的工業，不受外來的侵入！

葉兒得說着，摸一下他的額角。

大雅打趣說：

——這話很對！我們該做到的就是將那一羣搗亂的人一起絞死。

最後談話又轉到別的事情上頭去了。大叔威喘着道：

——你看見這期小說月報上的一篇長篇小說沒有？那位作家一定是會說話的人，看他那種筆調，真有

點俏皮！

賓客聽了他的話，全想到文學上頭去了。黑斗喀誇耀着道：

——王麗且最歡喜看這一類小說，什麼沙拉女士著的蘭花之下，或牧場的騎士，都是她挺喜歡的作品。

可是我，說到此地，他顯出一種得意的神情。我現在因事太忙，沒有功夫看這許多東西了。

——我看過的書，我總是記得的，三母·客拉客說。

從文學，他們又轉到釣魚。

許多人的談鋒，更來得厲害！他們的聲音單調而且混濁，並且各人專愛替自己吹牛。葛澍想：幸而我的丈夫也是他們當中的一個，倘若我是外人的話，定得受他們的欺侮。

她又微笑着，看看這房裏的佈置，總覺得脫不了一股俗氣。耿誼珂道：

——瞧，這房裏的陳設多精緻！我很贊同這樣的安排，真不愧是新式。

她再瞧那油漆地板，硬木扶梯，新的壁爐，一個很俗的花瓶，書櫃裏放着許多毫無價值的小說，至於狄

更斯，吉百靈，歐亨利和胡霸德的一些傑作，卻是簇新的，好像向來沒人翻過一頁。

葛澍復注意着一般客人，全顯出不怡和的神情。有人在咳嗽，有人想打呵欠，卻又勉強的嚥了下去。男人

摸摸袖口，女人插插梳子，都顯露着不耐煩的樣子。

忽然耳裏一陣響，大家眼一亮，一陣咖啡的香味從門口透進來。大雅高興得像貓一般的叫着「吃的東西來了！」於是他們又開始談了起來。這一下他們有得忙了。各人大吃着雞肉麵包，冰淇淋。大家吃光了，眉笑眼開，現在可以回家去了！

室內一陣擾亂，各人穿衣，找圍巾，一個個的向主人道謝。

葛澍和耿誼珂回家了。

——你喜歡他們嗎？他問。

——他們可真有趣。

——葛澍，你得小心點兒。你剛才說什麼一雙金錶，又說穿那一條短裙子，露出小腿來，給學校裏的教員看見，你只顧講得起勁，假如我是你的話，就不這麼說了。你可知道王麗日的一張嘴最刻薄，我們不情願給她

說笑。他的聲氣越來越溫柔了。

——我不過是說着玩，逗他們快樂一下子，難道我引他們高興，反而有罪了嗎？

——不是這麼說的！我的意思是叫你不要講什麼抹呀，腿呀。你曉得那一羣人是頑固得非常。她不作聲，心中想到有許多人在背後評論她，取笑她，她有點惱了。

——你千萬不要在意！他懇求着。

她仍靜默不語。

——怪我多嘴吧！我意思裏不過是說他們一個個都被你鼓動了，三母和我說，你這位太太在這裏真再找不出第二個來；那位脾氣古怪的道深太太說，你這位新娘娘，人頂靈活，我也給她弄得開心了。

葛潞經他這麼一捧，心又高興起來。

當他們走進家裏黑暗的院子的時候，他攬着她，吻着。他就好像在溫暖她的一顆心似的。

——維兒，要是他們把我當做一個狂浪的女人看待，你可要生氣嗎？

——生氣就是全世界的人說你，我也不會生氣。因為你是我的好寶貝呀！

——他的話帶着堅強的調子。她把手伸進了他的袖口，擰了他一把。

——請你別寬我，但你得原諒我的脾氣，你是我唯一的……

他抱着她走進門去，當她的兩隻手圍住他的脖子時，大街的一切印象都扔在腦後了。

x

x

x

x

x

五

——我們今天抽一天功夫出去打獵，去看看四鄉的景色。耿誼珂在早餐的時候說，我本想坐汽車去，讓你試一下新修的汽車，可是要打獵，我想我們還是坐馬車去的好。現在草雞雖不多，運氣好，也許會打着幾隻

吧。

耿誼珂高興的拿出打獵用的箱子來，瞧瞧長統獵靴有沒有破洞，計算獵槍的子彈，告訴她聽無煙火藥的好處，一面又把一枝新的獵槍從皮套子裏抽出來讓她瞧瞧。

對於打獵搭帳篷和釣魚，她向來都沒有經驗，因為耿誼珂的緣故，所以她總感到興趣。她摸着那光滑的槍桿，有一個黃銅的帽槍子，彈身是青色，拿在手裏很沉重，也很涼爽。

他穿一件棕色的帆布獵衫，上面有兩個大口袋，短褲，腳上穿的獵靴，戴的是黃呢帽，他這打扮更顯得英武的氣概，他們帶着獵箱和食物箱，跨上了馬車，一面談論着天氣的晴朗是很適宜打獵。

耿誼珂向葉兒借了一條花的英國種獵犬，這狗尾巴巴很白，就像一根銀鞭。在陽光下，閃閃搖動，馬車行動以後，那隻狗跳在馬前狂吠，耿誼珂重復把車子停下，將狗抱上了馬車，那隻狗上了車，卻不老實，向葛澱的膝蓋亂嗅，又把頭伸在車外打算和村裏的狗兒對叫。

兩隻拉車的馬放開了它們的蹄子，在泥地上跑着，這時還早，空氣很清新，路旁的野草上面，還有霜花凝結着，太陽慢慢的升起來，照在麥樁上，把田地照耀成一片金黃。這時他們的馬車已離開了大道，走到高低不平的田野，這時氣候已漸漸暖了，蟲兒在乾麥裏亂叫，小蠅從馬背上飛過，空氣中於是充滿囁囁的聲音，老驢飛着盤旋，互應的叫着。

狗跳下車來，把鼻子接近地面，嗅着走去了。

這是彼得·魯史達的地，他告知孔上週曾在這兒瞧見一窩草雞，或者我們在這兒可以不至於失望吧！耿誼珂笑着說。

她注視着獵犬，每次當那狗停一停，她的呼吸也隨着緊張起來，她并非對於打鳥有什麼特別興趣，不過是因爲耿誼珂的高興罷了。

那犬走到一個地方，忽然舉起了一隻前爪，站着不動。

——！嘩！牠聞着味道了！快點兒！歌誼珂一面嚷着，一急從馬車上跳下，拴好韁繩，攙着葛澱走下了車，他取出兩粒彈子，裝在槍洞裏，忙趕上那獵犬站的所在，葛澱跟在他後面。那獵犬向前領着他，尾巴顫動着，葛澱心不定，時時盼望有一大堆大鳥從田裏飛起來。她將兩眼睜得特別大。他們跟着獵犬走過了兩個大土屯，又穿過幾叢蘆葦，爬過了有刺的鐵絲網，大約走了一英里四分之一的光景。她平時在舒適的道路上走慣了，從沒有經過像這樣的地方。田裏高低不平，麥穗子礙着腳，好多地方而且還生着野草。她只好一步一步一顛的走向前去。

她聽見歌誼珂悄聲的道：

——看呵！

她看見三隻灰色鳥從田裏飛起來了。這幾隻鳥身子長得圓滿，像丰肥的小雛雞。歌誼珂舉起了槍對着牠們瞄準，她的心這時如同小鹿般的跳得不停。他怎麼不放呢？鳥快將飛走了！拍拍！獵槍接連的響了兩聲，兩隻鳥在空中，翻身墮地。

歌誼珂將鳥拾起來把她看，她心中並沒有想到這是一幕悲痛的慘劇。鳥的羽毛是這般的柔軟丰潤，一點也找不出死神留下的創痕。她瞧着他很得意的，把一對鳥扔進口袋裏去，她又跟在他後面，跨上了馬車走了。

那天早晨他們再沒有遇見草雞了。

中午，他們坐着馬車來到一個小村莊上。他們看見一座白屋，前面並無洋台，只在屋後有一個低矮而且骯髒的走廊，一所紅倉房，旁邊粉着白邊，一所汽車間，一所沒有粉刷的牛棚，一個雞籠，一所草料房，一個豬圈。還有架鐵皮煮着的風車。房子的前面，是一片泥地，一點草樹也沒有，上面堆着生了鏽的犁鋤。門上染着許多油膩，屋角和簷頭全給雨水沾污了。有一個小孩把頭從廚房窗戶裏伸出來，向他們張望，臉很髒，抹成了一個花臉。倉房邊，長滿了大紅的葵花，好看得很；草原裏飄蕩着和暖的風光，如同流動的陽光；風車轉動不停，發出

一種單調的聲音；馬嘶，雞啼，燕子從牛欄外飛翔，穿梭般忙個不停。

從屋子裏走出一個瘦小的婦人，滿頭生着麻一般的髮，她講話猶如唱歌一般，帶一點瑞典音。

——彼得說過，您早晚要到這兒來打獵。您來得湊巧，這位就是新娘娘嗎？我們昨晚還談着，幾時看看新娘娘，呀，這樣一位體面的太太啊！魯史達的全家把新娘誇讚得不停。

——好，希望您也愛這個地方！醫生，新娘，你們就在我家用午餐罷！

——謝謝，我們想討杯牛奶喝喝！耿誼珂說。

——好！你們請等一會，讓我到牛奶房去拿來！她跑到風車旁邊一所小紅屋子裏去；從裏邊拿出一桶牛奶來，葛潞拿出熱水瓶，灌上些牛奶。

——當他們的馬車又離去的時候，她說道：

——這女人倒有趣，她把你恭維得像地主一般呢。

他高興回答說：

——不是這樣說，不過有時他們遇着什麼事，常和我來商量，他們是北歐人，非常強壯，也很有錢，她們對於美洲還是懷着駭怕心，但她的孩子，將來長大了，也許可以當律師，醫生，甚至州長呀。

——奇怪得很，她想着前夜茶會的情景說，我覺得古怪，這許多鄉下人的地位究竟是不是比我們高？他們這般的樸實耐勞，城裏的人全靠他們養活，我們城裏人簡直是寄生蟲，可是還要自大。昨夜我聽見黑斗略的一番話，明明看不起這班鄉下人，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你說寄生蟲，我們全是寄生蟲嗎？鄉下人同時沒有城裏人怎麼能過活？誰肯借錢給他們用？這許多東西來供給他們？

——你以為鄉下人可會覺得城裏人討的代價過高？

——啊，世上誰是知足的？你倘若聽他們的話，還不如請那些泥腿的鄉下人進議會去呢，他們對我說，你

這醫生是我們拿錢雇來的，不准你自個兒定診例！到那個時候，大約你就滿意了！

——但是他們這種主張不是沒有道理。

爲什麼啊，我們不必多辯了。在茶會裏，這種討論或許是適宜的，但是——我們現在是在打獵，用不着去想那些東西。

——我懂得。但是理智力，我想比遊覽的興致或許還要強吧。我想……

葛潑責備着自己，可是心裏總不服這口氣，還想和他辯解。

兩人坐在一個溪水旁邊，吃他們帶來的夾肉麵包，一灣澄碧的秋水，水旁生着青青的蘆葦，溪邊的蘚苔，綠得如同翡翠，還有長着紅翼的八哥在飛着，水裏的泡沫，泛出油青顏色。她躺在馬車裏，抬頭瞧着蔚藍的天空。耿誼珂自吸着煙，悠然自得的樣子。

馬車重趕上了大道，蹄聲得得的，鑽進人的耳朵裏，把他們從夢景裏催醒過來。他們在一帶小樹林邊，把車停下來，尋找林子裏的鶴鶉。這樹林雖不大，但很清淨，明暢，林裏生着櫻樹，楊木，還有長青樹，圍在一個池沼邊上。

這時耿誼珂又打着一隻松鼠。晚上有一羣野鴨，從天空中飛了下來，掠過水面，但是耿誼珂正待開槍的時候，它們已在甲甲叫着，飛得沒有影蹤了。

夕陽下，他們趕着車兒回家，無數堆的乾草和小麥在路旁，沈浸在陽光裏，像玫瑰或是赤金一樣的色彩。車輪那麼大的太陽，漸漸消藏在天邊，秋光現出了美麗的紫影。車前的大路，染成了一條藍灰的長鍊，漸漸的不能分明。田野成羣的牲口，走回村裏歇宿，大地漸漸的蒙上了一層黑色的幕布。

葛潑從這兒到大街簡直看不見的些微的莊嚴和偉大的景象。

她們還沒雇定女傭午餐和晚餐，全是由哥雷寄宿舍包辦的。哥夫人的名字叫做伊利莎，她是個寡婦。她

丈夫生前是販賣乾草和糧食一類的東西，她有一隻鷹爪鼻子，胡椒色的髮絲，緊緊的貼在她的頭上，老遠望去就像是裹着一層布似的。她喜歡說話，臉上時常露着笑，不曉得爲什麼這樣高興。寄宿舍的大餐室裏，有一條松木長形餐桌，上邊鋪着一條薄薄的檯毯。

坐在餐桌邊的客人，一個個都正正經經的在用餐，臉沒一點兒笑容，就像一羣馬，在槽傍邊吃草一般。武四蓬的長臉顯出青色，他戴着眼鏡，人家都叫他老米，他是時裝公司靴鞋部的經理，尙未結婚。

耿太太，我想你一定喜歡高弗潘雷吧！

老米這樣的開頭說。他的眼睛活像冬天裏門外的凍狗，希望走進屋子裏，向人討點東西一樣。他一邊說，一邊把一碗杏仁湯遞了過來。

這兒有好多受過教育的人，基督科學會的維而克司太太是個很能幹的人，中學裏的秀文女士，也很可愛，她昨天到我們公司裏還買了一雙黃皮鞋呢。

葛璐把牛油遞給我，耿誼珂說。

她不理他，向老米問道：

這兒可有戲劇團的組織沒有？

有的，這裏的角兒很齊，去年我們曾演了一齣好戲。

你們這樣的高興真是不容易。

可不是有許多人一定要我導演，我說，他們都有藝術天才，可是自己並不覺得。我昨天還勸哈萊·黑斗略看看郎法路的詩，或者加入銅鑼隊，我們的音樂師大耳·斯那弗靈對於音樂頗有研究，但是哈萊不聽我的話。聽說昨天你同耿醫生去打獵，那一定是很有趣的，對不對？醫生，你出去看過病人沒有？商店裏的生活，那兒比得上行醫的高貴，那個病人不相信你！

哈倒要我去信任他們呢，如果診金都能照付，那都還說得過去。耿誼珂說。

老米還釘着葛潞看。

——你喜歡讀詩嗎？她問。

——我很高興，可是說老實話，可惜我沒功夫看書。我們店裏的工作非常忙，而且去年冬天我們演的戲，成績真不錯。

道：葛潞聽得坐在桌頭上的一個商人答應了一聲，耿誼珂也用肘推她一下，表示他的話靠不住。她接着問道：

——武先生，你讀過的劇本很不少吧？
那人向她笑着，隨身歎了一口氣說：

——不怎麼多，可是我很愛電影。我真是個影迷。書有它的缺點，不如電影，影片都是經過檢查的，沒有什麼不成形的東西，如果我們跑進圖書館，任意取一本書打開來看，時常會浪費寶貴的光陰。我所愛的健全而能增長見識的書，我記得有一次看了一本巴爾扎克的小說，講到一個女人怎樣不同她的丈夫同居，其實那女人並不是他的妻。那書的描寫很仔細，看了真叫人氣死！而且英文寫的眞不行。我看了之後，很不滿意，當時就同圖書館裏管理員談，以後這本書他就不再陳列在架上了。並不是我有偏見，我以為爲存心描寫那些不道德的事，毫無意味！以人生本身來講，已經到處是誘惑，在文學裏，我主張選擇一些純潔的高尚的題材。

——你說的巴爾扎克的小說，叫什麼名字，在那兒可以買到？商人格格的笑了開。

老米不理。

——但是電影，他們大半是純潔的，且還有它們的幽默。你試想一個人要有幽默的情感，不是很要緊的一件事嗎？

——抱歉得很，實在我就沒有幽默，葛潞說。
他向她擺着手：

「哦，你太客氣了。我們大家都知道，你真是挺幽默的。況且耿醫生決不會娶一個沒有幽默的太太，他是一個最喜歡談諧的人，我們知道。」

「不錯，我是一個沒正經的人，好，葛潑我們別饒了他。」

老米又道：

「耿太太，你主要的藝術興趣是什麼？」

「我最覺得有興趣的是建築學。」

「這纔真是一個高尚的藝術。哈萊的父親在我們時裝公司新屋剛落成的時候，曾經問我這房子造得如何，我說這建築的佈置和一切，都很考究了，可是你該講求建築術。我說這句話，是因為他們把門面弄得太平談了。他聽了我這話之後，頗以為然，因此他就在門面前添設了很美麗的飛簷。」

「嘿，洋鐵棚呵！桌頭的那商人說。」

老米怒道：

「就是洋鐵棚，也用不着你來管。這不能怪我。我曾經勸過他用光緞的花崗石的咳，你這人真討厭！」

「我們走吧，葛潑，耿誼珂說。」

他們走了。

那老米特意跟到廳上，輕輕的關照葛潑，不要留意到那商人所說的話，因為他是個壞坯子。

耿誼珂走回去的時候，格格的笑道：

「我的孩子，你以為這味兒怎麼樣？你可是喜歡像老米這樣談藝術的朋友，以後還要嫌我和三母的愚

蠢嗎？」

「親愛的！我們不妨回家去樂笑！平平安安的睡我們的覺，好好的做個賢婦人吧！」

x

x

x

x

x

在高弗潘雷的公言週報載着下面的一段文字：

「星期二晚上，三母·客拉客在新宅舉行盛大的茶話會，歡迎耿醫生和他新婚的夫人。本鎮有名的士女差不多都參加了。新夫人是聖保羅市的葛潞·美而福女士，在座的人都誇獎新娘的美麗。會中並且有各種遊藝，大家談話，很有趣。最後主人拿出很精緻的茶點待客，賓主盡歡而散。」

近幾年來耿醫生是本鎮最有名的內外科醫生。本星期他和他新夫人美女士蜜月回來，受到不少人的歡迎。美女士是敏尼坡力市的著名的小姐，乃在東部某大學畢業之高材生。曾在聖保羅擔任圖書館的職務。耿醫生就在聖保羅市和他的新夫人認識的，我們誠意的歡迎女士，他們夫婦現住在白楊街，希望她能永久享受家庭的幸福。」

在結婚後的三月中，她已有固定的改革觀念，可是因為享受新婚的快樂，沒有時間來管這些事。因為她是個主婦，對於每件東西，她都十分的愛惜。無論圈椅，銅壺，她都很小心的使用，銅壺經她磨擦後，亮得就像新的了。

後來她雇到了一個強壯健全的婢女，名叫做沙倫生，司干底亞·客落心鎮的人。她對於主婦，非常恭敬，同時也非常親密。

葛潞每次上街的時候總同鄰近的主婦們招呼，不問認識或是不認識的女人，都同她點頭。她感覺到一切的人都離不了她。以前在城裏的時候，她到店裏去，店員不過當她是一個尋常的雇客，誰也不注意她是誰。這兒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她是耿醫生的新太太。沒有人不曉得她愛禮節，背後也常時談起她。

到街上去買東西是有興趣的，幾次她在歡迎着她的茶會裏，遇見些做生意的人，她常嫌他們不善於談吐，但他們談到買賣的事，卻成了很可親信的人兒。她同藥房老闆但卜·大雅，曾經吵了好幾次嘴。她說他無論賣雜誌和糖果，討價太多，他卻把她當做城裏來的女間諜，揭穿他生意上的神祕。但當她吵鬧的時候，他總

得跑上前敷衍幾句，說是並沒有叫她受冤。

最初對於大街的印象，她有點模糊，後來她漸漸地熱熟了。她常到的幾家店舖似乎擴大了些，對於舖子裏的灰塵，也瞧不見。

有好多食物在市上都買不到，她以為上街真要碰運氣。她領略到田野生活的舒適。一些老人和農夫，她都喜歡。

以前她聽見已婚的女友談起她們，怎樣的愛小孩子，她就疑心她們是假裝。當她在圖書館裏看到外來的兒童，各有各人的事，故互不往來，但她現在卻常同孩子們一起談話了。

現在葛璐也想到，如果自己也有了一個孩子的話，那是多有趣。我很需要一個孩子呢。小小的……不！孩子是麻煩的。我現在還不情願去料理孩子的事。

屋子裏休息的時候，她總聽得許多聲音，單純的，神祕的——狗子叫，小鷄叫的聲音，兒童的吵鬧，木棉樹裏刮着颯颯的風聲，草蟲唧唧的叫喊，路上的腳步聲，少和雜貨商在樹下吵嘴，打鐵的聲音，鋼琴的奏彈——遠遠的從風中飄過來。

她和歌誼珂到鄉下去至少每星期要有兩次，她們居然把她恭維得像一位天使。有時晚上，夫婦兩人同去看電影，大家招呼着，在斜陽裏，泛出黃金的光輝；街巷中，暗浮着秋葉的芬芳。

午餐後，她懶洋洋的不願去料理家務，正想有個人來和她談談心。沙進來了，說是維達·秀文女士來訪。秀文女士一對藍眼真活潑，但如果留心的看，可以看出她臉上已經起了不少輕微的縐紋；她的胸是平的，手指，因時常拿鋼筆粉筆的關係，顯得粗糙；她穿着一色的斗篷和裙子，她的帽子戴得很高，把乾燥的額角露在外面。但是秀文的面貌是不容人細看的。

秀文剛進門的時候，嘴裏叫道：

請你別以為我不早來看你，我是爲的你還沒有住定下來。我叫做維達·秀文，在這裏中學教英文課的。

能和各位教員談話，我非常願意，你知道，我曾經在圖書館裏辦過事的……

你不必講下去了。關於你的一切，我都知道！在我們這市鎮上，一切的話都瞞不住人。我們這裏很需要你，這裏的特點是風土樸厚，如同一塊未經雕琢鑽石，還得要你來洗磨呢！我們是非常願意受教的……

她停一下，轉一口氣，臉上露出笑容。

假若我有什麼能幫忙的地方……恕我先放肆的說一句話，我看高弗潘雷稍微有點兒蠢陋。

很對，而且蠢得非常。但是我想蠢陋，倒可以改變的，在這裏精神上很有希望的。你能切切實實爲本鎮的人去幹嗎？

你要我做什麼事？我想最好請一位建築師先來演講一次。

對的，但就我們能力所做得到的先去做，不是更好？你或者要嫌太慢一點，不過我想……你肯爲教

主日學校幫點忙嗎？

葛路很高興的說：

可以的，但是我怕我的能力太薄弱，因爲我對於宗教觀念不復深刻。

沒關係，我也是如此。我就不愛拘泥主義。我只相信人要敬仰上帝，博愛人類，已經是了不起了。

葛路一面聽她講話，一面想去預備茶點。

老實說，在主日學校裏講道，成效也不過如此。個人人格的感化最要緊。還有圖書館的董事部，你若肯幫忙，我們也可以得到很多益處。我們還有一個婦女讀書會叫做潛納度普借斯俱樂部呢。

在會裏有些什麼事幹呢？不是限於專讀百科全書式的論文。

——你這話也許有些原因，但她們都是十分懇切的，你有什麼新的建議，她們定是樂於接受。會裏做了不少有益社會的事：提倡植樹，倡辦農婦休憩室，她們也很注意學問，總算是難得的事。

到此葛潞有些失望了，她很客氣的說：

——請允許我考慮一下吧！

秀文女士走到她跟前，摸着她的秀髮，望着她說：

——親愛的，我很懂得你的意思。新婚的光陰是甜蜜的，是不許多孩子們將要向你嬉笑，還有……我的意思是，等到你有空的時候，再幫助我們不遲……

兩人漸漸談得很投機，後來談到美和藝術的問題，倆人說辯了一番。末了葛潞嚷道：

——莫管我們的意見同不同，總之我們能談得來，就是無上的快樂。讓我們合力把高弗潘雷澈底改造一下吧！

這時沙端出茶來。在喝茶的時候，秀文告訴她，怎樣想在鎮上演映教育電影，她還想利用福特車上的發電機。

沙替她們泡上開水，加了幾塊果醬餅。

五點鐘，耿誼珂回家來了。葛潞邀秀文晚餐，並且叫耿誼珂把浦落客也請來。

浦落客年紀約有三十八歲，身材瘦小，說話的聲音很低。他先謝謝邀他晚餐，但並不說什麼笑話逗人家高興。

在進餐的時候，他祇談一些他所愛好的現代作家，談吐非常有條理。葛潞很佩服他學問的淵博，秀文也表示讚賞。耿誼珂因為葛潞高興，所以也高興起來。

當葛潞捧出可可糖菓和橘片出來的時候，她問浦落客道：

——我們大家來組織一個戲劇俱樂部，好嗎？

六

到了十一月，雪花紛飛，田野裏蒙上一層薄薄的白毯，各家火爐，開始溫暖地生起火來。這時候葛璐已經將她的小家庭，佈置得煥然一新。客廳裏本來所有的暗黃橡木桌，幾把褪色的緞面椅子，和陳舊的照相，都給扔到一旁。她親自到敏尼坡力去，走遍了各處百貨店和陶器舖，選購她合意的陳設。並且將所買的東西，親自帶回來了。

她叫了木匠，拆掉了前後廳的障壁，變成長方的統房間，牆上漆着蛋黃和深綠的艷色；壁上掛着日本布幔，幔上邊織有金線燦爛的大團花；坐榻上放着天藍絲絨的金邊椅墊；那一堂安樂椅，在高弗潘雷找不到同樣的好東西。她將一隻傳家的留聲機，搬在餐室裏，在它原來的所在，放上一隻方木櫥，櫥上放着一對金黃的燭台。

但耿誼珂不贊成新砌一座壁爐。他說在一兩年之中，無論如何能製造一座新屋。

——她只布置一間廳房，耿誼珂說，其餘的暫且等將來再看。

他們的房屋經過了這一番佈置，當然非常齊整；每個地方，都令人覺得可愛；她從外面買東西回來，那房屋似乎正含笑地歡迎她，以前的那股靈氣，現在不知那裏去了。

最後耿誼珂說出他的感想：

——當你買這軟榻，我起初想一定不及舊沙發來得舒服，但是我坐了之後，果然覺得妙不可言。哦，我想它們值這些錢也不貴。

葛璐佈置屋子的這件事，使得全鎮都知道。別處的漆匠和木匠，特意走過草地，隔着窗子向裏面張望，大家都讚美佈置得不錯。藥房裏的大雅，時裝公司的黑斗，武四蓬那一班人，都談論着耿家華麗的佈置。甚至

於自佳德寡婦，也很留心這事。

白寡婦的家，是在耿家後面的一條巷子裏。她是一個熱心的浸禮會信徒。她將三個孤兒，撫養長大，一個在阿馬哈做酒保，一個做希臘文的教員，小兒子年方十四歲，名叫希勒絲，在鎮上一羣頑童的當中，做着首領。白寡婦並不是又老邁又枯瘦，像別的老太婆一樣。她生得很豐腴，可是性情古怪，而且時常愛嘆息幾聲。葛潞曾看見白寡婦在她自家的窗戶裏，向這邊窺探，耿白兩家本來不是門當戶對，但是這次白寡婦，卻先到耿家去拜訪。

她老態龍鍾地跨進門，先長嘆一下，伸出一隻肥手，和葛潞握着，再嘆一口氣，她看見葛潞——架着腿坐着，她的足踝，露在外邊，她再嘆了一口氣，瞧瞧藍色的椅子，現出微笑，還帶着太息的聲調。末了她才開口說：——我早就想來看看你，親愛的，你知道我們是鄉鄰呢，但是我想頂好等你安定了來，再來驚擾你，你也可以到我們家裏來玩。噯，這隻大圈椅幾塊錢買來的。

——要七十七塊錢。

——七十七塊好傢伙，能買得起的話，用用也好，可是……記起來了，我沒見您到禮拜堂去過，您丈夫早就做了浸禮會的教友，我想他不會到別的會裏去的。隨便什麼教會都趕不上浸禮會，噯，耿太太，您是那個會呢？

——從小我是加入獨立會的，但入了學以後，就改進了普教會了。

——很好……聖經上記得這樣說過，新娘子應當入她丈夫的會，我很希望你到我們會裏去。徐牧師說得好，我們國家所犯的毛病，便是缺少了精神的信仰，到禮拜堂去做禮拜的人很少，禮拜這天大家都坐着汽車到處亂跑。不過我想，人們最大的壞處就是浪費，普通的人家，都裝起澡盆和電話來了，聽說你們的舊傢伙要拍賣是不！

——不錯！

——你自然有你的主張，不過我想，維兒的母親在這裏當家的時候，她並不嫌憎那套傢具。我勸您千萬別跟黑斗喀，大雅這兩家不懂事的青年夫妻學，王麗且一年中，不知道亂用了多少錢，你知道我白蟻是從不錯說人的，她嘆了一口氣說。我唯願你們兩個兒，不要有什麼不順利的事，別吵架，別生病，也不要浪化錢，總之，別犯年青人易犯的毛病，我得走了，親愛的。我很高興，無論幾時請到我家去玩。維兒好嗎？我想他近來稍微瘦了些。是不！

約二十分鐘，白寡婦纔走了。葛潑回到房裏，連忙打開窗子，讓晦氣好吐出。

葛潑確是很會化錢，這她並不想瞞過別人。

但耿誼珂一向沒有想到給她零用。就是以往對自己的娘，他也從沒有給過。當她在圖書館自己做事的時候，不時和同事談起將來結了婚，怎樣要有一筆零用錢，並且打算怎樣去化它。但是耿誼珂祇知道她是一個講求實際的婦人，而且又和他是玩耍的伴侶，這件事卻不容易做到。她買了一本家用帳簿，最先想每天照格式去登記。

頭一個月，還可以嬌態地說：親愛的，家裏一個錢也沒有了。他回答說：你真是會化錢的小淘氣。她登帳以後，纔覺得她化的錢數，老是不對。她心裏覺得不好過，有時候她着實不舒服，爲什麼替他買了東西吃，還要老着臉去同他要婚。前他也會和她說笑，他娶她是爲了不要讓他變成一個化子，現在她每天怎麼忘記了這句話了哩。用早餐時候，她突然忘記向他要錢，就得追上街去，那真是難受。

當時她又想，不能爲了錢傷了他的感情。那個人就是愛在掏出錢來的時候，擺點丈夫的架子的。要想免除常向他要錢，她想還不如在店裏賒欠着以後，讓店裏的人向他去討好了。她知道食糖麵粉雜貨，一切都是雅克養而雜貨舖最便宜，她和藹的向雅克養而說：

——我看最好我們記帳吧。

——你知道這裏的規矩，一向是不賒欠的，抱歉得很，他回絕了。

——你知道我是誰，她發惱地說。

——怎會不知道。耿醫生是最靠得住的人。然而我們這裏一向定下了這個規矩。我們的價錢特別便宜，就是望顧主們都能給現錢啊。

葛潑瞧着他那副鐵青的臉子，恨不得走上去給他吃個耳光，但是一轉念間，她想算了罷，你不能單爲我壞了這兒的規矩。

但這麼一來，她惱起耿誼珂來了。本來她想買十磅糖，但帶來的錢不夠。她就一氣奔到耿誼珂樓上的診所。那診所門前貼了一張治頭痛的廣告，旁邊註着醫生不在，定××時回來的牌子。可是那空白上，又沒填明回來的時間。她氣得直跌腳，一直跑到樓下的藥房裏去。那便是耿誼珂的俱樂部，她曉得。

剛跨進門聽見大雅太太在說：

——但卜，我要點兒錢用。

她看見耿誼珂果然在裏面，還有兩個男子，大家都在那裏聽着大雅太太說話。

但卜說：

——要多少，一元够麼？

——不够的！我還要替孩子們買襯衫呢。

——啊！那衣櫥裏不是塞滿了襯衫麼？上次我在櫥裏尋那雙獵靴，都給襯衫遮着找不到呢。

——不，它們都破得不成樣兒了。我不管，你給我十元錢就得了。

葛潑知道大雅太太是慣了，所以做得出這種寒酸的樣子來。她更知道這些男子們都拿這種事做開玩

笑的資料。果然但卜這樣講：

——去年我不是給過你十元錢，那兒去了？他說着，向旁的男子瞅眼，弄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葛潑不聲不響冷冷的走到耿誼珂面前，向他莊嚴的說：

——上樓去，我有話同你說！

——有什麼緊要的事嗎？

——是的！

耿醫生跟着她跑上了樓，走進診室。在他發問以先，她搶着說：

——昨天我在酒店門前，聽見一個德籍的鄉下婦人，向她丈夫討兩角五分錢替孩子賣玩具，那個男人不肯答應，現在我又聽到大雅太太也受到同樣的侮辱，現在輪到我了！我也得伸手向你借錢，每天都得這樣乞討！剛纔我去買糖，但因為我沒錢不肯賒給我。

——誰說這句話，我就把他打成肉餅。

——呸，你不能怪人家，都是你自己不好！現在求你給我幾個錢，買點東西給你吃，但請你記着，以後你不給錢，大家挨餓，聽見了嗎？我不能再去臉了！

說到這兒，她索性撒起嬌來，倚着他的外套嗚咽起來：

——你爲什麼讓我這樣的丟臉！

他咕嚕着：

——該死，該死，我本想來給你錢的，不知怎麼忘記了，我發誓下次一定不這樣糊塗！

他把五十元票子塞在她手裏，從此以從，他記得按期給錢。不過有的時候：

她也決意每天記帳，可是每天她並不那麼做。

葛潑自從聽到白寡婦對她的新傢具的一番批評以後，便引起她注意節儉，她時常叫沙不要糟踏吃贖下來的東西，她對於烹飪法的書，細心閱讀，好像小孩子看圖畫本子。

記得她第一次開茶話會的時候，她打定主意要花一筆錢，她特意寫信到敏尼坡力大雜貨舖，訂買了許多東西，她專心的籌畫一切，耿誼珂笑她忙，惹得她生氣來，她想拿這件事來轟動高弗潘雷倡導一個娛樂的新方法。她想：我要教他們怎樣活動一下，不要把集會看做什麼委員會一樣。

平日耿誼珂總是拿出主人的身分來，他愛打獵，便帶她去打獵，他居家節儉，便叫她早穿舊布丁，但是當他在開茶話會的那個下午回家的時候，他卻變成一個奴隸了。葛潑吩咐他說：

「你把火爐弄弄好，省得晚餐後再去動手，再把廊下的一塊棕毯拿過去，再把你那件新綠色和白色條子的襯衫穿起來，你爲什麼來得這般晚？趕快些行不行！現在差不多是晚餐的時候了，那班客人也許八點以前就來了！」

葛潑指揮着一切，好像要登台的主角一般，他這次卻被她屈服了。當她換着新衣服走下樓，站在客廳門口，把他看得發呆了。她混身是一抹的銀白色，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百合花；頭髮漆黑，身材婀娜，眸子亮得發光。他照顧她坐下，用晚餐的時候，似乎請她遞牛油給他都不好意思，只好嚼着幾塊光麵包。

其時，耿誼珂在窗口忽然叫起來，說客人到了。道深夫婦先搖搖擺擺的走了進來，此刻正是七點三刻，接着高佛潘雷的一些貴人都來了。

當他們脫套鞋的時候，一個個已經在張望着室內新的佈置了。大雅翻轉金色的坐墊，想找上邊貼着的價目紙，福尼客保律師對那印花的紅窗幔，嘖嘖稱羨，這使葛潑心裏覺得非常的舒服。但是一般客人到齊後，都靜靜的坐在客廳裏，突然叫她感覺到第一次在客拉客家開歡迎會的情形。

太拘呢了，他們是不是像傀儡一般，一定要人去推動嗎？好，等我和他們打攪一下再說。

葛潑走到客人座中，像一道閃爍的銀光，帶着笑說：

「諸位在這裏請儘管吵鬧，第一不要太拘禮！今天是我們暖居，請諸位來助助興兒，現在先請諸位跳

一個舊式的方形舞吧。讓大雅先生來做我們的指導。

她開了跳舞的唱片，大雅果真在地板當中跳了起來。他瘦削的身子，紫紅的臉色，尖鼻子，拍掌高呼，叫大家排列起來。

道深、司徒八代和木特，教授都加入跳舞，他們就是姿勢有些呆板。葛澹在地板上轉着，請求年紀在四十五歲以上的客人，都跳華爾茲舞。黑斗喀乘葛澹沒有注意，換了一張「獨步舞」的唱片，年青的客人們，都很有趣的跳起舞來。年老一些的客人，仍舊坐在那裏，瞧年青的人們在跳舞。

來賓中有許多在談論着正經故事。

葛澹心想：隨他們去，大約他們一定就喜歡這樣，不然爲什麼儘管說這些呢？當她從客人身邊走過的時候，他們又祇會釘着她看。她又想道：真奇怪，他們除了虛偽的禮貌以外，簡直不懂得怎樣娛樂，自然也沒有什麼高超的思想。

客人們在二十分鐘後，全都坐了下來，又像在參加晚禱會了。

司徒八代小姐和大雅嘴唇和手指，都在那兒動。葛澹心裏猜着，他們各人又在練習各人的玩意兒了。

「可是不歡喜玩那種老套頭，她輕輕的向秀文說。」

「好極。我發起請武回蓬唱歌，大家贊成不？」

「爲什麼推舉他？」

「啊！你對於房屋的佈置雖很精明，但是看人的本領太不興了。老米雖然沒有丈夫氣，但他常想表現他自己的個性，他還能唱。他將來如果脫離了黑斗喀公司，一定有出頭的一天。」

葛澹就去請老米唱。她高聲道：

「武先生，我們請你唱一支歌。今天晚上，我們要請你一個人表演。」

老米紅了臉說：

「不行，我唱得實在不好聽。」

他一面說，咳嗽嗓子，又把手指放在背心前。

葛潞因為秀文的推舉，盼望發現一位藝術的天才，側耳傾聽。

「像鳥兒樣飛——你是我的小白鴿呀——小燕兒離巢了——」老米接連着唱他高音唱的並不好。

當老米把第三支歌兒唱完以後，秀文似乎動了煙土披里純地向葛潞道：

「呀！唱得真好！老米的嗓子雖然平常，可是他的情感是多豐富呀！」

葛潞順口說道：

「啊，真的，他的感情是這麼的豐富！」

大衆聽完了歌唱，露出很乏味的神氣，心裏都在想，今晚的會一定要糟糕。

葛潞喊道：

「請諸位先把各人的鞋脫下來，我們來一套支加哥流行的遊戲吧！但撞開膝蓋，折斷骨頭，我可不管。」

這句話說出，大家都楞住了，其中有幾個客人想，耿醫生的新姑娘一定是不懂禮貌的。

——讓我挑頂頑皮的王麗且做牧童，其餘諸位都做狼，各人的鞋子當作一羣山羊，狼走到外面的客廳

去，牧童就把羊分散在地板上，然後把燈熄滅，一羣狼可以從外面爬進來，在黑暗裏摸索，把羊從牧童那兒搶

起走，牧童可以隨便想法保護他的羊羣，但不許用拳頭或是用嘴咬，一羣的狼卻要把羊搶了，從門裏丟出去，

這個遊戲大家都須參加來！大家快些兒把鞋脫下來！

葛潞把話說完，大家面面相覷，互相推諉着旁人先下手。

這時葛潞自己先把一雙銀色的皮鞋一脫，也顧不到大家的眼光，一齊射在她的腳趾上面。秀文看見了，

也只好跟着把一雙黑高根鞋的扣子解下。斯徒八代笑將起來：

「你們這幾位少奶奶，真把老年人嚇倒了，你們倒像一八六〇年的那些從馬背上討生活的姑娘們，」

我從沒有看見過脫鞋子這舊把戲，好，讓我也來試試！

斯徒八代說着，一面把腳上的一雙漆皮鞋脫下來了。

一陣格格的笑聲中，地板上堆滿了男女的鞋子。

牧童把一羣羊分散後，許多的狼便在黑暗之中從外邊爬了進來，在這神祕的環境中，一羣狼眼睜睜地，想看出黑暗中的輪廓，他們戰戰兢兢的摸索着，這時突然間有一個人怪叫起來，接着王麗旦格格地笑個不住，浦落客叫道：

——呀！快放啊！我的頭皮都要給你揪下來了呀！

道深太太用一雙僵硬的手和膝蓋撐着地，爬到外邊有燈的廳上，呻吟道：

——我生來沒有碰見過像今天這樣的狼狽！

但是這時候她卻覺得毫無拘束高興的說道：

——啊，這真是沒見過。

裏邊的門開了，拋出許多鞋來，劈拍的響着，一個人叫着：

——來啊，這裏有不少的鞋呀，快快搶呀！

——呸！你敢，真的嗎？是另外一個人的聲音。

這時突然把電門打開，一間客房活像是一片戰場，有一半人卻取巧安安穩穩靠牆坐着；在地板當中，耿誼珂和黑斗喀兩個人正在揪着各人的領都拉開，頭髮撩亂；就像夜貓子似的福尼客保，被王麗旦打得直向後滾，嘴裏哈哈的傻笑。雪蒙絲衣服上掉了兩粒鈕子，臂上粉嫩的肌膚都露了出來。此刻各人的神氣，有的樂有的驚，有的悔，有的還在打鬧，都是興高采烈。

這一來把儀節都扔在腦後了。木特教授哈哈的笑，道深的鬍子蓬着；客拉客太太道：

——三母，我搶着一隻鞋子，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有這樣打架的本領。

葛潞想她已經成功了。

很週到的她把鏡子、木梳、針線等都預先安排好，這樣可以使他們重新整刷一下。

這時沙從樓上捧下了一大堆紙紮的衣裳，上邊印着龍、荷花、紫燕、猴子各種的花樣，顏色有大紅的，有粉紅的，也有灰色的。

葛潞說：

——這些都是從敏尼坡力買來的，都是真正中國式的化妝衣服。諸位請隨意打扮起來吧。

當客人各自打扮的時候，葛潞又溜走了。十分鐘後，她自己打扮好了，站在樓梯口，向下面已經打扮好的客人們瞧着，嘴裏怪腔怪調的叫道：

——諸君有禮了！我是中國的普文公主來了。

但見她穿了一身綠綢金邊的衣袴，頸項上掛了一條金鎖，髮上簪着翡翠的針，手裏拿一柄孔雀羽毛的扇子。當她微笑着向下看時，她瞧見耿誼珂臉上顯示一種誇矜的神色，客人們瞅着她發笑。

葛潞便從樓梯上信步走下來說道：

——現在我們來開一個中國音樂會，讓耿誼珂和司徒八代做鼓手，其餘的人唱，或是吹笛。

其實鼓便是孩子們的鼓兒，笛便是木梳上蒙上一層薄紙做成的笛，公言週報的記者惠熱當音樂指揮，手裏拿了一桿尺揮動着，霎時間屋子裏邊嗚嗚的笛聲，咚咚的鼓聲，鬧的不亦樂乎。

葛潞用跳舞式的姿勢在前面，領着客人們一串的走進餐室。餐室桌上已經放着盞碗，碗裏盛着熱騰騰的炒麵，還有罐頭荔枝和蜜餞羹等食物。

客人們對於中國菜，除了黑斗略以外，恐怕都是外行。大家高高興興的，嚼着炒麵和油燜筍，吃得津津有味，臉上帶着一種奇特的樣子。大雅和希客兩個吃得高興，合跳了一齣滑稽舞。

葛潞鬧了半天，有些倦了，想吸一支煙，助助精神，並且叫大家看着稀奇。

在吃的時候，她聽見他們又在講各人的事了，她只好暗暗歎氣，把兩腿交叉着，吃她的蜜饯，她看見落客向她笑着，似乎祝賀她的勝利。

她立起身來向耿誼珂說道：

——主公，你滿意嗎……我並且沒有多花錢呀

——這兒從來沒有這樣的集會過，不過有一點須注意，你不要穿着這種鞋子又髒，留心把襟領給人弄瞧見了。

這真使她惱了，她和浦落客去談中國的宗教問題了。這時候客人們漸漸的咳嗽起來，這是想回家的暗示。

於是客人們告辭了，大家都在誇獎這集會實在有趣；又自然，又發噱。她和客人們笑着，握着手，問候他們的孩子，叫他們留心別受冷。她送完客以後，倦眼惺忪地瞅着耿誼珂。客廳裏只留下一片片的紙衣，傢具都四散狼藉。

耿誼珂笑道：

——親愛的，你真聰明，把大家引得多高興，這麼一來，他們以後可以不至於老弄着那一套玩意兒了。你也够累了，先上牀去罷，這兒等我來收拾，你不必去管牠了。

這時他的手在她的肩頭輕輕地拍着，把剛才惱他的事都忘了。

公言週報載着：

「近月來一樁最有興趣的社交事件，便是在本星期三晚上，耿誼珂夫婦開「暖居」茶話會，他們白楊街的住宅已修刷一新，他們招待許多的友朋列會，會中有許多新鮮的玩意兒，頂有趣的要算化裝中國音樂會了。本社記者擔任指導，他們預備許多食物，具有中國風味，赴會的客人個個

盡興而返。」

一星期後，大叔威家開茶話會，所有的客人依舊是呆板板地坐着，大雅還是扮演他的挪威人捉雞的精采表演。

x

x

x

x

x

七

高弗潘雷的居民都準備着過冬了。在十一二兩個月當中，幾乎每天天下雪；寒暑表已經降到零度，說不定還可以落到零下二三十度呢。在中部以西的北方，冬天的寒威真可怕。各家門上都裝上了避風的窗板，並且都是自己動手的。當耿誼珂裝樓上窗板的時候，葛潑在睡房裏替他擔心，叫他留意，不要把口邊啣的螺絲釘啣到肚裏去了。

冬天降臨的時候，忙煞了鎮上一般幫閑的人。瓊絲但是一個又高又胖的年青人，嘴旁留着一撮紅鬍子。他還沒有討親，整天的在各店家亂闖，他天不怕，地不怕，可是同孩子們卻十分的親熱。有時還停下手裏的工作和孩子們談笑。他對於鎮上的人，不問尊卑上下，一概都叫名字。人家都當他是個傻子，因為他上代是瑞典籍，所以又給他起個「紅瑞人」的綽號。

可是紅瑞人的手藝真不壞：他會打汽車上的彈簧，修理鐘表，還會馴伏野馬。一星期之內，他變成鎮上一個挺紅的人物了。除了客拉客五金店裏的一個鐵匠以外，祇有他會洋鐵皮的手藝。大家都要他裝煙囪，包水管等等。他每天一家一家輪流的跑，要到晚上十點以後纔能回家睡覺。在他一件狗皮外套上面，淋着破水管的水，已經結成冰條了，他在屋裏也不想除去。一頂絨帽，連煤灰一起凍成了冰塊。他的一隻手裂成了許多的龜紋；嘴邊老是啣着一根雪茄煙蒂頭。

紐瑞人對於葛潞特別客氣。他俯下身來看看火爐的煙囪，又站起來嗽着她說：
——我雖然不得空，包你修好就是了。

每份人家都從衣箱裏取出禦寒的東西來，什麼皮外套咧，皮帽子咧，皮手套咧，毛巾毛襪咧，長統套靴咧，還有孩子們用的各色各樣的衣衫，簡直可以開一個冬季服裝展覽會了。孩子們大聲嚷着，好叫人家看他的外衣和手套。整個的市鎮，一到冬天大家好像在北極旅行，一個個的精神都格外的興奮了。

在什麼集會上，冬衣就變成一個絕妙的談話資料。見面第一句的談話便是：您冬天皮襖穿上了嗎？冬衣的階級制不亞於汽車，普通人家只能披黃色或黑色狗皮襖。耿誼珂披一襲愛爾蘭式的狸皮長外套，頭上戴着簇新的貂帽子。因為街上雪堆得很高，他出診時汽車不適用，便坐了一輛光亮的鋼皮輕雪車，祇把一個鼻子和一支雪茄，露在一團皮毛的外面。葛潞喜歡輕軟，她的一件海狸外套，卻引起了大街的注意。在這個冰雪的季節，葛潞發起戶外的運動來了。

鬪紙牌骨牌，和汽車，不但成爲高弗潘雷上流階級的特徵，而且減少了一般人們對於戶外運動的機會。滑雪坐雪橇，是多麼愚蠢，多麼落伍呀！老實說，村上的人，羨慕城市的消遣，城市裏的人們也喜歡鄉下的遊戲。十一月月中旬，葛潞組織了一個溜冰大會，湖上結成的冰，現出一種灰綠的顏色，冰鞋溜在上面，發出格格的聲音。沿湖的敗葦，也凍結實了，一陣風吹過，叮噹的響着，橡樹上還有幾片未凋的敗葉，在灰色的天空下動蕩着。黑斗喀在冰上溜個8字形，確很老練。葛潞對於這種戶外生活，十分高興。湖面落雪後，便不能溜冰了，她又發起月下滑雪的玩耍，鎮上的太太們，平常在這種嚴寒的冬天，不肯離開火爐和牌桌一步，現在在她把她們全拖了出來。她們坐在雪車上，從小山頂上霎時間滑到平地，有時雪車在半山上傾側，脖子裏裝進了許多的雪，引得她們怪聲直叫起來。

可是這種戶外運動，雖覺有趣，但一經嘗試後，便也沒人問津了。

葛潞很覺失望，但當她聽見耿誼珂約她一齊到森林裏去獵兔，她又高興起來了。他們在殘叶和雪地裏

走過，積雪上印着無數鳥獸的足跡。當他跳在一堆木材上，用槍打洞口野兔的時候，引得她直叫起來。那天晚上，他們大吃兔肉和山芋，她足足睡了十二個鐘頭。

葛璐起身的時候，窗外的陽光照在雪上。她披了一襲皮外套上街去。在陽光下街頭升起了一層水汽，雪車的鈴聲叮叮的響着，這是一個星期六的早晨，孩子們活潑潑地在檢柴，地上滿散布着木材的鋸屑。

她到雜貨店裏買了一斤番茄，預備回家做什錦的蛋糕，午餐時可以給耿誼珂一個驚訝。

她從大街回來，她看着門庭，室內的報紙，和各種東西，雪光反照着，都成了白白的一片。稍微留一會神，她覺得藏着無限健康的愉快。這樣美麗的大自然，多麼叫人陶醉啊！她坐在書桌前，觸動了情懷，執筆寫成幾行詩句：

「穹蒼澄清，

陽光融融，

狂風怒雪何處去！」

那天下午，耿誼珂下鄉看病，偏又遇着沙的休息，她到路德會參加晚舞去了。從下午三點一直到深夜，單剩下葛璐一個人在家。她閱讀雜誌裏的愛情小說，覺得有些膩了，一人呆坐在爐旁，開始幻想。

葛璐想這鎮上的人對她並不再感到新奇的了。溜冰滑雪和打獵的滋味，都已嘗過。沙做事很認真，但家內的事情並不多，關於每天的食料，也沒有什新鮮花樣。鎮上也很少異味的東西。她對於家庭瑣事，覺得又太刻板了。她有着醫生太太的身份，便又不能到外邊去找工作。她是好動的，但這裏又不能動。

眼前她只有三件事可做：預備生孩子；開始她革新的運動；或者和鎮上的太太奶奶們在一塊兒鬪牌或者辦些宗教事業。

談到生孩子，她雖無法反對，但也並不反對，不過她還沒有這種準備。耿誼珂坦白的告訴她，在這文明的

社會之下，養育公民，比其他任何的罪惡更大，犧牲也較大，非等他得多得贖蓋，這事是不能幹的。她對於耿誼，可這種意見，很不同意。

關於叫大街趨於美化的革新運動的志願，在她已經有點兒模糊。不過她現在仍舊發誓要幹。可是革新從那兒着手，她卻沒有想到。

最後，她只好和鎖上的人們同化了。她想到這一層，心裏委實不舒服，但她不明白人家對她是否真心真意的。

她像着了魔一般，於是躺在牀上了。

一天，她依舊上街買東西，她仔細的觀察。大雅和客拉客，仍舊是很親熱；大叔叔在招呼裏是否帶有冷淡的意味；荷蘭雜貨店的掌櫃不肯多講話，那是不是他的本性。

氣候忽然溫和，人行道上的雪，已經消淨了；湖裏的冰塊也裂了開來，清晨湧出一輪血紅的太陽。葛潑披上簡便的衣衫，像學生時代打棒球的神態，嘴裏高唱幾聲，兩隻腳也滿想走走。買了東西回家，她像一匹脫了韁的馬，實在熬不住了。她突然覺察到窗裏有三位老太太，張着嘴瞧着她，她被六隻眼釘得害臊起來。在對面的一家的窗簾裏，也有人在偷看。她連忙變規矩了，一步步好生的往前走，從女孩子葛潑轉眼便恢復了耿醫生夫人的面目了。

她從此再不敢在街路上忘形的亂跳亂叫了。在下週她參加婦女俱樂部鬪骨牌的時候，她確實是一位很懂事的已婚的主婦。

在婦女俱樂部裏大約有二十六個會員，這是高弗潘雷社交界的人。會裏的女人大半都是已婚的少婦，會內每星期舉行一次骨牌戲，每兩星期舉行一次晚餐會，每兩年還舉行一次盛大跳舞會，那可算是非常熱鬧的。

社交事件了。

這次下午的鬪骨牌，是在王麗旦新屋裏舉行。她的新屋是一所鋼骨水泥的建築，門是橡木製的，上面嵌着玻璃磚，在客室裏，有十六幅名貴的水彩畫，檀香木的圈椅，一張漆桌上邊放着皮製的牌盒子。

當葛潞走進客室的時候，大家已在鬪牌了。葛潞嘴裏雖說要學鬪牌，但是總學不會。好幾次她很慚愧的向主人道歉。

大雅太太故意指着葛潞說道：

淘氣鬼！輕輕易易的就進了這會，簡直不識好歹。

葛潞客客氣氣的說：

你說的不錯，我生就貪懶。今天晚上回家，我一定加緊練習。

她覺得剛到高弗潘雷的時候，她們都熱烈歡迎她，現在卻都大模大樣的，僅僅和她點點頭而已。

第一場牌打完，她順便問葉兒得太太說：

我們再來一次滑雪遊戲好不好？

啊，跌在雪裏那可多冷，葉太太隨口的說。

我最恨的是雪弄進頭頸裏去。

大雅太太插着嘴，用眼瞟了葛潞一下，她轉身去和雪蒙絲說：

今天晚上到我家來，我有一件極好的料子給你看。

葛潞獨自兒坐着，她們都在談牌經，沒人理她。她從來不曾受過人家這樣的冷淡過，她竭力忍耐着。

王麗旦對於旁的一切，雖然十分講究，但在茶點方面，終還脫不了高弗潘雷豐盛的習氣。客人們真能吃。

葛潞心想幾位經濟的太太們，回家一定不預備吃晚餐了。

葛潞一壁和她們說笑。一壁挨近到馬韓命太太的身邊。馬太太年紀尚輕，也可愛得很。她笑起來聲音非

常攀。她的父親就是西湖醫生。她丈夫和她父親在同一個診所裏的。耿誼珂講他們兩家再刁滑沒有，可是葛潞潤不很相信。她問馬太太道：

——你小兒的喉嚨好些沒有。

馬太太坐在搖椅上詳細的講給她聽。

秀文課畢之後，和蕙萊同來了。蕙萊是一位圖書館員。秀文來了，葛潞心裏格外高興。她向大家說道：

——前幾天我們坐汽車到花繼延鎮去，那鎮上的風景真好。那些北歐的農民委實可愛。我想他們真是最能耐勞最善良的人們……

——你是這麼想嗎？葉兒得太太反駁說，葉先生說在他們木廠裏，頂難對付那些北歐的工人們，他們不多開口，但是心思很多，而且私心很重，時常鬧着要加工錢。倘若照他們的話辦，那末木廠就非關門不可了。

——不錯，那些北歐的婢女，也真不像人，我倒要去求她們，我樣樣替她們做。她們隨時叫男朋友跑進廚房裏去，她們平日吃的東西也真和我們沒有分別。大雅太太說。

王麗且也喊道：

——他們又都沒有良心。這些北歐人，我不知將來怎麼辦，他們一直要索詐錢財，智識卻一點沒有，也不懂規矩。她們也不想想看，向你要替她們裝置澡盆，這些丫頭真是太自大了。

這時葛潞心裏想到沙，她有些兒不服氣。

——話雖如此說，但使女們沒良心，恐怕做主人的也有不對的地方。我們剩下來的東西給她們吃，晚上又叫她們躺在小洞裏，像我用的沙，就不叫你麻煩。她非常親熱。我想北歐人是又老實又強壯。

——啊，她們狼命的要和你爭錢，你還說她們老實嗎？大雅太太插嘴說，一大塊烤牛肉吃不到三天就完了，但是她們莫想瞞騙我！我時常注意到她們開關箱子，決不受她們的朦騙！

——這裏的使女平常出多少工錢？葛潞問。

——每星期工錢從三元半到五元半。太太你們府上的使女多少工錢？一個太太問。

——對！你出多少工錢？五六個人同聲的問道。

——我嗎？我每星期出六元。葛潞不經心的說。

她們聽了都張着嘴。

王麗且說道：

——你出了這麼大的工錢，也不想旁人要爲難嗎？

衆人都附和着說。

葛潞真個生氣了，她說：

——你們知道一個使女生活在世界上也算是頂可憐的了。每天工作的時間要十小時，有的甚至要到

十六小時。她要洗衣服，洗盆子，還要照顧孩子，看管門戶，還要……

——這些話都說的很不錯，大雅太太插嘴說道，但是在我沒用使女以前，這些都是我自已動手的，一個

不願意花大工錢的人，只好如此。

葛潞反駁道：

——可是一個女子出來幫人，不過是替陌生人工作，她所得到的代價，也就只有工錢……

衆人的眼裏，都含着怒意，幾個人全想說話。秀文忙攔阻着道：

——得了，得了，那兒來的這許多冤氣，偏喜歡說這許多廢話！你們大家談着玩，都太認真了，誰也不許再

開口！葛潞，你也許說得對，但是你離時代太遠了。王麗且，我不許你這樣。這裏是侖骨牌還是鬪母雞？葛潞，你

蕙來小姐談談圖書館罷。要是你們再爭嘴，我便不答應了！

於是大家都機械式的笑了起來。葛潞便真的談圖書館了。

這樣一個市鎮的小宅裏，一位鄉下醫生的女人和一個乾貨商的女人，還雜着一位鄉下的女教員，爲了

使女的工錢爭嘴。這種沒意味的事，卻是議會裏政治家的宏論，普魯士和波斯，波士頓和羅馬勞動大會的呼聲，所謂國際領袖的演說家，不過是幾兆個王麗且，在叱責幾兆個葛路，再加上幾萬個秀文，在中間做魯仲連罷了！

這時葛路祇好專心去和蕙萊談論，不幸又碰了個釘子。

——真的，我們還沒有見你到過圖書館呢。蕙萊說。

——我本想來參觀的，可是家裏的瑣碎事情，還沒有料理妥切，將來我走熟了，時刻要和您打擾，那時恐怕就要討厭我了。聽說你們的圖書館，辦理得很完善。

——喜歡我們圖書館的人真多呢。我們這裏的藏書要比萬克明鎮多不少呢。

——好極了，這一定是您的成績。我在聖保羅對於圖書館工作，也曾經有一些兒經驗的。

——我聽見別人說起過，不過我對於大城市不完全贊同。太馬虎了，一班遊蕩人，和骯髒的人有時竟在閱覽室裏睡覺。

——是的，不過我以為一個圖書館員最重要的工作，是便引人閱讀。這點我想你定能和我同意罷！

——你這麼想嗎，耿太太。但我記得某大學的圖書館員曾經說過，一個最好的館員，第一項責任便是保存書本吧。

——呀！

——葛路忽然說出一個呀字，深悔她不應該。

——蕙萊又道：

——大城市裏有的是錢，他們自然滿不在乎，所以索性讓頑皮的孩子扯書，或者借許多書給浪漫的青年，但是這裏的圖書館可不能這麼辦。

——孩子們有破壞的天性，那有什麼關係。他們多少可以看看些書。書本和心靈比較起來，究竟誰生。

——可見許多做娘的不願孩子們在家裏吵鬧，便叫他們來和我纏擾，這些孩子們的心靈，實在是半個錢也不值的。有些圖書館員莫明其妙的把一所圖書館幾乎變做了一個育嬰堂，或是幼稚園，可是高弗潘雷的圖書館在我管理之下一天，總要叫它安靜和整潔一天，書本都要好好的保藏着！

葛潑知道旁人都用心聽着，等機會要向她下總攻勢。她的情願再和她們爭嘴，便趕快對蕙萊點頭笑着，又在大衆面前瞧瞧手表，嘴裏說道：

——啊，時候不早了，丈夫怕要回家，這樣好的集會……諸位對於使女的意見，也許是對的，我因為沙太好了，所以存着偏見啊，海太太做的點心真好，下次還要請你教教我咧，再見，這樣有趣的集會呵。

葛潑回家時，心裏暗想：

——這要怪我自己不好，我太熱心了。但我不能和她們混在一起裏，我不願，我不願意今後受這般女人們的編排！

她回到家裏不顧沙在廚下的招呼，一直上了樓，走到一間不常到的客室裏，跪在一張牀前，忍不住嗚咽起來。

八

待耿誼珂回家以後，葛潑揪着他道：

——我愛，你得告訴我你今天診視的病人怎樣！

——那有何不可，他到樓下通火爐去

晚餐時她又問道：

——說呀，你今天看的病人怎樣！

——你今天爲什麼要打聽呢？

——今天的視診，我要明白……

——其實今天並沒這麼大不了：有兩個人患肚子痛，一個人手腕起瘡，還有一個癡婦人因爲丈夫不愛她想自殺，還有……不過都是些刻板的工作罷了。

——可是那個失戀的婦人並不是刻板的工作啊！

——她應是神經衰弱，講到戀愛的事件，是很難下手的。

——以後你遇見什麼有趣的病症，你必須要告訴我。
好，隨便什麼事都告訴你，哈，這沙門魚真够味，是荷蘭店裏買的嗎？

×

×

×

×

×

在王麗旦家集會後的第四天，秀文來訪葛潞。

秀文嚷道：

——我可以進來嗎？

秀文那種天真爛漫的神氣，使葛潞有些不好意思。秀文把外套脫下，坐下來開口道：

——今天天氣真好，老來說他要是有我這樣的精神，更加入歌劇團了。我真愛這種天氣。我的朋友，也是
在世上頂好的人，我的工作，也是在世上頂重要的工作。可是有一件事我很有把握：你是世界上第一個頑皮鬼。

——所以你想活剝我的皮，是不葛潞開着玩笑。

——哈，也許有這樣一天。我想我知道在拌嘴當兒，常是第三者最不應該。

——我知道，那天我在集會裏太傻了。

——不是這麼講，我對於你談到使女的話，十分贊同。——但當時你稍微缺少了一點機變。你應該明白

在這樣一個偏僻的地方，一個新來的人，總不易使人信服。我記得有一位剛從韋里絲萊大學到這兒來的教員，不知爲什麼她們也曾看不過她。當然她們也談論你……

——她們談論我什麼葛潑急問道。

——親愛的。

——我自己這般的平凡，這般的渺小，實在沒有什麼可做談論的資料。但我想黑斗決不會談到我罷。葛潑說着火冒上來了。我不喜歡這個。我想到他們在背後談我，拿我來嘲笑！我非常討厭……

——別孩子氣，你等一等！我請你採取一種客觀態度。凡是新來的人，總逃避不了人家的嘲笑。你在學堂裏自然明白這個道理。

——是的。

——那就好辦！我希望你把眼光放遠一點兒，幫助我改良這個市鎮，好嗎？

——呀，這個實在是謹謝不敏。我很想知道他們究竟怎樣談論我呢？

——沒有智識的人惱你，因你提到比敏尼坡力更繁華的一切。還有一些人忌你穿得太考究了。

——他們真的這樣說嗎？他們要我披一個麻布袋是不是？

——唉！你真是這樣孩子氣呀！

——我改過就是了。她憤恨地說。

——這不過是我要你明白他們的思想。不管他們的意見怎樣荒唐，假使你要跟他們相處一地，你就得了解他們。你的心願要希望這市鎮改好，對嗎？

——難說。

——得咧，得咧，你自然希望它好！你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我相信你。

——決不是，而現在更談不到。

——當然是的。

——即使我真能够幫助的話，他們會不會說我裝腔作勢？

——乖孩子，你可別說他們神經過敏，他們真會有這心思。他們對於人生實在看得太呆板了，蔥蒜以爲你瞧不起她，那天當你說……

——呀，我根本沒有這個意思！

——那天當你說鼓勵人家讀書的時候，葉兒得太太當你瞧她不起，當你說這樣的一輛小汽車，在他的意中，應該是一輛極大的汽車了！有些人說你在商店裏講話太會挖苦人了。

——啊，上帝，其實我一心一意想和他們親善呢。

……鎮上的主婦都以爲你待沙太親密了。他們說，你同她倒好像堂姊妹。他們想你家裏的佈置太新奇，他們想這張軟榻和日本壁幔太奇特了。但這些自然是他們的愚蠢，還有人說你不常到禮拜堂去，還有……

——我不能忍受這麼許多，我很喜歡他們，但是他們卻在背後說我壞話，真叫人難受。我反要怪你多嘴。你這麼一說，我以後真要覺得不舒服了。

——的確不該對你說這些話。但是我相信一句古話：「知識即權力。」你要在這裏得到權勢，自然應該先認識他們。我是一個古怪人，可是我喜歡一切在那兒變動的。

——太危險了，這會叫人把他們看做非常的刻酷和陰險，可是我對他們卻很自然。就不談這些吧，他們對於我那次的茶話會有什麼批評？

——嗯，那個麼？

——說呀，你不說，我的疑心就要加重了。

——那次的會他們的確很快活，可是有幾個想你故意要顯出耿醫生比別人更闊綽些。

——他們這種卑鄙的心理，真是出於我意料之外。你還要想改革這一羣人嗎？在這種時代，財產靠得住嗎？是富人還是窮人的世界！

——虧你說話亂扯。

——他們至少應該明瞭，我雖有些脫不了書生氣，可是我還不至於犯着這種卑鄙的行爲。假若他們一定要知道的話，你可以替我遞個信，說維兒一年大約有四千元的進益，那天茶話會的花費，還不及他們猜想數目的一半。中國貨並不貴，而且那套衣服，又是我親手織成的……

——得了這些我都明白，他們的意思不過以爲你和人家在競爭，你這種會沒有幾家辦得到。在這鎮上每年四千元的收入，原也不能算少。

——但我根本沒有競爭的心思，你相信我那個茶話會，是不是完全爲對他們表示友誼集會的本身是幼稚的，是吵鬧的，我存心要那麼樣。

——是的，不過他們笑你的炒麵和綢袴子，他們真愚蠢！

——葛澹跳起來道：

——啊，他們爲什麼沒在我面前這樣講！我爲他們這般苦心辨求的東西。中國服裝，是我縫成功想要逗他們驚訝的，卻想不到會引起他們背後的熱嘲冷笑！

——葛澹氣得倒在榻上了。

——秀文撫摩她的頭髮，喃喃的說道：

——怪我不好……

——葛澹氣得不得了，連秀文幾時走，她也有點不清楚。鐘聲響了一下，是五點半了，纔把她提醒。她想：——在維兒回家之前，我一定要回復我鎮靜的態度。人心是多麼冷酷，殘刻，可怕啊！

——像一個非常幼稚，非常孤寂的女子，她懶洋洋地走上了樓。她心裏不想得到丈夫的安慰，卻憶起已死去

十二年的慈祥的父親。

耿醫生坐在暖爐旁的大圈椅裏，打着呵欠。

葛潞小心地說：「維兒，我想這裏的人，有時要評論我吧！他們一定會這樣：萬一有這件事，你不許着惱。」

——評論你，我想決沒有這回事吧！他們時常對我說，你是一位頂能幹的太太。

——不過我想商店裏的人，有時會嫌我不容易對付吧。

——管他幹嗎？在這裏，大家都可以自由，但我有句話想同你說，以後你買雜貨，到成生或是魯得邁去，別和那谷醫生有股分的荷蘭商店交易。我不願意拿掙來的錢，轉到谷醫生手裏去，知道嗎？

——知道了。

——時候不早了，我們可以睡了。

他脫了上衣，打了個呵欠，開好了時鐘，下樓看看火爐，再打了一個呵欠，走上樓去，將手插在羊毛衫子裏。
葛潞呆呆地坐在椅上，直等到他催着她上牀睡。

九

葛潞本想跑到草地裏，教羊羣舞蹈，那知卻遇見了狼羣。在牠們的包圍中，竟打不出一條出路，四週全繞着一般猙獰的面目。

她受不了這種背地裏的熱嘲，她想逃開，躲到一個沒人注意的城市裏去。她想要她的丈夫答應她到聖保羅去住幾天。但總覺得說不出口。

她還想改革這鎮市嗎？她只希望能受到人家的寬恕，已是萬幸的了！

從此她也不敢正眼去看別人，在一星期前她認爲他們都是有趣的人物，現在遇見了卻不免紅臉或是避開，他們對她在道早安的口氣中，也似乎帶着譏笑。

在成生雜貨店裏，葛潑遇見王麗旦，向她招呼着道：

——這芹菜很好吧！

——是的，看起來倒很新鮮。哈萊只有禮拜日纔買芹菜吃呢！

葛潑匆匆地走了出來，心裏想：

——她是不是拿我開玩笑？

但過了一星期她對於不安的感覺，逐漸平靜了下去了，但是遇到了仍舊要規避着，她老遠看見大雅太太或者馬幹倫太太在前面，就故意轉身過去看廣告牌。她時刻留心，有人在偷看她。

秀文說的話是確實的，不問她走進那一家店裏，或者立在窗口，全鎮的人似乎都在張望她。從前她從街上歸來，總是大踏步的。現在她卻要向家家戶戶張望，她到家以後，就好像逃過了幾座火山似的。她自己對自己說，這是神經過敏，太傻氣，但是精神上總免不了苦痛。她自知太多心了；鄉下人東張西望，原是一件極平常的事，她希望心裏能寧靜些。

第二天清早，她走進魯得邁的店裏，又遇到一樁不開心的事。店裏的夥計和大雅太太不知在笑些什麼，她走進店的時候，他們的笑聲全住了，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葛潑知道他們一定是在說笑她。晚上她和耿誼珂到令克絲家去，令家見他們夫婦倆進去，似乎有些拘束。耿誼珂打趣道：

——令，你爲什麼這樣鬼鬼祟祟的？

令家夫婦只勉強淡淡的笑。

除去大雅、客拉客、武四蓬以外，葛潑對於其他的一班人們都存着懷疑的心。她對於他們那副驕傲的神氣，又害怕，又氣憤。他們的意思，似乎對於醫生的太太並沒有什麼可忌憚。

潑辣些的買主，就可以有法子對付他們。譬如王麗且遇見店裏的人偷懶，不肯馬上把東西送去，她就會帶說帶笑的吵。

——如果不在十二點以前送來，一定要把你們腦袋都弄掉。

可是她擺不出這種玩皮的樣子，她自己也承認絕對學不會，所以只好去光顧雅克塞而·愛基。

雅克塞而是個外國人，不會那樣搭架子和沒禮貌。他的舉動非常笨拙，他那鋪子凌亂得很。除去雅克塞而自己，夥計們沒一個找得到店裏的貨物。那店裏交易的，全都是北歐的農婦。她們所談的不是挪威話便是瑞典話，對於葛路似較生疏，因為她對於她們反覺得隨隨便便。

葛路對於衣服一向是很考究的。當她上街時穿着方格子的衣服，戴着繡黑花的黃領子，不由的就引起了高弗潘雷全鎮人的注意。因為這種時裝在鎮上是向來沒有的。白寡婦向她瞞着眼睛，馬幹倫太太在半路上攔着她講話。

——你身上的衣服做得真不壞，價錢恐怕不便宜吧。

藥房門前站着幾個玩童故意裝腔說：

——呀，這麼方的格子，我們來下一盤棋吧。

葛路聽見這話，心裏很覺難受。

葛路頂討厭的是些快成人的孩子們。

她尋常想，鄉村裏空氣新鮮，有油沼可以下釣和泗泳，這些地方委實比人造的城市好得多。可是她一看見一羣從十四歲以上二十歲以下的孩子們，便有些心惱。他們時常會集在大雅藥房面前，嘴裏含着香煙，各人誇耀着自己時式的皮鞋，或是絳紅色的領結，嘴裏吹着哨子。有一個女孩走過，他們就叫着來看洋娃娃呀！有一次她見他們在理髮店後面一間臭氣的屋子裏賭錢，有時在紙煙店裏搖彩，在電影院裏映愛情片。

的時候，她聽得他們唧噥。或是在希臘糖果店櫃台上吃酸櫻桃，爛香蕉，和變味的奶油冰淇淋。嘴裏老講着一派下流的話。

起先葛潞對於這些孩子，只抱一種憐惜的態度。但後來覺得他們在偵察她，叫她不高興。直到她聽到愛兒和猴兒的談話，她的信念更加證實了。

愛兒便是後門白寡婦的小兒子，大約有十四五歲。葛潞對於愛兒的品行，早已領教過了。在她到高弗潘雷的第一天晚上，愛兒領着一羣孩子到耿醫生門口胡鬧，敲着汽車的障板，大家嘴裏都大聲喊着口號。耿誼珂因為高興，賞了他們一塊錢。但愛兒卻是十分刁鑽，另外又領了一羣孩子來，這次抬了三塊障板，敲得鑼天響。這時耿誼珂正在修面，急忙放下剃刀跑出去。愛兒這次索取兩元錢，耿誼珂又照給了。那知一星期後，愛兒又在他們窗下，繫着些什麼東西，叮噓作響，把葛潞嚇得直叫起來。此後四個月當中，葛潞看見愛兒活活弄死了一隻貓，偷取人家的小瓜，拿番茄丟到耿家院子裏去，並且聽見他說生孩子的道理，原原本本的，倒叫葛潞害羞起來。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好傢伙。

因此葛潞看見他總要逃得遠遠的。

耿家汽車間是一個棚子，棚上還有一層頂樓，裏邊堆着許多漆器，傢具，軋草機等等。愛兒和黑斗略的小兄弟猴兒，時常拿牠當做窩藏的小窟，他們用梯子爬上去，在裏邊吸煙，或是計劃秘密結社。

是一個清晨，大約和秀文談話以後兩三個星期，葛潞跑到汽車間去找一把鑰子。她的腳步在雪地裏，走得很輕，她聽見閣樓上有人在談話：

——我們到湖邊去，把人家籠子裏捉來的麝鼠弄出來好嗎？愛兒說着。

——我們得小心點，猴兒說。

——嘿，這種煙味兒確實不錯。

——接着是一聲吐沫的聲音。

——猴兒，我媽說的，一個人假若嚼了煙葉一定要生肺病的。

——哈，你家媽媽真古怪。

——真的，她曾經這樣看見過。

——噢，別那麼講，在耿醫生娶了他那位城裏太太之前，他不是也常嚼煙草嗎？他常吐涎沫，並且吐的很準，能够吐中十英尺以外的樹呢。

——葛潑聽了忍俊不住的要發笑。

——你說，那位太太？

——嘿，你還不知道嗎？就是那位臉孔很標致的。

——靜默了一下。

——然後愛兒低聲說：

——耿太太嗎？我想她還不錯。

——葛潑在下邊聽了，心裏略放鬆了一點。

——她有一次給了我不少蛋糕。可是我媽常說她，耿太太對於醫生，如果能夠像她對衣裳一樣當心，那末他也不至於會同現在這樣了。猴兒說。

——接着是吐沫的聲音，又一陣沉寂。

——不錯，王麗且也時常說她，她講耿太太已經知道她背後的話。王麗且說，她每次聽見耿太太在狂街她那種目空一切的神氣，肚子都笑得笑破，但是我看王麗且一個錢都不值。

——我媽告訴別人說，她聽見耿太太說，在城裏工作，每禮拜賺四十塊錢，媽說實在只有十八元。媽又講，耿太太在這裏住久了，一定會把態度改好來。

——你還沒有看見耿太太在家那副模樣呢！那天晚上，我走到這裏來，她忘記把窗幔放下，我在窗外偷看了她十分鐘。那真要笑死人呢！她足足用了五分鐘的功夫，掛一個圓畫鏡框子，她伸出尖尖的指頭扶正框子的姿勢，真好着呢。我學給你看看，你看這個模樣多美呀！

接着一陣哄笑。

——可是，猴兒，你知道她的模樣兒，委實生得不壞。你再看看她的嫁衣，那些低襟的衣服，蟬衣似的襯衫，多時式。還有她一雙腿，真生得好，你說對不對！

萬潞聽得害羞的不得了，一溜煙的逃走了。

她沒想到金鎮的人會批評她到如此程度。她覺得好像是赤裸裸的被人拖在大街上遊街似的。此後，到了黃昏，她總不會再忘記把窗幔放下了，她覺到窗外似乎有幾千幾百隻眼睛在瞧着她。

×

×

×

×

×

她對於她丈夫嚼煙草的記憶，總想設法把它忘記，可是這樣，她卻記憶得更牢。她寧願他犯了別的過失，像賭博或者甚至和別人有過初戀，那些她都可以寬恕。可是她總不願他嚼煙草，她從沒有在小說裏讀到描寫嚼煙草的英雄。她想這或許可以說他是西方殖民者勇敢的特徵，但她又想他畢竟是屬於高弗潘雷的，和成衣匠希密司或賣酒的大鼻一流的人。

——可是各人都有自己的弱點呀，而我也並不是什麼石像的女神。他已爲我改變了不少習慣，他幫助我，他相信各人對我都很好。在這個惡境環當中，他實在是一個屏風……

那天晚上，她叫耿誼珂唱着蘇格蘭歌曲。當她看見他拿了一支沒有燃上的雪茄咀在嘴裏，不禁對他神秘地笑了。

葛潞心裏自問：

——我嫁了他是不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但她對於這種疑慮終於自己抑制下去，沒有想到答覆。

一天，耿誼珂帶她到北方大森林的臘凱繆老家去，那裏是印第安人住的村落，湖岸長着茂盛挪威松樹。在那裏她纔認清結婚時候匆匆一瞥的紫裝。耿老夫人是一位精細而沉默的婦人，在這村子裏算是一位高貴的人物了。她問葛澹關於書本和城市的一切。她柔和地說：

——維兒從小是一個刻苦的孩子，把一切都看得很重，你卻教會他玩耍。昨天晚上我聽見你們倆口子談起寶籃子的紅人，有說有笑，我睡在床上，一直欣賞你們的高興。

葛澹在這融和的家庭中，忘卻了一切的痛苦。看見老夫人在灶下忙碌的神態，她對於耿誼珂的爲人格外明瞭了許多。他是一個忠實而又老練的人。他從來沒有好好的頑過，他只有讓葛澹和他去糾纏。可是他的母親一樣，有一種信任別人的天性，輕視別人偵察的舉動，一種純樸的德性。

她在臘凱繆住了兩天後，漸漸引起了她的自信。她回到高弗播雷的時候，心裏很是安靜，像一個打過嗎啡針的人，暫時脫卻了苦痛的境地。

在一個晴朗的冬日，冷風在四野裏號叫，天空瀟着幾片烏黑和雪亮的雲朵，他們在雪地走着，和風力搏扎路上耿誼珂很高興地向惠熱說笑道：

——我們不在鎖上，你沒有鬧亂子嗎？記者答道：

——你去了這久，大家等你回來，一些病人老早都好了！葉兒得叫道：
——鄉下的景緻如何？

秀文放學後來看葛澹，一共來了十幾次，她很有機變，而且總有說不完的故事。她跑來跑去，聽得有人稱讚葛澹的話，便傳給她聽。西湖醫生的太太，太講葛澹是「一位極聰明甜蜜，而有學問的年青太太。」客拉客五

金行的銅匠培密絲也說她的脾氣好。

可是葛潞不相信她的話，尤不喜秀文窺出她的隱情。秀文有一次暗示道：

——別太孩子氣了，鎮上的人不再批評你了，快些振作起來吧。你和我赴讀書會去。那兒有極好的論文，並且還有時事的討論，非常有趣。

但她終究沒有跟秀文去。

她真正的知己是沙。

她對待下層階級雖然很和氣，但是她所受到的教訓告訴她，使女的地位明明是低賤的，但是她發現沙比那些俱樂部闊太太們要親熱得多了。沙帶着一種天真爛漫的神態，把主婦看做一位極美麗最有學識的人。她倆的情感確很親密。

主僕倆每天商量蔬菜，葛潞有時坐在廚桌旁邊，沙立在水池那裏，沙格格的笑著，講述送冰的人如何想和她接吻，或者講別人都說耿誼珂醫生的醫術，比馬醫生高明。葛潞上街回來，沙就立時奔到門口，替她脫外套，搓她凍僵的手，並且問街上可熱鬧。

葛潞對於她這種天真的神氣，得着不少的安慰。

數星期內，葛潞表面上的生活並沒改變。除了秀文以外，沒有人曉得她的煩惱。在她悶極的時候，也會去找街上的女人們閒談。但是沒有耿誼珂陪着，她是決不上俱樂部去的；她和市民的接觸，只有在上街，或者下午訪朋友的時候，晚上到王麗且或者大雅家去，她時常假在耿誼珂後面，保持新娘子的態度。

有一次，耿誼珂帶一個病人到羅去絲得去受手術，他要兩三天才回家。起先她對於他出門，並不留心；並且結婚後的生活也可調劑一下，回到她未出嫁的時候。但是耿誼珂走後，家裏頓時覺得冷靜起來。沙下午又出去了，大概是喝咖啡，和汀小姐閒談去了。俱樂部每月舉行的聚餐會和抹骨牌的日期來到，但是葛潞不願

剛近黃昏，屋裏靜寂如死。四壁黑影憧憧，偷偷地爬了進來。

她不願到俱樂部去。她沒有這股勇氣。但她確實期望有一個集會，她希望這下午有人來，有她喜歡的人。像秀文女士、客拉客太太，甚至於和易的西湖醫生太太，或者浦落客，她想打一個電話去。

打電話不行的，必定要他們自願的跑來。他們會來的，那並非沒有可能性。不管怎樣，把茶先預備好。如果有人來，那是好極了。即使沒有，那又有什麼關係？

葛潑走到廚下，生火煮水，把葡萄乾製成的餅，放在爐架上烘。她上樓取出一套銀的茶盤，選了一塊薄的細麻桌布，很高興地搬進客堂裏去，放在櫻桃木的桌上。她把刺繡的繡架，一本圖書館借來的康拉德的著作，和許多禮拜六晚報、耿誼珂的地理雜誌，都拿在一旁。她搬出針線桌，放在窗口，把桌布慢慢地鋪起來，再把茶盤放在上面，她想幾時再去買一張紅木的茶桌子來。

她拿進兩隻杯子來，兩隻盤子。自己坐在一張直背的椅子上，替客人拖了一張大圈椅。茶已備好，她坐在那兒等候着。她留心聽着門鈴和電話。

真的，秀文只須一請就會來的。

葛潑向窗外一瞧，風捲着對面屋脊上的殘雪，廣場上也有積雪在旋轉，鐵色的樹枝在那兒顫動。路上有冰凍的車跡。

空的一套杯盤，沒人坐的大圈椅，她覺得這般的空虛。可是茶已涼了。她用指尖去蘸，是真的涼了，不能再等了。

等候着未免太傻。她自己斟滿一杯濃茶，夾一塊糖放在茶裏。但她又不願意喝這喪氣的茶。跳起身來，伏在軟榻上哭了。

比較前幾個星期，她的思想，格外來得嚴重了。

葛潞又重新想到改革的念頭上去了。他們縱然是狼羣，那又何妨？對他們越是溫和，越容易給他們吞滅，要和全鎮奮鬥，比較和他們妥協，還容易得多。她要下了一顆能發芽的種子，長大了，就可以叫他們脫離平凡的生活。

她這樣的想着，當沙回家的時候，她正在奏彈鋼琴。

在晚餐時，她倆很是起勁。葛潞穿一身金邊的黑緞衣，坐在餐廳裏，沙著一襲常青的衣服，下面裙子，坐在廚房裏，葛潞問：

——菜店裏可曾看見野鴨？沙答道：

——沒有。可是我們今天下午是很熱鬧，汀小姐預備麵包和咖啡，她的愛人也在那裏，我們大家談得很高興。那人說，要是他一旦做大總統，一定封我做芬蘭公主，我插一根羽毛在頭髮上，還要上陣打仗——我們這麼傻，這樣哈哈的大笑！

葛潞坐下彈琴，從耿誼珂轉想到迂腐的隱士浦落客。她想：

——假若真有一個小姐和他接吻的話，這位隱士一定可以從孤島爬出來，變成一個平常人。倘若維兒有浦落客遺般的文雅，或者浦落客有維兒這般的幹練，那就是住在高弗潘雷也可以不感覺得寂寞了。

——用娘的態度可以待浦落客，不能待維兒。呀，維兒，我真在想念你。我願意你在牀上滾來滾去。——真的我變成一個已婚的女人了嗎？今天晚上我感覺到和沒有結過婚一樣，這樣的自由呀！

耿誼珂離家的第二天。

是暗淡的二月天氣，雲壓得很低，並且還刮着雪片，是一個陰鬱的天色。

葛潑從家溜出來散散步。這是寒暑表在零度以下三十度的天氣，冷得叫人發抖。在兩所房屋當中，冷風怒號，刮在皮膚上真痛，她找着沒風處躲身。

她經過一座小村，走上了一座蓋滿白雪的小山。她穿着海狸的外套，頭上載了一頂貂帽，祇露出深綠的臉孔，她和這荒涼的環境極不相稱，猶如在冰山腳下的一隻黃鶯。她向下瞧着高弗潘雷街上的一片雪景。她心靈上孤寂的顫動，和身軀被風的顫動發生了共鳴。

不多時候，她又走了下山，心裏在思亂胡想。

葛潑打從鎖外走，順便看看瑞典人居留的所在。她看見洗衣婦史妲荷芙在那裏工作，門外有一個六歲的孩子在斫柴。另有一家新搬來的芬蘭人，他們的家就在一個空馬廐裏。一個年近八十歲的老頭子，沿着鑛路在拾煤塊。

她瞧了鎖上的工業區，把一切寂寞的心思都打消了。火車站上停着一列貨車，還有起重機、油池、屠獸場、炸藥庫、牛奶房等等。她悶在家裏好幾個月，這次的散步，給她散了許多心，她情願在工廠裏做工，不想做一位有職業人的太太。

葛潑正預備回去的時候，在一家破屋前，有一個穿狗皮外套，戴黑毡帽的男子在一個沒有門的門口瞧着她。他一張長臉，嘴邊長着蓬鬆的鬍子，兩手揣在褲袋裏，直挺挺的站着，嘴裏啣着煙斗，年紀大約有四十五六的模樣。

——耿太太好！那人說。

想起來了——他是鎮上一個幫閑的人，以前曾經到家裏來修理過煙囪的。

「呷，你好，她答道。」

「我便是瓊絲，但他們又叫我做紅瑞人，你還記得起來嗎？」

「呵，我剛從鎮外散步回來。」

「這地方也很不錯，沒有溝道，也用不到掃街的，有路德教的教士可以代表文學和科學。我們這瑞典村並不見得比你們那裏壞。多謝上帝，我們不必到俱樂部和王麗旦那種人混在一起。」

「葛潑雖然自以為是一個極隨便的人，但是覺得和這樣一個幫閑的人交談，終覺得有些不安。」

「俱樂部裏原不是常能引起人們興味的。今天又冷了，可不是好……」

「但是瓊絲但還要和她攀談，笑着說：」

「或許我不應該用這種態度講黑斗略的太太，和那俱樂部。不過我想要同她們那班人混在一起，真要笑死人。我想，她們說我是社會上一種不够資格的人。不錯，我是這鎮上的一個壞人。一個無神論者，我想還是一個無政府黨黨員，因為我不喜歡銀行家和共和黨的人。」

「葛潑聽了他這話，倒不想走了，她說：」

「我想你這話也不錯。倘若你高興的話，儘管可以批評俱樂部。它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呷，它是神聖的！但這於我沒有關係，我做我所高興的事，他們，我想，也只好由他們高興便了。」

「你說你是社會上不够資格的人，這是什麼道理呢？」

「哈，我是一個窮漢，可是我並不羨慕富翁。我掙一些足够我賭博就行，獨個子孤獨的坐着，自己和自己握握手，讀些書，抽一筒煙，我並不替葉得兒或是令克絲當傀儡。」

「我想你大概看過不少的書了吧。」

「是的，東翻西閱。我說：我像是一隻孤獨的狼，我做販馬的生意，鋸木頭，看守木材。我時常想進大學去唸書，我想我一定很笨的，說不定要給學校開除吧。」

——真是一個古怪人，密斯脫……

——我叫瓊絲，但一半是瑞典人，一半是美國人，別人總說我長着一張大嘴，祇會嚷的懶骨頭，對於一切都不滿意。其實我這人並沒有什麼奇怪，我不過是一個書獃子，或是書看得太多了，也許是一個半吊子。

兩人都笑起來了，她問道：

——你爲什麼說俱樂部裏的人們都蠢？

——哈，我看事很透澈，耿太太，老實對你說吧，照我想，在這個鎮市上，有點腦筋的人，只有你和我，和浦落客，和麵粉廠裏的一個工頭。那工頭是個社會黨員，但請你別把這話告訴克絲，聽見，他知道了一定要開除他的。

——我決不會告訴他的。

——那位工頭和我都抱着遠大的目的。他是一個醉心主義的老黨員，他期待各種的改革。「過剩價值」是他慣用的字眼。拿他和司徒八代，木特教授或是福尼客保來比一比，他就可以算是一位柏拉圖，或是亞里士多德了。

——那末這人一定很有趣了。

——嘿，你不要嫌我太多話了。我遇見像你這種人，很願意多談談。你或許想走走，多冷的天，別把鼻子凍僵了。

——是的，我想走了，可是你得告訴我，你計算這鎮上的智識階級，怎樣不把秀文女士算上一個。

——噢，她也許是的，據說她參加的事很多，也還肯盡力改革，但不大澈底。你知道我並不注重細微的改革。秀文對於一隻船壞了，想用排水的方法去補救，浦落客對水手詠誦詩篇，我卻主張要根本解決，從龍骨起，造一隻新船起來。

——對的，這種辦法比較要妥當些。但是我要回去了。我的鼻子真的要凍掉了。

——你不如到裏面去坐一會兒，暖一下再走，看我這窮光蛋的屋子究竟怎樣。

葛潑猶豫不決的瞧着他，又瞧那低矮的小屋。她覺得有些不安，但是瓊絲但不容她思慮，伸手做出一種歡迎的樣子，拿她看做一個具有充分人格有決斷的人，並不把她看做一個顧慮身分的已婚的女子。她顫聲地說：

——也好，讓我坐一會兒把鼻子暖暖吧。

她向街上張望有沒有人瞧見，再跑進小屋裏去。

她在小屋裏約逗留了一小時，覺得沒有一個主人像紅瑞人這樣有禮貌。

他只有一間小屋，松木鋪成的地板，一張小的做工作的矮凳，靠牆有一張收拾得很整潔的牀鋪，鐵鍋子上一把咖啡壺，還有一堆雜亂的書，有拜輪、潭尼生和史蒂芬生的著作，一本蒸汽機說明書，還有一本家禽牲畜指南書。

壁上只有一張畫圖——是一本雜誌裏的水彩畫片，畫的德國黑兒茲山中的景象。

瓊絲但很自在的說：

——你不妨把外套寬一寬，把腳擱在箱上，靠近火爐。

他自己把一件狗皮外套脫在牀架上，坐在木桶的椅子上，繼續的談着。

——「吶，也許我是個廢料，但是我替人家幫閑，也足可以自立了，而且比銀行裏的一般小職員強一些。有人說我毫無禮貌，小部份或者是因為我不懂禮節，但大部份卻是因為我是有意義的。因為我記得美國獨立宣言裏所說的「生命，自由，享樂」這句話。

——有一次，我在街上碰見斯徒老頭子，他用有二十萬元家產的那副面孔瞧着我，向我道：

——「窮鬼！」

——「斯徒，你該知道我叫瓊絲。」我這樣回答他。其實他知道我的名字的。

他說：「好，不論你叫什麼名字，我知道你有一把好錐子。你來替我鋸楓木罷。」

「呀，你倒看中我的臉子了嗎？」我似乎漫不經心的樣子說。

「什麼臉子不臉子，這有何分別？我叫你在星期六以前把楓木都給我鋸好。」他厲聲的說。一個人有了二十萬元的家產，便會擺出這副架子來。

「怎樣沒有分別，你相信我一定看得中你這副臉子嗎？」我故意要惹他發火，老頭子這時臉色沮喪，我樂啦。

「你弄弄明白，我不願意和你在一起，你還是去找別人吧！」我說着就掉頭走了。

當然，我這種態度是傻的，但是我想在這鎮上至少有一個人敢和銀行家對抗！紅瑞人從椅子裏站了起來，調好咖啡茶，遞給葛潑一杯，又繼續的說下去，一半帶着輕視，一半又帶着抱歉，一半在求得同情，一半對於她新發現一種普羅哲學的驚奇暗自高興。

當他送她出門的時候，她問道：

「瓊絲但先生，假若你做我的話，有人說你空擺架子，你心裏要不要生氣？」

「嘿，有這許多功夫去理會他們，真如一隻銀羽的沙鷗，那管醜陋的海狗的事。」

葛潑輕快的從市上跑過，毫不覺得冷了，因為紅瑞人給她的興奮劑。她坦然的衝着王麗且走，對大雅太太也輕忽的點頭。到家看見沙，她竟是滿面高興。她打電話請秀文晚上來談談。她起勁地在鋼琴上彈着柴珂絲記的曲譜——那剛健果敢的聲調，恰和窮哲學家的論調相應和。

後來她向秀文提起：

「鎮上有沒有這樣一個人，專門喜歡和上流人開玩笑，他是不是叫瓊絲但？秀文答道：是瓊絲但，一個修理匠，粗魯得可怕。」

耿誼珂夜半回家。在翌日早餐的時候，他幾次說他在外面想念她。她上街的時候，客拉客向她招呼道：

——晨安！今天暖和些嗎？你倆晚上應該到我家來走走，不要老是躲在家裏呀。

她在時裝公司遇見浦落客。他說：

——我們長遠不見你了。

——你晚上有空，到我們家要紙牌好不好？她道。

——真的約我嗎？

她買布的時候，老米走到她面前道：

——請你買完了到我們這部裏走一趟，看我特地替你留下一雙時式的鞋子。

他替她把鞋穿好。她答應買了。

——你是個很會做買賣的人。葛潑說。

——其實我是個外行商人，不過我善於賞鑒。那一些都不合藝術眼光。老米指着架上陳列的鞋子說。

——有時候，有一兩雙玲瓏時式的鞋子，我就把它擱在一邊。我想：「這雙鞋給耿太太穿了好呢。」我

早想碰到你的時候，就向你說。

晚上浦落客來了，耿誼珂立刻便拉他抹牌。

葛潑心裏又覺得高興了起來。

葛潑早就想叫耿誼珂讀詩，做感化高弗潘雷的初步。第四天晚上他很高興，問道：

——今晚我們幹些什麼？去看電影好不好？

——今晚要做些什麼，我已經有了主意了。你先不必問，你替我先坐舒服了，忘記現實的一切，然後我對

你說。

她自己也坐在軟榻上，手撫着下腮，放一本濟慈的詩集在膝上，高聲地朗誦起來。

她擺脫現實的一切，立刻跑進了一個清涼的境界——是在黃昏，雀兒撲翼底在飛，一片寬闊的洋岸，幾隻翔迴底沙鷗在那兒呻吟，安郭斯島和古神，永久隱藏了光榮，身軀魁梧的帝王，繞着金帶的女神……

「咳，咳，咳！耿誼珂！咳嗽着。」

她停止了。她想起他是有嚼煙葉癖的人。她瞅着他，他不安的問道：

「這詩做得多美。你是在學堂裏念過的嗎？我也喜歡好詩——雪萊和郎法路的夏娃莎，只可惜年老了學不會了。」

她對於他的感慨，很覺可憐，同時又覺失笑。她安慰他道：

「那麼我們讀些譚尼生的詩吧。你念過沒有？」

「譚尼生我在學堂裏就念過。聽吧。」

「別讓別離的……（下面幾個字記不得了。）」

當我航海去的時候，

但是……」

「底下我記不清楚了，最後一句我記得是，「我們有七個。」」

「好，我們念念亞撒王的詩史吧！這詩的色彩濃厚極了。」

「贊成！你念呀！說着，他燃上雪茄。」

她對於描寫武士佩光羅，總念不上勁來。她斜瞅着他，當她看見他繃着眉眼的時候，她跑到他面前，在他額上接了個吻道：

「怪我不好，逼你去學！」

——好極！三月十七日的會期我們正缺少一位主人。那一次會我們就當做聖白闕里克日的牌會。可好我幫你的忙。你學會鬪牌好極了，起先我還說不知道你究竟喜不喜歡高弗潘雷。你能參加我們的會多好！我們雖不像城裏人這樣的貴族氣，但是熱鬧的事件，也並不缺少——夏天有游泳，跳舞，還有許多的消遣呢。

——是的，謝謝你教我開一個聖白闕里克日的牌會。

——噢，不必提。你如果知道萬克明和約挪尼母各鎮的情形，你就明白高弗潘雷是一個最活潑，最有趣的地方了。

×

×

×

×

×

—
—

好多次葛潞被邀請參加成納托潞斯——婦女讀書會——的每週集會，但總被她謝絕了。秀文說，從這集會當中，有和知識階級接觸的機會。

三月初的一天，西湖太太突然進來向葛潞說：

——親愛的，今天下午你必須到讀書會去看看，今天輪着道深太太主席，這卻把她嚇壞了。她托我來找你。她說你能赴會講話，一定可以叫會場增色不少。今天討論的題目是「英國詩人」趕快披上你的外套吧！——英國詩人嗎？那我是很樂意去的。我還沒有知道諸位都是女詩人呢。

——啊，你別見笑了！

道深太太，看見葛潞和西湖太太走了進來，張着嘴露出一種可憐的神氣。她穿一件茄色緞袍，腰身很大。她站在第十九張圈椅面前，搓着手。這會廳上，挂着一張一八九〇年照的美尼哈哈瀑布，已經看不清楚了，還有一張放大着色的道深相片。

道深太太叫道：

耿太太，今天開會她們一定要我領導討論，特意請你來幫忙。

今天討論的是那一位詩人，葛潞問道。

英國的詩人。

怕不能够全討論到吧！

當然全要討論的，我們今年正在研究歐洲文學，會裏訂了一種很好的雜誌，叫文化導報，我們大家照着那雜誌上的題材研究。去年我們討論的是聖經裏的男女，明年也許要討論到陳設和碑了。這些新鮮題材，我們要跟着跑，真不容易，可是這個對於我們是很有益的。你今天願意參加我們的討論嗎？

葛潞進來的時候，她滿腔熱望，決意要利用這讀書會做她改革全鎮的出發點。她想這些太太們居然肯研究詩學，真是難得的事。

但瞧見十三位太太脫下套鞋，坐在椅子上以前，她的熱望已經冷去了一半。她們嘴裏全吃着薄荷糖，摩擦她們的指甲，一個個搖着腦袋。她們很親熱地和葛潞招呼。但是這時葛潞很覺得不自在。大家注意力集中她，她坐的那把舊圈椅，好像要坍倒下來的一樣。

葛潞心想站起身來就逃出去。

她看見秀文正瞧着她。她把秀文的手腕擰了一下，像禮拜堂裏淘氣的孩子。

幾分鐘後，道深太太致開會詞了。她說：

今天蒙諸位光臨，十分的歡迎，我知道諸位太太們已經準備好了好許多有趣的論文。討論詩人，本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彭立克牧師曾經說過，詩人的靈感和許多牧師們的靈感沒有什麼兩樣。我們很榮幸的能聽到……

道深太太顫動的微笑着，嚇得有些接不上氣來，半晌道：

我們第一位要請成生太太講「莎士比亞和密兒登。」

於是成生太太說：

——莎士比亞生於一五六四年，死於一六一六年。他住在英國的倫敦，和司丹禪·森達，那是美國游歷人士特別喜歡遊覽的地方。這地方有許多古怪的房屋，是很值得瞻仰的。有許多人相信莎翁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戲劇家，也是一位大詩人。關於他的身世，有許多已不能查考了，但是這一點並沒多大關係，現在我對於莎翁最有名的作品，簡略地介紹一下。莎翁最著名的劇本要算他的威尼斯商人，內容述說一個美麗的戀愛故事，婦女們是很能領會的。那劇裏的女主人翁是坡喜亞。這故事大概是講到一個猶太人叫做夏老客，他願把他的女兒嫁給一位威尼思商人，名叫安東尼的……

會長華倫牧師的太太，灰色頭髮，瘦長身材。她繼續在報告拜輪，司各脫，摩爾，勃恩斯生卒年月以後，發表她的結論道：

——勃恩斯是一個窮孩子，不能享受我們今天所有享受的利益，不過他那地方有一所蘇格蘭古教堂，他在那裏聽到聖經的道理，那時的牧師抱着一種大無畏精神，比較我們現在大城市裏的牧師們，實在要強得多哩，可是他沒有享着我們所有的教育權利，也沒有學過拉丁文。勃恩斯辛勞的工作，不過有時候因為受了不良伴侶的引誘，學會一些惡習。在道德一方面，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好學生，學問全是自己苦心研究出來的，和那一位，舉止浪浪有貴族氣派的拜輪，完全相反。在勃恩斯那時代的貴人們，雖然瞧不起那窮孩子，可是現在有許多非常崇拜他。他的作品真多，可惜我沒功夫引它了。

連着木太太用了十分鐘把譚尼生和卜朗尼講完。

最後便是歪臉的希密司太太，一位出色的甜蜜女子，她看見旁人比她說的強，差不多逼得她把眼淚也滴了下來，到底葛蹄心軟，滿想上前去和她接一個吻，安慰這可憐蟲一下。她的題目是「其他的詩人，」這題目應該包括的是荷勒立其，華滋華斯，雪萊，葛雷，西門斯夫人和吉柏林。

斯徒女士的背誦表演算是會裏的餘興。最後因為大家的要求，她又唱了一支「我的甜心兒。」

讀書會討論詩人的工作，算是完畢了。下星期的題材是關於英國的小說和論著。
道深太太說：

——現才各位對於剛才宣讀的論文，請隨便發表一些意見。今天到會的耿太太對於文學很有研究，一定可以給我們許多指示。

葛澍曾經警告自己，不要輕視一切。但她心裏對於今天會內各位太太的演講，恨不得揩一把眼淚。她們自己卻還在那兒自以為得意，以為是給了窮小子勃恩斯一個大的面子。她們對於借用他人話，一點也不覺得難為情，以為正是代表文化。葛澍心裏正在思想的時候，突然地給道深太太叫了起來，她不知道怎樣才好。
潘老太太低聲地對葛澍說：

——親愛的，你好像有些倦了。你要是不願意發表意見的話，就別開口罷。
葛澍的心頭因一時的衝動，忍不住站了起來，說道：

——諸位，我貢獻一點意見——今天的講演都很高妙，那末與其明年要討論別的問題，不如對於各詩人再作進一步研討。他們的身世正像華太太方才說的，非常有趣，在德性方面更有關係，但是我認為對於援引詩句，更得要注意。在今天除了討論的幾位詩人以外，譬如克慈、馬太、亞諾得、羅賽蒂和斯溫朋，都沒有提起，他們似乎也值得討論一下。如果拿斯溫朋的身世和我們這美麗的中部以西的生活比較一下，大約也是非常有趣的吧。

葛澍說的當兒，瞥見華太太似乎有些不贊成的樣子。她便道：

——不過……華太太，你的意見這樣。

華太太不覺楞了一楞道：

——啊，你把我心底裏想說的話都說出來了。當然我從沒閱讀過斯溫朋的著作，除了許多年前，他的作品頂流行的時候。我記得華牧師說過，斯溫朋（或是王爾德，但不管何名）那人，雖然有些自認為智識階級

她匆忙的走進圖書館。蕙萊小姐瞅着她，葛澐嬌聲道：

「昨天你沒有到讀書會去，我很掛念着，秀文說，你也許去過的。」

「呖，你昨天到讀書會去，你覺得高興嗎？」

「啊，滿意極了。講到各詩家的論文真好，葛澐誑說。」

「我想她們應該請你宣讀一篇詩學的論文才好！」

「我不是一位有空閒參加結社的人，毫沒根底的女人，偏愛講學問，不過那與我有什麼關係？我不過是這全市一個雇員罷了！」

「不對，你是一個做……做……啊，你有這樣多的成就，你告訴我——這會裏誰是頂重要的人物？」
蕙萊小姐用力在一張卡片上蓋了一個印戳，歎息着：

「哦，我不願意批評別人，擡舉自己，況且秀文是我頂要好的朋友，又是一位良師。她確實是全市最活動的人，不論這會裏的主席或者委員是誰，總是秀文在背後慫恿。她對於我，雖然時常稱讚這裏圖書館的工作，但是卻不常請我讀論文。我們從前討論英法兩國游歷和建築學的時候，我曾經讀過一篇「英國大禮拜堂」的論文，很得到太太的讚賞。此外華太太和木太太也是會裏的重要份子。的確，她們兩個人很有學識的，丈夫又很有勢力，可是，我卻是一個不足道的人，我就要說話，也是不中聽的！」

「你未免太謙卑了，我倒要請人評論一下。你現在假如有空，我還得請你領我到雜誌藏儲室裏去看一下。」

蕙萊很高興地領她到藏雜誌的一個小閣上去。葛澐看見裏面放着有關房屋陳設和市政計劃的定期刊物，還有六大卷國家地理雜誌。蕙萊讓她一個人在閱覽。葛澐又着腿坐着，在翻閱一堆雜誌。

她看了許多世界各地城市的相片和記載，她信一個小城市或許也可以佈置得非常可愛。她拿手指輕

按着她的芳頰沈思着。她眼前現出一座高弗潘雷莊嚴燦爛的市政廳；整齊的紅磚牆，百葉窗，窗幔，曲折的樓級，廣大的議事廳。裏邊應該有法庭（她不主張附設監獄）；公共圖書館，名畫收藏所，休息室，模範廚房，舞台，演講廳，跳舞場，農事館，和體育館。一座現代底城市，頓時現出她眼前。

她想這些工作都可以由成納托潑斯俱樂部包辦的，因為會員們的丈夫，掌握着這市的政商重權。自然能左右一切。

半小時以內，她把籬笆圍着的一塊菜圃，化做磚牆繞着的一座玫瑰園了。她滿藏着高興，把她發現的奇蹟，要去和成納托潑斯的會長華倫夫人討論一下。

葛潑從家裏走出來是兩點三刻，幻想出一座華麗的市政廳是四點半，奔到華牧師家向華太太傾吐她的計劃是四點三刻，在五點缺兩分時，還恍忽有一座美妙的市政廳在她眼前，但等到五點過兩分，這計劃便完全消失了，當她去見巴比倫一般地寂滅了。

華夫人正坐在園椅裏，椅背後放着長排的書架，上面有許多演講集，聖經集註，和巴勒斯丁地圖之類，她靜靜地聽葛潑一口氣把話講完，纔慢慢地答道：

——我想你說的一切，有實現的可能，不過要等到將來，這裏草原上總有一天該有這樣一座美麗的城。可是我有一些意見，第一，你以為改革全市，應該從市政廳着手，第二，你以為這事可以從成納托潑斯負責，我不敢贊同。澈底的講，教堂是一個社會的中心，華牧師他是本州教會的中堅份子，向來主張聯合各教會，反對天主教和基督科學派，擁護道德和禁酒。各教會如能合作，就不難建起一所闊大的服務社，那比你計畫的市政廳又可高出一層，便可以作成教育和娛樂的中心，那才不會受政客的操縱。

——聯合教會要不要三四十年纔可以實現呢？葛潑不經意地問。

——那或者不需要，一切的進步很快，所以別的計劃都不適宜。

她似被澆了一盆冷水，直到兩日後和木太太談話，方才再把興致鼓起。
木太太說：

——我每天縫紉的活計很忙，並且雇了女工在家，假如別個會員肯出力的話，那是再好沒有了。但是最要緊的，我們應該先有一座新校舍。木教授說，現在本市或學校裏的學生擁擠的不得了。

葛潑爲這話特地去參觀校舍。中小學生都擠在一所黃磚砌成的校舍裏，就像是舊式的監牢。她對於木太太的意見，認爲很有理由，因此她主張在這新城市裏，市政廳和學校應該同時興辦起來。

葛潑又跑到大雅家去訪問。大雅太太和葛潑、秀文、荷蘭太太、馬幹、俞太太幾個人，都是讀書會和俱樂部兩個地方的會員。當她進去時，大雅太太正披着一件寬大的衣服，皮膚細白，而且柔軟，她在下午喝咖啡的時候的表情是很粗魯，可是現在卻喚葛潑爲「親愛的」，還叫葛潑喚她的名字梅丹。葛潑趕忙把她的計劃告訴她。

大雅太太也承認市政廳不怎麼講究，可是她說，大雅曾經說過，這種改革非得州政府撥款子不行。在這新的市政廳裏，還需要設立一個義勇隊的辦事處。大雅主張青年人應該受普遍的軍事訓練，異日方能成爲有用的國民。她不贊成市政廳和校舍一同建造。

——啊，木太太這樣鼓動你替她宣傳，她那套話把人都弄昏了。她的目的不過想叫木教授能有一個好的辦公室，坐在裏面神氣十足。當然，我對於木太太的感情並不壞，她也很有腦筋，縱然她愛多管讀書會的事，我也不討厭她。但是她築新校舍的宣傳，實在令人不能忍受。

是三月的第一個禮拜，春天像要蒞臨的樣子，葛潑心想游覽湖水和田野的風景。這時雪已消化，只留着樹下的一些殘痕；一天之中，寒暑表儘可從嚴寒而升到悶熱。當她正想這北地終究有回復春天的時候，雪片又在飄零了；西北風一吹，簡直和嚴冬沒有兩樣。她期待春天的來到，正如想改革城市的失望一樣。

可是在一星期之後，地上積雪還沒有化完，不過這次的春確是來到。春天叫人舒展開來，所以葛潑把改革的念頭，暫時擱住。她忙着和沙計劃春天大掃除。在她第二次到讀書會去的時候，她不再提起改革的事。她只聽她們背誦關於狄更絲、塞克瑞、建英、奧斯丁、喬治·伊利脫、司各脫、哈代、萊伯、狄琨山和華德夫人的數字統計，她們以為英國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小說家和論著家了。

她參觀過農婦休息室之後，又引起她的熱狂。她會聽見秀文和華太太稱讚讀書會創辦這休息室的成績，這休息室的經費是由市政會和讀書會分別擔任的。可是以前她並沒去參觀過。

葛潑走了進去，對那看守的女人點點頭，她是一位肥胖的寡婦，叫洛德兒闊史特。此外還有兩個鄉下女人。那休息室很像一家舊貨店，裏邊放着舊桌椅，一張破蓆，一隻煤油爐供鄉下女人熱食物之用。窗戶上掛着破窗幔，外邊栽些花樹，光線淡而且暗。

寡婦對葛潑講，每年有不少鄉下女人利用這休息的所在，她們對於讀書會太太們，辦理這種事業，怎樣的感激。葛潑心想：

——啊，這感激的話怎麼够得上呢？這些太太們的丈夫誰不是靠鄉下人過活？這不過是一種商業上的招徠而已。而且這地方非常簡陋。這裏該裝些玻璃，讓鄉下女人也可以瞧瞧都市生活，我想辦一個較好的休息室，像一個俱樂部那麼地，這當然也要算是我的市政廳計畫裏邊的一部分！

葛潑第三次出席讀書會的時候，她又和大家打攪，在用茶點的當兒，葛潑拉着這鎮上女界資格頂老的潘老太，把她的計畫講給她聽。潘老太撫着她的手背，仔細聽着。等她說完，她歎了一口氣：

——親愛的，你的意思實在不錯，我本不願反對你，但是我恐怕你的心太軟了。當我和老頭兒起初到這裏來的時候，我們坐的是牛車，那時候這裏除去幾個兵丁和幾間板屋之外，一些東西也沒有。我們要買肉和別的東西，只好派人騎着馬去，並且在路上常有被紅人打死的危險。我們女人們，自然都是從農業起家的，並沒希望能享受這休息室的方便，依我想，現在的這休息室已經很華美了！我們那時住的屋子，屋頂是用草蓋

起來的，下了雨，房子裏漏水，地下濕得不成樣子。

——這市鎮漸漸發達了，我們想這新市政廳實在講究，跳舞廳有什麼用，真的，現在的跳舞不像以前了。我們那時候的跳舞很守規矩，不像現在一般人舉高了腿，抱得緊緊地。要是一班年輕的姑娘們不願意保守貞節的話，那就不如上舞場去來得爽快，並且你講的什麼農業局家政實習所，我想也沒有什麼意思，在我們年輕的時候，小夥子只曉得出力種田，姑娘們個個都會做飯。而且萬克明不是有一個農業指導員嗎？他大約兩星期來一次，這也可以替什麼科學耕種法裝裝門面了。至於說到講演廳，我們不是已經有了教堂了嗎？聽聽上帝的道理，比較聽講什麼地理書本，要好得多了！這讀書會已經是鬼鬧。你提議要改造市鎮，可是我們老輩的人，對於許多心血蓋成的市鎮，很不願意眼見它被拆毀，改成什麼新的古怪的樣兒。況且現在的市鎮不是也很美嗎？一切的樹木和草地，房屋，熱水管，電燈，電話，人行道那樣不全，我想城市裏來的人，沒有一個不說是美麗的市鎮！

葛潞經潘老太太滔滔不絕的說了一大片，只好順着她講高弗潘雷是美麗的。

下一天的下午，她又跑到開麵粉廠的令克絲家去，向令太太談論改革市鎮的事。

令家客廳的佈置是模倣維多利亞式，很講究。

當她們坐下後，令太太對葛潞講的第一句話，便是請她賞鑒古董玩物。

葛潞向她把一番話講完之後，她答說：

——我懂得你的意思。你想東部新英格來村比這兒好。你知道我也是在東部浮爾蒙生長的啊。

——那末你想，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高弗潘雷……

——但是我們不能這麼做。現在的捐稅太重，我們應該緊縮，不許市議會多用一個錢。噢，你想那天西湖太太宣讀的托爾斯泰論文可好，她把那傻老頭兒的社會思想的失敗，一起指點出來，真是再痛快極了。

前天晚上歌誼珂對她說的話，恰正和令太太講的完全一樣。高弗潘雷要建起一所新的市政廳，至少要

在二十年以後。

萬潑的計劃還沒有對秀文談過。她怕不是被她好笑，就是怕她把這計劃模倣了去。但是現在她因為沒有別的望想，所以在秀文來喝茶的時候，就把這個計畫向她說明了。

秀文安慰着她，可是堅決的說：

「親愛的，你完全弄錯了。我很願意看見一個正像花園般的市鎮，但是這件事談何容易，俱樂部的太太們那兒有這個力量。」

——她們的丈夫都是這市上的要人啊！

——不過這市鎮並不就是這些太太們的丈夫的。如果你知道市議會財政的困難，你就可以明瞭了！這兒的女人要比男人進步得多。

——難道男人們看不出這市鎮的落伍麼！

——但他們並不以為這是落伍。你怎樣可以證明它是落伍？這完全是個人的審美觀念啊。

——他們只知道做交易買賣。

——不錯！總之你的功夫須從內裏做起，不要從外表着想。你得叫他們自勵的起來，不能勉強他們去做，你只用等候的方法就是了。十年後不難成為事實。

——但我不相信這些闊人會一個錢不肯出，他們不想想各人花幾元造了一所市政廳，便可以跳舞，演講，和娛樂，一切都可以共同合作了！

——哈，你和商人們談「合作」，當心挨打！他們頂怕就是農民合作運動的一件事。

——他們不肯花錢，原來還有這個秘密！這原要怪我的愚蠢了。啊，我知道我是一個大傻子。我住在北極角，卻幻想着地中海上的威尼斯，可是至少沒有人能阻擋我喜歡威尼斯，有一個時期我也許要逃走……好

吧，不必多說了。

葛潞把兩隻手向外一揚，表示扔掉一切的姿勢。

× × ×
豔麗的五月——田裏的小麥肥壯得如同青草；玉蜀黍和洋山芋都下了種；大地喧鬧着。接連下了兩天大雨，鎮上道路泥濘，叫人看了頗不愜意，走在路上，腳下更覺滑膩。天氣雖已變成悶熱，但鎮上還是和沙漠一般的荒涼。

葛潞回家的時候，套鞋和裙邊都沾了污泥，心中很是不快。她幻想着美麗的城市，她追求的，是有一個人能和她抱着同樣的理想。秀文是不願意；耿誼珂是不可能。

誰能和她抱同樣的理想呢？她突然想起了浦落客。可是她把他拋開了。因為他是太小心了。她需要一個和她同樣年青的人，同樣不講理智的人，但是她找不出來。

當天晚上她忽然又想起一個改革高弗潘雷的方法來。

十分鐘之內，她拉着道深家的門鈴。道深太太自己出來開門。葛潞吻她的頰角，兩人走了進去。

——啊，你這美，真是人家眼皮的供養了！道深見了笑着說。

——你似乎太興奮了，這太太歎着氣說。

——道先生，您是位百萬家私的富翁。

——道深得意地說：

——我想我若能把一切的股票、田地、鐵礦、森林，完全變了現錢，也差不多有二百萬元了，這些錢，都是一點點苦力掙來的，而且我從來不浪費一文……

——把你這大部分的財產給了我罷！葛潞說。

——道深夫婦倆相互的看着，大樂了。道深說：

——哈，你比班牧師還要利害，他每次敲去的錢從來沒有超過十元的！

——啊，我並不是說笑話，我說的是實在話！你們的兒女都成人了，他們住在城裏，並且手裏都很有錢，當然你想留點兒名給人家紀念，你爲什麼不發起一件偉大的事業呢？爲什麼不把全市改造一下呢？去請一位著名的建築師來，計劃一個美麗的城市，把這些舊屋都拆掉。

——至此道深才明白她並不是在說笑話。

——這種計劃非要三四百萬元不辦！

——你一個人不是已經有二百萬了嗎？

——我拿血汗掙來的錢，給那些浪費子弟蓋房子嗎？並非我小氣，譬如她媽本來很可以用一個使女幫她做作，可是我倆仍舊是辛苦的操勞着，我們能拿錢來給流氓去花嗎？

——請別生氣，我的意思並不是要把您所有的家產都花掉，但是有你發起了，再有別人贊成，如果他們聽見你講到一個比較出色的市鎮……

——啊，我的寶貝，你的理想真是太遠大了，這市鎮究竟怎麼樣？據我看還算好。我聽見許多周游世界的人講，高弗藩雷是中部以西一個頂美麗的地方了。大家都認爲它很好。至少我們兩夫妻很是滿足。我們還想在巴沙底那買一所房子，搬到那兒去住哩。

一天，她走在街上遇見了瓊絲，但她看到這生着鬍鬚，披一件鏽外套的人，似乎比任何人都親熱，她便把她的計劃詳細說給他聽。

紅瑞人哼着說：

——和這老頭兒守財奴商量，總不能有好辦法。但是你也錯誤，你又不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你卻要替這

市鎮出力，叫我不這麼幹！我要這市鎮能夠自動。我們不要老頭子的錢，就是他有條件的贈給我們，我們也不要。我們想法要從他那裏收回來，因為那錢本來屬於我們的。你應該放出一些手腕來。好，你加入我們這班愉快的狂徒當中吧。有一天——我們能夠受了充分的教育，一旦掌了權，定然可以叫一切都變成合理化。

葛潑瞧着他，又從一個朋友變成了一個可嫌惡的披鱗外套的人。她不贊成狂徒和藍衫黨掌權。

她因此又發生了一個新的想頭，她想這些窮人為何沒人照顧？她把市政廳的計劃暫時擱了下來。

×

×

×

×

×

春光已不像一個含羞的處女，她終於莽撞的來到了。數日前泥濘的大道，現在卻鋪上了一層細沙。

當葛潑參加讀書會秩序委員會的時候，幫同決定秋冬兩季演講題目，她熱得有些兒氣喘。

讀書會主席斯徒小姐披了一身米色外套，問會裏有什麼新鮮的提議沒有。

葛潑立起來，提議會裏應該倡導幫助貧民。她的理想是很新的，她說：

——她不主張舉辦什麼慈善事業，但應該給窮人一個自助的機會；我們可以設立職業介紹所，婦女指

導所，並且由政府當局撥一筆大款，作為建造房屋的基金。

她問華太太對於這計劃可表同情。

華太太用一種審慎的神情說：

——各位對於耿太太的提議，我想一定是很贊同的，這個不但是一種義務，同時也是一種樂事。不過我

們假若不把它當做一種慈善專業看待，便是一個很大的損失。而且，倘若那些窮人，知道受了慈善專業的恩

惠，並不是享到應享權利，那他們也可以有一種感謝的心思。

她講後，斯徒小姐又補充幾句，她說：

——其實這裏並沒有真正的窮人，他們是在捉弄你啊。像你所說的史姐、荷芙、寡婦，我們常拿衣服交給

她洗，在去年一年當中，我們一家會叫她洗了十塊錢的衣服。我父親說那些人實在都是假裝的。

——並且我們也送給衆人不少舊衣裳。葉兒得太太說。
葛澗插嘴說：

——講到施捨衣裳，我也有些意見。我們送舊衣裳，最好縫補好了送給他們，這一年聖誕節我們會裏施捨衣服，大家把帽子衣服都縫好了再施捨，豈不是很有趣的呢？

——啊，他們的開工夫比我們多得多，他們得着施捨，就很領情了，何必還要替他們去縫好？司徒小姐說。
這時大家都瞧着葛澗。

基督科學圖書館主任維而克司夫人微笑着說：

——要是這些人明白基督科學的真義，那末也不至於走錯了路，變成窮人了。
葉太太贊成這話，她說：

——我覺得我們的會已經有不少的工作要做，像植樹運動囉，像農婦休息室囉……此外我們還在商議，叫路局在火車站旁邊闢一所公園，好讓大家逛逛。

主席補充着說：

——我也這樣想！秀文的意見怎樣？
秀文向各委員露出有機諷的笑容說：

——依我的意見，我們現在不必發起什麼新的事件了，但是聽葛澗女士的理論，不是很有趣嗎？我們現在有一件事要解決，我們應該反對敏尼坡力各團體發起的要從二城裏選出一位全州俱樂部聯合會的會長。他們主張推選白波萊太太，但是據我所曉得的，有人以爲她有口才，但是在我看來，他的學問和經驗，是很有限的。我提議不如由會內寫一封信給亞其巴沙湖俱樂部，要他們選舉我們的華倫太太做副會長，那末我們便贊成舉他們的黑吉兒，太太做正會長，諸位以爲這個辦法行不行？

——行，我們應該給點本領讓他們瞧瞧。司徒小姐道，而且我們應該反對白太太的提議，叫各團體贊助

女權運動。我想婦女不應該參政，是不是！

全體——除了一個是例外——個個都在點頭。他們在正式會議以外，又談到白太太的丈夫怎樣，每年的進款，她的住宅和汽車，她的演講姿勢，晚禮服等等。

最後，她們用三分鐘工夫決定下一年讀書會的題目，應該講陳設和磁器，還是講聖經的文學。在討論當中，又發生了一件不順當的事。葛潑說：

——我們在禮拜堂和主日學校不是講聖經都講够了嗎！

華倫夫人很不愉快的叫道：

——嚇，我想聖經上的道理是沒有窮盡的，我想這本偉大的古書，能够反抗二千年來異教的攻擊，至少是有一些思考的價值的！

葛潑急忙道：

——啊，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我以為我們不必限定研究雜誌裏的題材，我們儘可以討論一些關於現代的思想，不論是化學，人種學或是勞工問題……一些意義重大的問題。

會衆都用她們的客氣嗓子咳嗽。

——還有什麼旁的提議嗎？有人贊助秀文女士的建議，下一年討論「陳設和磁器」嗎？

秀文女士的提議通過了。

葛潑舉手的時候，心裏想：

——真糟糕！

×

×

試

試

試

美麗的五月天氣正在寒冬和炎夏之間，這是一個清和的時期。每天葛路出去散步，吸收些鄉間的新鮮空氣。

一個迷炫之辰，她回返到了幼年時代，並且重新感悟到自然的美。

她沿着鐵路走去。鐵道兩旁長着亂草，在草窠裏，隱藏着嫩黃的花朵，實在好看。她又走過了一條小溪，出了小林，走進草原。她又走着通到鎮的小路，路上野花叢生。

她瞧見一個農夫開着一輛汽車經過，他略停下來叫道：

「喂，耿太太，坐我的車子走吧！」

「謝謝您，我很喜歡散步。」

「今天天氣好極了，麥子長得已經足有五寸長哩！」

葛路不知道向她招呼的是誰，但是很感激他的盛意。這位農夫說話的熱忱，是她在市上從沒領到過的。在那兒她又發現了一座篷帳，一羣馬匹和一輛貨車。有一個漢子蹲在地上，拿一隻鍋在火上燒吃的東西。那人用眼睛望着她，原來便是紅瑞人。他叫道：

「喂，你到這兒來幹嗎？來嚐嚐這醃肉吧。彼得，彼得！」

另一個漢子從車的那一面探出頭來。

「彼得，這便是我們市上的耿太太來，耿太太，走過離來坐一會兒吧。我今年夏天要出門一趟呢。」

紅瑞人站了起來，走到鉛絲的籬邊，把鉛絲用手撥開，使她好鑽過。她鑽過籬的時候，不覺微笑起來。她的裙子給鉛絲抓牢了；他很小心地替她取了下來。

她在這穿法蘭絨短衫，黃呢短褲的大漢身邊，她愈顯得是一個嬌小玲瓏的可人兒了。彼得拿一隻桶倒放在地下給她坐，她坐下來問：「你預備到那兒去？」

紅瑞人笑着說：

——今年夏天，我要出門去販馬，我們雖是流浪者，但是對於公衆也有些用處的。我們對於相馬很有點經驗。我們向農夫去買了馬來，再賣給別的農人。我們過着帳篷生活，再暢快也沒有了。在我出發之前，還希望能夠來看您一次。但是，你最好和我們同去旅行吧！

——這倒很高興的。

——夏天我和彼得要旅行過大可達州。秋初過大谷山。我們過露宿生活。早晨我們安逸的睡在絨毯裏，看松樹上歇着的鷹兒，你以為如何？

——別再講了！我跟你走吧，但我怕有人說歹話造謠言。我或許將來也有這種旅行的一天，再會吧！

兩人握手分別，在轉灣的路上，她回過頭來向他招手。這時她像比前清醒了些，可是感到有些寂寞。青草和麥子在夕陽裏閃着光亮，像是柔麗的遊絲；天上的雲陣，發出紫金的顏色，她回到大街。

六月初，她常和歌誼珂兩人坐了汽車出去診病。她看見鄉人怎樣的敬重他，很覺得高興。她在清晨涼快的時候起身，喝了一杯咖啡，在太陽將升的時光，汽車已經到了鄉間，百靈鳥站在柺子上唱歌，野薔薇透出芬郁的香氣。

回家時已近黃昏，夕陽大得和車輪一樣；一望的麥浪，猶如海洋，四面籠着薄霧，一叢柳林，猶如海中的荒島。

剛近七月，天氣轉熱了。地上被陽光灼着裂了縫。農夫們在田裏喘氣，耕田的馬，身上不住的淌着汗。當她在汽車上等候歌誼珂診病回來的時候，覺得像坐在火墊上一般的熱。陽光射在眼簾上，有些頭昏了。

雷雨過後，接着起了一陣暴風，漫天飛着黃沙。

他們白天有時逛街，晚上熱得不能睡覺，索性把牀移到客廳裏，他們睡在窗口。晚上天氣如果涼爽一點，他們便出去散步，但是空中的蚊蟲成羣結隊，在臉上亂碰，或是竟會鑽到喉嚨裏去。

葛路想到北部森林里，和海濱去避暑。但耿誼珂說，這時候實在沒有空。成納托濛斯的衛生委員會請她去參加滅蠅運動。她雖然非常努力，但並不十分熱心，在熱得最厲害的時候，她便停止了工作。後來耿誼珂同她坐了汽車去看母親，在那兒住了一個星期。葛路和她的婆婆住在一起，他卻每天去行釣。

在美尼馬喜湖他們買了一座消夏的茅舍。

這茅舍只有兩個房間，一些壞了的椅桌，板壁上糊着花紙，放着舊煤油爐子。這個避暑地點很不錯，是在一座小山上面，山上長着許多榆樹和菩提樹，山下就是湖沼，湖的對面是一片大麥田，直接連到青蔥的林間。

鎮上的女太太們到了這裏，都忘記了服裝的競爭，大家都穿着夏布便衣，或是舊浴衣，坐下來閒談着，或者加入兒童當中游泳。葛路同他們遊戲，逗得小孩子們直叫。王麗且等幫助她預備野餐，接待每晚從城裏坐汽車來乘涼的友人。

晚上有時他們也跳舞，或是開音樂會，一羣孩子們圍着他們。如果能永遠過這種郊外生活，葛路定能很滿足了。是九月的天氣了，按照慣例，大家都得回到市上去居住，孩子們也要入學讀書，她們又預備過長久的戶內生活了。

葛路有了個沙龍

葛路最親近的人除了耿誼珂以外，就是秀文和浦落客了。但是因為耿誼珂和客拉客很親密，不十分贊成詩人和思想家，所以一切尙不能盡如葛路的心意。不過在他們的結婚紀念日，她請了秀文和浦落客吃晚飯，談話的資料大概不出於老來是否說謊的事吧。

浦落客確是鎮上最純善的人。他談到她的翡翠飾物和乳白色的外套，態度自然沒有一些輕浮的樣子。

在進餐的時候，他照顧她坐下，他並不多嘴，很像一個修道士的辛度。他談天談到很晚纔散，可是不輕易再來。葛潑在遺老當中認識了兩個人，便是老潘夫婦。他們住在荷蘭雜貨店的樓上，是收糧食的。她曾經去訪問他們過。

老潘夫婦到了年老時不幸把賺來的錢都賠空了，他們從前曾有一架起重機，他們住的雜貨店，店樓有一座極寬的扶梯，可以通到街上，樓上有律師的事務所，有牙醫室和照相館，還有一所武藝館。老潘便住在後樓。

老潘夫婦用一種老年人和羈的態度招待她。潘老太說：

——這裏的房子真小，真是委屈了你。我會和老頭兒講過，叫花子是沒有選擇的，我們很喜歡住在這裏，但是將來或許有一天，我們自己會有一所房子。但這房子也不能算十分壞。您說對不對？

葛潑把她的希望說給他們聽，潘家夫婦對於她的熱心異常感動，他們把改良高弗潘雷的原則，也講給她聽。

他們說：

——教會中要算浸禮會最完善的了。在音樂、演說、慈善事業和修養方面的工作，都够得上標準線。我們不需要這些新科學、新思想；我們所需要的是上帝的真理，和他獄的信仰啊。共和黨是上帝的機關，社會黨人應該用絞罪辦他。海羅德·貝爾·耐特是一位偉大的作家，在他的小說裏，教訓最多，據說他的小說賣了一百萬塊錢。

他們的人生哲學，還有下列幾個信條：

「熱天喝杯啤酒沒有什麼關係，但每天喝酒的人都得入地獄。」

現在的小姐們沒有從前的小姐們那樣貞潔了。
夏天冰淇淋不是必需的東西，可以拿有果子的點心替代。

目前麥子的價錢總得太貴。
如果世上的人都像潘老頭年青時候那樣的勤勞，就不會有困難和不知足了。」

葛潞聽了這番話，立刻想逃走。她回家的時候，頭漲得厲害。

一天她在街上遇見瓊絲但。

他說：

「叭，剛從夢但拉回來。這一個夏天美麗極了。我的肺葉全充滿了落機山的新鮮空氣。現在又回到高弗潘雷來預備和富翁們為難了。」

她對他笑着。潘家夫婦的印象漸漸的在她的腦子裏消滅了。

一三三

十一月的某個晚上，耿誼珂有事出去了，葛潞去訪老潘夫婦倆。不湊巧，他們也出去了。

她在公寓的廳上徘徊，像一個找不到伴侶的孩子。她見一間辦公室的門縫裏透出一線燈光。她去敲門，向開門的人問：

「請問潘家的人往那兒去了？」

她再一看，原來那人便是滄落客。

「啊，對不起，耿太太，我不知道他們到那兒去了。您請進來坐坐，等一等好嗎？」

哦……

葛潞想到在高弗潘雷，女人們不可以去瞧一個男子的。她想說不進去，但是腳步已經向前在移動。

——啊，我不會知道您的事務所就在此地。

——是的，我的事務所住宅和別墅都在此地。但是住宅和別墅這兒都望不見。

葛潑瞧着這到處是灰塵的事務所；呆笨的火爐，書架堆滿了皮面的法律書，桌上放着新聞紙，椅墊已經穿了，而且變了灰色。不過有兩件東西可以表現浦落客的性格：一件是綠呢寫字台上藍的花瓶，一件是書桌上放着許多高弗潘雷不經見的書：如摩斯爾板詩集，德國小說，還有一冊英國文豪蘭布小說集。

浦落客在房裏打轉，自己並不坐下來，他的一副眼鏡架在鼻梁上，嘴邊生了一撮棕色的軟軟的鬍子。他身上穿着高爾夫球的衣衫，袖子褶的地方已經破了。

他說：

——我倒沒有知道你和潘家夫婦很要好。潘老頭年輕時候，的確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可是我想他決不能和你跳舞。

——可是他確是一個很可愛的人，他可以說是屬於國家博物院的，他和葛蘭德大將的寶劍可以永垂不朽。但是浦先生，你告訴我，你想高弗潘雷究竟如何？

——它怎樣？

——我以為這市鎮有些不對勁。

——爲了他們喜歡溜冰，比較喜歡生物學更厲害一些是不是？

——這倒沒關係，我和他們溜冰滑，雪扔雪球，正如現在談心同樣的有味。

——我想無論怎樣，高弗潘雷並不是特別的糟。它和各處的市鎮差不多。有許多地方雖失去泥土氣，但還沒有染上煤煙的氣息。不過，總有一天鎮民可以到較好的城市去享樂的——那兒有音樂，有學院和爲浪漫的人物特設的俱樂部。他說：

她問：

——然則，你現在爲什麼住在這兒呢？

——因爲我中了「村毒」的病。

——這形容得太可怕了。

——一個有志的人住在一個地方太久了，就要犯這個「村毒」病。律師、醫生、牧師或者受過大學教育的商人，都不免犯這種病。他們對於世事都曾經經驗過，但是終於屈伏在某一個小地方，譬如我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但是我不情願把這痛苦講給你聽。

——請你不妨談談吧。

——蒲落客坐了下來，對着她的臉看。她覺得他眼珠向她注視；同時想起他是一個單身漢。她有些害怕，故意把眼光避開，他接着說：

——我中「村毒」是很容易診斷的。我生長在一個阿黑鵝州的市鎮，和高弗潘雷差不多大，但是那裏的人遠不如這兒的親善。我小時候進的一個教會學校，在那裏雖然有一班教士在講經，但是恐怕上帝只感覺到他們處處違背了他的教訓。從那裏我到了紐約，進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法科。我在那裏讀了四年。我不喜歡紐約。那是個骯髒離闊的地方，並且生活程度高得駭人。但那學校比我從前的母校卻要好得多。我每星期聽兩次交響樂；在頂上層的包廂裏，看男女名伶演劇；有時在格耐墨、賽公園散步，並且讀些書報。

——到後來聽見一位表兄弟談到這裏的一位福律師病了以後，他不贊成我整整偷懶五小時，而在一小時內把一切工作趕完的辦法，所以我們就離開了那裏。我剛到這兒的時候，立定主意要保持我以往的興趣，讀則詩集，常到敏尼坡力去看戲。我想這樣可以不至於變成一個落伍的人，但是我終久中了「村毒」。我讀了四本低級趣味的小說雜誌，才能讀一首詩。後來除了公事以外，也不常到敏尼坡力去。

——後來我決意要離開這裏去步着時代，但是我絕對的被「村毒」克服得不能動。辦理一些轉賣土

地的案件實在太便當了。以上便是我過去歷史，今後只留下了最末開玩笑的一章，不知那一天要有一個牧師站在我遺體前，誇獎我是一個「社會的棟樑和法界的先進呢。」

浦落客低頭瞧着寫字台，用手撫着花瓶。

葛路聽了這番話，心裏真想過去撫摩他的頭髮，給他一點安慰。她鎮靜的坐着說：

「不錯，這個「村毒」恐怕我也要染上着。有一天我總要離開……平常你對於我的吵鬧，總是謙卑地傾聽，可是如今我向你領教了。」

——葛路，請你別見怪。你今年多大年紀？

——我麼？二十六歲。

——二十六歲！我離開紐約那一年也正是廿六，現在我可已有四十七了。我好像仍舊是一個小孩，但是照我的年紀說來，已經够得上做你的爸爸了。但是我們不能不顧到高弗潘雷的道德觀念。我們不能喝酒過量，或者特別的放縱。在道德上和服飾上，我們也須遵守，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越軌，因為我們變成十分的虛偽小心。小說裏常描寫教士欺騙寡婦，但寡婦自己也喜歡他的假殷勤。至於我呢，例如我曾經大膽的向一位已婚的美貌女人求過愛，但自己不容自己這麼想，這是盎格路薩克遜民族的特性啊，我今天說的話太多了，並且已經有好多年沒說出口過。

——是的，不過我們對於這市鎮，真不能幹一點事嗎？

——我們的確不能夠幹什麼！說起來很古怪，大多數人的煩惱都是不必要的，譬如我們在高弗潘雷，已經有良田美地，生活是很舒適了，因此我們便有機會做出一些不快樂的事來。各宗教的歧見，有服裝的競爭，頂不好的是一種業務上的妒嫉。比如開雜貨店的，看見人家不去買他的，就好像人家搶了他的錢財，尤其使我悲觀的，就是律師和醫生，也免不掉這種成見。（說起來他們的太太也有份兒！）你想，醫生對同行的情形，就可明瞭。

——這個我不能承認！

——浦落客笑了。

——你說醫生的太太也有份兒，請你看我和馬醫生的太太有什麼最大的不合之處？講到她的母親西

——也許只有你一個，一個有信心的例外的人！

——行醫是救濟生命的事業，決不是刮錢的勾當啊。

——可是，耿醫生可曾和你講過，對待某老太太好一些，因為她薦舉他，可是不該這樣……

——葛路想到耿誼珂曾經對她談到關於白寡婦的事，她只好向浦落客帶着虛心的樣子看着他。

——浦落客跳起來走到她面前，摩着她的手，她心想對於他這種安慰，應不應該拒絕。

——他放下了她的手，走到寫字台旁坐下，又撫着花瓶，他突然說。

——啊，葛路，在法律上講，你可以拒絕我的結論，我實是一個老傻子，在分析一些很明顯的事實，你卻要

——抱一種反抗的精神。現在我要請問你的理由，你對於高弗潘雷覺得如何！

——啊，我簡直是感到苦痛！

——我能給你一點幫助嗎？

——你怎樣幫助我呢？

——這個我自己也不曉得，也許要聽你說話如何，今晚我沒有聽見你講過，你能相信我麼？

——我為什麼不相信呢？我雖然對你極滿意，但是我同你講話，或者要引起別人的誤會。

——可是你能不能有空到我這兒來談談？

——說不定，我每次預備做一些積極的活動，但全都失敗了，最好我還是安分守己做個平凡的人。

——但你千萬不要抱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

我對於你的指教，非常感激。啊，時候不早，我現在要走了。

——再坐一會兒，喝一杯咖啡不好嗎？

——我很願意，不過我怕旁人會多嘴。

——這個我倒不怕，我倒怕你要說什麼！

浦落客走到她的前面，握着她的手道：

——葛潞！你今晚樂嗎？

她很快的握一握他的手，便把手縮了回去。她並不願意賣弄風情，也不是故意的逃避，如果她是個樸

實的少婦，浦落客也是一個笨拙的魯漢。他在房間裏走着，兩手揣在口袋裏，嘴裏卻咕嚕着：

——啊，我……我幹嗎這樣？我去把迪龍夫婦找來，我們在一塊兒喝杯咖啡罷。

——那個迪龍！

——迪龍是剛到此地來的一個牙醫生，他們是一對年青夫婦，也和我一樣，住在他的辦公室後邊，他們

認識的人還不多……

——你去把他們請來吧……

於是他勉強提起精神說：

——好極！我去喊吧。

他從門口回過頭來，覷着她，見她倚在皮椅上。他輕輕地退出去，不一會，迪家夫婦進來了。

於是四個人便坐下來，喝浦落客在火油爐上煎的不高明的咖啡茶。他們談笑着，談些關於敏尼坡力的

事。大家都非常的投機。在十一月的涼風裏，葛潞走了家。

x
x
x
x
x

葛潞在路上往家走。

——決不，我決沒有和他戀愛着，我很喜歡他，可是他太像一個修道士了。我和他接吻，不決不假若他是二十六歲……

——呀，我是一個有節操的少婦，即使有一位清秀的王子……

——一位已經結婚了一年的高弗潘雷少婦，還要像十六歲姑娘，戀愛秀美的王子，恐怕說不過去吧！有人說結婚是一個奇妙的轉變。可是我並沒變。

——我不能戀愛，即使有一位王子來的話；我不能傷了維兒啊！我很愛他。真的！我依靠他。他就像我的家庭和孩子了。

——到什麼時候才真會有孩子呢？我倒是很盼望有一個。

——明天煮珍珠米粥，我可曾對沙說過，不要預備麥粉嗎？此刻她定然睡了。恐怕明天我又得起早牀……

——我向來很喜歡維兒，就是犧牲了狂愛，我也不能傷了他的心。如果有一個王子來的話，我只望他見一見就走開。啊，葛潞呵，你算不得是一個好女子，你是一個沒救藥的下賤女。

——天下有許多女子，第一次看見旁的男子就會欣羨，不！我決不是這樣的一個女子！我自認是一個羞澀的處女樣的新娘，但是如果這王子是年青敢於犧牲生命……

——但我不像迪太太那樣的不自重。她和丈夫要好卻做在臉上！她把浦落客簡直看做一個怪物一樣。

——那迪太太的襪子，不是真絲的，那是人造絲做的。她的兩條腿，倒也生得不肥，也算得秀氣。但是不見得勝過我的。我的腿是不是發胖了呢？我真怕發胖呢！

——我很愛維兒。他曾經醫好過一個農人的白喉，這種工作比我一切空中樓閣都強得多。

——帽子太緊了，我一定要把它放大些，浦落客瞧着倒很喜歡的。

——呀，快到家了。我冷得很。這時應該把皮衣取出來了。我幾時可以有一件貂毛的大氅呢？海狸究竟沒

有貂毛好。

我真愛維兒，他現在已回家，一定要嫌我回去太遲了吧。

維兒爲什麼總是把窗簾忘記放下，愛兒和一班頑童專門偷看人家。

呀，不要忘了珍珠米粥……

葛齡很快的走到廳上，耿誼珂拿眼從醫藥雜誌上擡起不瞧她。

喂，你什麼時候回家的，她說。

九點鐘光景，你只願在外面逛，現在已經是十一點半了，知道嗎？他用和善的口氣講，但臉上不大高

興。

你在家寂寞嗎？

呀，你也沒有把火爐下面的門關上了走。

該死，但是我平常並不老是會這樣忘記的。

葛齡倒在他的懷裏，他拿頭向後一仰，當心他的眼鏡，並且把眼鏡除下，把她抱一抱好，這樣不會叫兩隻

腿壓痛，他和她親熱的接了一個吻，說：

我不怪你，你平常對於這些事總是很注意的。天氣冷極了，我坐汽車回家，因爲太冷了，特地把旁邊

的窗幔都拉了下來，可是依舊冷得利害。

的確冷極了，可是我一路上走回來倒不覺得怎樣冷。

你出去散步的嗎？

我去看老潘夫婦倆，她決意又接着說，可是他們並不在家，我就去看蒲落客，在他的事務所裏坐了

一會兒。

嚇，你在那裏一直談到十一點鐘嗎？

那當然還有別人囉……啊，維兒，你覺得西湖醫士怎樣？

——西湖醫士？你問他幹嗎？

——今天我上街，遇見他的。

——他走路不是有些跛？他患風濕症，是一個落伍的人，我想他是不是自己在放血……

——耿誼珂說着，深深的打了一個呵欠。

——我們去睡吧，你回來的時候，把大門門上嗎？

耿誼珂走到門口，瞧瞧前門，又把樓下的電燈都扭熄了，兩個人走上了樓，一面鋪牀，一面在談話。她每晚仍舊在小間裏的屏風後面脫掉外衣。她老是將一隻椅子放在小間的前面，所以每晚她總得先要把椅子推開，然後脫衣。

——葛澱推着椅子，心裏有些覺得不痛快，但是隱忍着不說。耿誼珂又在打呵欠。房內的空氣寂靜異常。她聳一聳肩，然後說道：

——你剛纔講西湖醫士，可是你還沒有說完呀！

——他是一個非常機警的老傢伙。

——（那裏有什麼醫生同行忌妒的事。她心裏似乎在對浦落客說。）
葛澱拿套裙挂在衣鈎上，接着說：

——據說西湖醫士非常文雅，而且學問也很淵博……

——這個難說，我時常疑心他是裝腔作勢。他書房裏放着一些高深的書籍裝幌子，但是我想他背後也在看偵探小說。他不知道那裏學來的幾句外國語，就要叫人家信他是哈佛或是牛津的畢業生，但是有一次我在醫士題名簿裏看見，他不過是一八六一年彭雪物尼亞大學的畢業生罷了！

——這可別去管他，但最要緊的，他不是有一個老實的醫生！

——你說「老實」該如何講？

——譬如你自己生病的時候，要不要請他替你看病？

——不，我決不去請教他的！因為我不要這老江湖上門來。他那種女人腔調，看了都叫人嘔氣。他看肚子病或者對付幾個無知的鄉下女人，還混得過去，但要是害了實病，決計不能去請教他！你知道我不喜歡論人的好壞，但對於西湖醫士替瓊得凱太太瞧病的那種情形，我一輩子也不能饒他。瓊太太並沒有什麼病，只要休息一下就好了，但是西醫士一連去了好幾個星期，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去的，他後來敲了她很大的一筆錢！我爲這件事不能饒他。

葛潞披了睡衣，站在玻璃厨面前，她俯着身子在瞧她領下的一顆芝麻大的黑痣，最後用刷子一理她的頭髮。她一面刷，一面講：

——維兒，你和西湖醫士翁塔倆人，有沒有金錢的競爭？

——他上牀睡了。他說：

——不！我決不妒忌他拉了我的主顧，只要他是堂堂皇皇的。

——那末西醫士是不是正大光明呢？他可會調皮！

——調皮這個字最合宜。他簡直是一隻老狐狸精！

葛潞在鏡子裏似乎看見浦落客在笑，她的臉上有些熱。

他打着呵欠，又說：

——他太狡猾了。但是我不是吹，我的進款可以抵得過他們翁塔倆合攏來的數目，我並不分外的冀求。倘然有人去請教他們，自然隨他們的便。但是這次西醫士拍上了道深一家，實在叫人不服氣。道深不論頭痛牙痛，一向都是來瞧我的。時常因爲一些小毛病，費了我許多的時候，但是今年夏天他的孫子害了暑症，那時我們恰巧回到家鄉避暑，不知怎的，西醫士先拍上了道太太，他把她唬得要命，說那孩子是盲腸炎。結果騙到

了一百五十塊錢。如果他們不是對我有一些顧忌的話，一定要他們三百塊錢吧！我並不是一隻蠢豬，我總不願意平常替道深看病，應該要十元的，只要一元的，但是遇到實病，卻看見亮晶晶的一百五十元進了別人家的錢袋里去；再則，我的手段如果不比他們翁塔高明的話，那我也不用多講了！

她上牀的時候，覺得浦落客的笑繞在她的眼前。她又試向耿誼珂問：

——那麼西醫士比他的女婿要高明一些是不是？

——是的，西醫士雖則古板一些，還有些機警。可是幹倫醫生卻是遇見無論什麼事，總是亂撞，他說病人害什麼病，就是什麼病，不讓病人有半句話反抗。馬醫生唯一的本領是接生；他和那柯穩婆的本領差不多。

——西醫士太太的母女，卻和我很好。

——她們都在替她們的男人拉主顧啊。馬醫生的太太最有趣，我在街上招呼她，我看她那種似理不理的點着頭，簡直像頸子上有毛病似的。但是她還不錯，她的媽可更可惡，專門私下搗鬼。我對於她們家裏的人，沒一個能信任得過，馬太太雖然似乎是很爽直，但是你不要忘記她是西醫生的女兒啊！

——那末谷兒得醫生怎樣？你想他是不是比西醫生翁塔更壞？他常時喝酒，賭錢，並且還抽雪茄……

——這倒沒什麼關係，谷醫生是一個滑頭，不過他的醫學知識還可以！

她高興地問：

——他可誠實？

——哈哈！我倦極了！

他向被裏一鑽，重復把頭鑽了出來，好像酒水似的，他說：

——你說什麼？你說谷兒得誠實嗎？你不要把我的肚腸笑斷了吧！哦，我現在想睡了！呀，谷醫生！他比什麼人都刁滑；他給我上了好幾次當。他告訴甘落罷太太說我的產科手術不新。那真是該死！她立時跑來，一五一十的講給我聽，而且谷醫生是一個懶鬼，他打撲克牌的時候，決不肯把牌放下來，去看一個患肺炎的病人。

——我不信……

——我這些話沒有一點假！

——他常打撲克嗎？迪醫生告訴我，谷醫生找他……

——迪醫生告訴你什麼？他剛到這裏不久，你在那裏遇見他？

——今天晚上我在浦落客家裏遇見迪醫生夫婦倆。

——哦，你看他們怎樣？你看迪龍是不是輕薄的人？

——這倒不，他似乎是很機巧。我想他比我們這裏的牙醫要漂亮得多了。

——我們這裏有一位老牙醫生很不錯。他是內行。但是迪龍——如果我是你，一定不同他交談。他和浦

落客要好固然不關我的事，但是……

——這爲什麼？

耿誼珂這時似乎已很清醒了，接着說：

迪龍要和西湖醫生翁婿合作。老實說，我疑心迪龍就是他們找來的。他們薦病人給他，他也替他們介紹。

我對於凡是和西醫生來往的人，都不能信任。

她坐在牀上仔細的看耿誼珂，兩手托着下腮。在灰色的電燈光下，她看見耿誼珂的雙眉緊鎖着。

她說：

——維兒，我和你老實說吧。有一天有人對我講，在這鎮上，醫生們爲了金錢，互相妒嫉，比在大城市還要

厲害。

——是誰說的？

——那沒有什麼關係。

——我想一定是秀文。她是個有腦子的女人，可是她要把一張油嘴封起來，不讓它滴出腦汁，那樣算

是真聰明呢。

——維兒！維兒！你的話真可怕！這種下流的口氣——你知道秀文是我的好朋友，就是她說了這句話，你也不應該罵她。況且她並沒有說過這話。

他聳了聳他的肩膀。他這時穿着一件法蘭絨小衣，挺直的坐着，捏着他的手指說：

——好，她要是沒有說這話，我們便饒恕了她。不管這話是誰說的，你快不能相信他。天呀！你竟然這樣的誤會我啊！金錢麼！

這是他們結婚以來第一次真正的吵嘴，葛澹心裏感覺到痛苦。

他燃上一枝雪茄，狂吸着。他把洋火棒向踏板上一丟。

葛澹突然注視這踏板，就像是愛情墳墓前的石桌。

房裏很暗，耿誼呵不贊成把窗子打開。房間裏的空氣壞極了，在門外半明的燈光裏，只見有兩個人頭的影子。

葛澹央求着道：

——親愛的，我並不是故意的打擾你的睡覺，請你別再抽煙了。你煙抽得太多，快睡吧，真對不起。

——別客氣，我對你說，你相信人家說醫生同行當中存有一種妒忌的心，那便是你瞧不起高弗潘雷心理的一部，和你這種人相處的困難，就是你愛爭論，一點不肯隨和，遇見什麼事總要辯我現在也不願說什麼話，你的過處就是不肯了解大衆。你向來使自以爲很高貴，總以爲大城市是如何的好，你總想我們跟着你走……

——這話靠不住！我努力工作着，他們卻在旁邊批評，現在連你也在內。我爲着他們的利益，但是他們不能了解我的志趣，更談不到容納了。我對於美尼馬喜湖和一些村莊，都很歡喜，不過，如果我想到道敏拿游覽，那他們就要大不贊同了。

——哼，道敏拿，不管它是什麼地方，我想一定是個富豪的城市。嚶！總之，一個人有喝香檳的願望，但祇有喝啤酒的進款，照我們的進款，只配喝啤酒算了！

——呀，你這意思分明是說我不能節省，是嗎？

——我並沒有這個意思，但是既然你提起了，我倒順便向你說一句，我們的零用似乎太浪費些，比從前超出了一倍！

——是的，你說的也許不錯。我是不節省，但這只得怪你！

——怪我？你這話從那裏起說。

——你自己可以想想。

——奇怪，爲什麼要我想？你記得在一年以前，你跳着怪我忘記給錢你用。可是我憑良心說，我當時並不怪你，我只說是我的不好。可是從那次起，我可曾忘記交錢給你？

——的確沒有過，不過我的意思不是指這個。你應該每月給我一筆個人的用費。

——啊，你這話說得真有理！當然一個醫生是有一定的收入的！但這一個月拿一千，下一個月拿一百，那兒算得穩。

——這倒沒關係，我們可以拿成數來算。不然就拿你每月的平均數來算。

——你究竟存的什麼意思？你究竟想怎麼樣？是不是爲了我不講理？還是爲了我靠不住或者小氣？所以你一定要和我定下個條件？天呀，你這種樣子實在叫人傷心！我想我是很合理而且寬量，我有時很高興的想，這次我給她二十塊，或是五十塊錢，她心裏一定很高興的吧；但是你現在卻像是要和我索取離婚的贍養費一般。可憐我卻還是個大傻子，以爲我是待你寬厚！

——你不必憐惜自己！你這種抱怨的感想，自己正以爲是很合理呢。你所說的一切，我都承認的。確，你拿錢給我，我很是大方，而且也是好意。就好像我是你的情人一般。

——葛潞！

——不是說笑話！你自己以為是大方，就很滿意，但在我一方面看來，卻是侮辱。你就像拿錢給你的情人，當她的脾氣好的時候……

——葛潞！

——請你別阻擋我的話！——那末你以為你盡了你一切的責任了，是不！從今天起我不願意再拿你的賞錢了。請你把我看做和你合夥管家的一個人，大家來立一個預算，不然你就不要把我當人。如果我是你的情人，那末我還有權利可以揀我的意中人。啊，我非常之恨，我不願意談到希求金錢的話，即是希求到手，還不能像一個情人，拿錢去買了東西，依舊是用在你的身上的確，你很大方，你給我一元，你要我拿去替你買饋結，你給不給完全聽憑你的高興。我只落得一個不能節省的名。

——你應該用別的一種方法去觀察……

——以後我不能上街買東西了，即使買起來也不能多，而且時常打不定主意，因為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錢預備着。

——且慢！你知道你是在故意誇張。你說的一套什麼情人的話全是臨時想出來的！老實說，你並不是一個看重金錢的人。但是你的話，也許有道理。你應該用一種事務的方式來治家。我明天就立定一個預算的計劃，從今以後，我就照預算給你錢，同時你也可以立一本帳簿。

——謝謝你，你這樣辦法是再好沒有了！

——她帶着一種溫柔的口吻說。但是在他燃點雪茄的火柴光裏，看到他的眼睛泛着紅色，很難看。她坐着不作聲，等他講話。

——但這也算不了什麼「好」。不過是一個公平的辦法罷了。天曉得，我向來是個公平的人，我也希望旁人待我公平些。但是你的目光高過一切。比方就拿三母·客拉容講，又老實，又義氣，一個最好不過的人……

——是的，不要忘了，他也善於打鴨。

——不錯，他也是個很好的獵手！三母有時晚上到我們家來，你僅僅看見他唇邊啣着雪茄，或是在地下吐些唾沫，你就把他當做一只蠢豬看。啊，你沒有知道我是在注意着你呢，我希望你嫌惡他的神氣，未曾被他看出，但是我已經感覺到了。

——是的，我的確有過那種感想。哼，涕吐！很不幸我的心思竟被你猜着了。我曾經想裝出沒事的一樣。

——也許我所察覺的，要比你所想到的多得多！

——也許是的。

——你知道三母爲什麼不在這裏吸煙？

爲什麼？

——我怕你要討厭他。你把他嚇住了。他每次談到天氣怎樣，你總是嘲笑他，因爲他沒有談到詩文，或是歌德，或是其他的出色人物。你把他嚇得不敢常來了。

——啊，那真是抱歉得很——但是我現在確實知道你的話太誇張了。

——我不知道這到底是不是誇張！但是我得告訴你，倘若你這麼辦，你一定要把我的一些朋友都弄疎

遠哩。

——這真是抱歉。你知道這並不是我故意的——維兒，你說三母怕我，他究竟是怕我什麼？

——你自己不覺得比方說，他不把他的腳擱在另一隻椅上，也不把胸衣的鈕扣解開，或者和我開玩笑；他只好拘謹的坐在椅子上，和我們談一些政局，他也不敢隨意的發誓。三母假若不發誓總覺得有點兒不慣！換句話說，他除非要像一個鄉下人，不能舒服。

——這不過是大概的情形！你要曉得他爲什麼見你要怕呢？第一你問他一些他不能答覆的話——無

論那麼傻子也知道你是在論他的高低，還有你同他談起一些什麼關於愛人或是其他的話，正像你剛才對我說的：

——這位三母道學先生，在私人談話中的確從未談到過不正經的女子！

——平時我們對於那些優生學和其他一切，都是不談的。我已說過，你談話總是先給他一個威風，後來再談到許多他不懂的問題。或是你要跳舞，不然就把鋼琴碰的關上，再不然就坐着一句話也不講。你喜歡使性子，爲什麼不自己一個人使呢？

——啊，我親愛的先生，有時我想一個人清靜一會兒，實在是求之不得呵！你從浴室滿臉帶着皂沫，跑進來，向我叫着要短袴子，你想這種情形能叫我有美滿的夢境麼？

——嘿！

他似乎滿不在乎的樣子。並不答覆。從牀上坐起，咚的一聲走下地來。他穿着睡衣，在黑暗中顯出一種奇怪的神氣，走到浴室裏去。她聽見他在自來水龍頭上喝水的聲音。她對於他走出去那種情形非常着惱。她索性睡好，他走回來的時候，也不拿眼去看他一下。他也故作不理的樣子。他上牀以後，張着大嘴打呵欠，一面說：

——等着吧，等我們的新屋蓋成了，你就可以隨隨便便。

——要等到什麼時候。

——呵，總有那麼一天，你不要看不起人！可是我總不願借錢去蓋房子。

這一次輪到她「嘿」了一聲，不再去理他，她從被裏坐了起來，神態覺得很自大，背向着他，她從衣櫥的抽屜內找着一顆巧克力糖，她咬了一下，裏面有一粒可可仁，她叫了一聲「討厭！」把一顆糖向字紙簍裏一丟，又重上了牀。

這時，他一直在索羅着，說他爲什麼不要借錢蓋房子的理由。她心裏想他終究脫不了鄉俗氣。她非常恨他，她嫁給他真是大大錯誤，她答應嫁他祇不過是爲了不高興工作，她必定不再替他做旁的事了，她更不要

忘記明朝早上叫沙做珍珠米粥呀。她注意他的說話。他說：

——我想建新房子的那計劃，真是太笨。要等我把房子蓋好了，我的朋友和看病的人都要給你得罪完了。

她突然坐了起來，冷冷的說：

——多謝你，把你待我的真心都說給我聽了。如果你真這樣想，如果我是一個阻擋你的人，我不能再在這房子裏多留了。我還能自立！我馬上走，讓你可以能夠離婚！你要的女人是像一隻馴良的母牛，任你的朋友談些關於天氣的話，或者隨意的吐涕！

——別說那些傻話！

——但你不久就懂得我到底傻不傻！我說得到就能做得到！我知道你既是這樣討厭我，那麼我還能住在此地嗎？至少我的良心不容許我這麼幹。

——請你別亂說，葛路這個……

——亂說！亂說嗎？讓我對你說……

——……這又不是在演戲，我們是在正經地求得一個基本的道理啊。我們彼此都有錯處，大家都說了許多本不該說的話。我希望我們是一對幸福的詩人，整天的只談到一些玫瑰花和月色，可是我們究竟是人類。好吧，我們大家別再拌嘴了，讓我們大家都自己認個錯。你瞧，你常感覺高人一等，你並不像我說你的那樣的不好，但是你也不像你自己說自己的那樣好！你爲什麼要那般高貴？你爲什麼不能和尋常的人一樣呢？

她心想：

——這也許是因爲我幼年的狀況造成的吧。她停了一會，然後用像書本上的抒情字句回答：

我父親是世界上最慈祥的人，可是他總覺得比平常人要清高些。是的，他的確那樣！還有美尼沙達的山谷——我常坐在滿駕圖市的山岩上，一坐那麼半天，拿手托着面頰，想寫些詩句。我的身下有閃閃的鱗瓦，也有河流，河外便是一帶蒼翠的田野，遠處一直連到天邊——我的思想沉醉在那兒。我從前是住在山地，但是我到了這草原……你想一個人的性情和他的環境有關係嗎？你說！

也許是這樣，不過……葛路，你常講要從生活裏獲得你一切所能獲得的，不要讓時間過去，可是你有意地失掉了。很多家庭真正的樂趣，你對於人們一定要他們穿起大禮服來……

啊，還有晨禮服。對不起，我並不是有意的插嘴呀！

——叫他們參加許多的茶話會。比如拿葉兒得來說，你以為葉兒得除掉懂些木料的事，什麼也不懂得。你可知道他愛好音樂嗎？他常閉着眼睛，靜靜地聽唱片的歌舞音樂。或者像令克絲，你可曉得他是個消息極靈通的人嗎？

——真的嗎？凡是曾經參觀過州會議或是聽見講過英國大政治家格蘭斯東的人，在這兒就能得到一個消息靈通的銜頭了。

——我告訴你罷！看過好多的史書。或是拿汽車行的馬紅來說，他的辦公室內掛了許多的名畫。或是拿一年前去世的勃蘭維爾說，他在南北戰爭時是一個隊長，他認識休門將軍，而且還有人說他曾經和幽默大師馬克吐溫一同在尼華大州開過礦。在這一個小城市裏，就可以發現許多各色各樣的人物，假若你仔細去調查的話。

——你說的不錯，並且我也喜歡他們，尤其像老潘那一種人。但是我對於葉兒得那樣無聊的人卻不大瞧得上眼。

——這樣說來，我也是一個無聊的人了。

——不，你是一位科學家。我倒要調查一下葉兒得的音樂嗜好。可是他為什麼不表示出來，卻常常講些

獵狗呢！我要試一下行不行！

——好極。但是還有一件事，你應該對於我也要試一下呀！

——啊，你又要冤枉人了！我已經將一切都貢獻給你了！

——不，沒有，你以爲你尊敬我——你常表示我是怎樣的「有用」。可是你從沒想到我也有志氣的，正

同你一樣！

——不見得，我想你是個很知足的人。

——我並不像你所想像的一樣！我並不願意像西湖醫生忙碌的當一世醫生，到死讓人家讚說一聲。他

是個好人，但是沒有一點積下來的錢。我並不怕死後，有人論我的長短，不過我要有一點積蓄，讓我倆可以有

一天能够自立，並且我想蓋一座房子——我要在鎮上造一所很好的房子！假若我們高興出去旅行的話，立

刻就可以辦得到，我們身上有錢，就可以無圭無礙，到老也無憂慮。你可曾想到，如果我們有病痛了，該怎樣辦

——這倒我沒有想到。

——那麼我應該替你想到。如果你以爲我將老死在這裏，不想出去旅行，或見識許多有趣的事物，你實

在是不了解我。不過我是個實行家。我的第一步驟就是先賺錢——我投資在好的地皮上。你現在明瞭了我

的用意嗎？

——是的。

——那你就該知道我不是一個守財奴了吧！

——啊，親愛的，我真是不對！我是個糊塗蟲。我以後不再去訪迪龍了！如果迪龍和西湖醫士翁塔合作的

話，我也要恨他！

x

x

x

x

x

在那年十二月裏，他們很和好的過着生活。

葛路不再自命一個大改革家，卻安心做村醫生的老婆。

在夜深酣睡的時候，她隱約的聽到樓下一陣腳步響；接着一陣電鈴，耿誼珂嘴裏咕嚕着從牀上爬起來，好生的下了牀，輕輕替她把被蓋好，他穿上拖鞋和浴衣走下樓來。

在惺忪的神情中，她聽見一個農夫，用不規則的德語，和醫生在談話：

——喂，拜乃，有什麼事！

——早安，我的醫生，我女人白病勢很厲害，她的肚子疼了一整夜了。

——幾時起病的？

——不知道，大約有兩天了。

——幹嗎昨天不來找我，卻要把我從牀上喊起來？現在已經是兩點鐘了，爲什麼這麼晚來，驚擾你了，但是她從晚上起，病纔轉得利害，我以爲她等一會就好的，不料越來越兇了。

——發熱嗎？

——我想她有的。

——肚子那一面痛呢？

——嗯？

——（我用德文和你講）那一面是不是此地？

——對的，就在此地。

——那兒有硬塊嗎？

——嗯？

——我說有沒有硬塊，手指摸在肚子上似乎有一塊東西！

我不知道，她沒有告訴我過。

——她會吃過些什麼？

——她就是吃些我們常吃的東西——牛肉，白菜和香腸。醫生，她一直叫着。我求你去一趟吧。

——好，但是你下次如果再找我，要得早些來。拜乃，你家裏頂好裝一架電話。你們這班荷蘭人總有一天會病死，來不及找醫生呢！

——門關上，拜乃的車子在雪裏去了。耿誼珂打着電話，半響，纔聽見有人來接，耿誼珂道：

——喂，阿克，我是耿醫生。你趕快牽一匹馬來，現在地上的雪太厚了，汽車怕不中用。我要到城南八英里以外去診病。喂，你不要再上牀睡了，很好，你倒沒有用許多功夫。好，你就上這兒來吧。

他走上樓去；他穿衣服的時候，動作很輕，咳了幾聲嗽。她半醒的神氣，不情願開口。他很有思想地在大理石面的衣櫥上留下了一個字條，寫明他的去處。在寒冷的冬夜，他一句埋怨的話也沒有，跑出門去了；她在睡着以前，心裏很愛他的強健，她心中懸想着他雪夜騎馬去應診的勇氣，那驚慌的一家人怎樣盼望着他，孩子們在窗口等候他。她忽然想到他好像一隻在洋海裏遇礁的船上的無線電員，又像是一個帶病的探險家，被跟隨的人們拋棄了，單獨的走進了森林……

在清晨六時，玻璃裏微微透進了一絲亮光，隱約的可以看出房裏一些陳設。她聽見他在天井裏的步履聲，又聽見他在通火爐，又添了煤。

睡在牀上她覺得異常舒適，她想等她起身的時候，屋子裏一定很暖了。把他的才幹和她的慾望比較一下，她真要羞愧無地呢！

——當他上牀的時候，她清醒了。

——好像在幾分鐘以前，你起身的！

——呀，我已經出去了四個鐘頭了。我在一家荷蘭人的廚室裏，給一個女人割治盲腸。她險些沒有救，但

是已經被我挽回了。

耿醫生立刻睡熟了。約一個鐘頭以後，他又忙着替鄉下人應診。在她熟睡的當兒，他曾經出過遠門，替一個鄉下女人割治盲腸，救活了一條性命——她奇怪地想着。

這無怪他要瞧不起懶惰的西湖醫生翁婿了！這種技巧和耐勞，斯文的浦落客自然萬萬趕不上的。

耿誼珂叫道：

——喂，七點一刻了！你可起來用早餐了！

這時候他的樣子又不像一個英雄科學家，又變成了一個平常人了。他們一同喝咖啡，吃一些餅干和香腸，談談家常的事，晚上的一幕的印象已經消失了。

在星期日下午，有一個鄉下人到鎮上來請耿誼珂看傷腿。他坐在一輛馬車後面的搖椅上，面色慘白。一隻傷腿跪在前面，腿上蓋了一條毯子。他的老婆趕着車，她和耿醫生一同扶着病人，走進了屋子。

——這是海福·萊耳生，腿上的斧傷很重，他家離這兒有九里路。

耿誼珂對葛潞說。

葛潞幫着打了一盆水，耿誼珂把病人扶坐在椅上。一面笑着說：

——海福，你不要急，包你一個月後就可以復原。

海福的妻子坐在榻上，裹了一件男人穿的皮襖，套一件大背心。頭上的花綢手帕，裹在脖子後面了，圍裙上放着一副毛織手套，嗒然若失的神氣。

耿誼珂把傷腿上穿的德國式的紅色毛襪退了下來，裏面還有兩層白色和灰色的薄襪子，再裏邊便是綳布。解開綳布，傷腿上泛出死白色，在傷口的四週，泛出鮮紅的顏色。葛潞看見這傷，把雙肩聳得高高的。

耿誼珂小心的在傷疤的四面看了看，對海福夫婦微笑道：

好極了！這傷疤結得很不錯！

海福瞅他的女人，她說道：

——醫生，你的診金該多少？

——哦，等我算算看——門診二次，出診一次，一共十一塊錢，糊蠟。

——不知道那一天我們纔能付清你的診金。

耿誼珂走到她的面前，拍拍她的肩說道：

——請放心，你就是不給我也沒有什麼關係！等到秋收以後再付得了……葛潞，你和沙誰空，替他們拿些咖啡和凍羊肉出來。他們回家，路途很遠，實在有些冷哩。

耿誼珂清早就出去應診，她看書把眼也看得酸了，秀文又沒有空來喝茶。她在屋子裏亂轉，房子裏面和街上是一樣的冷靜。她想他究竟會回來用晚餐嗎？還是獨個子先吃呢？平常每天規定六點鐘吃夜飯，但是現在已經是六點半了，他還沒回來。她和沙兩人猜想了半天。是接生就攔了時間呢？還是到旁的地方去應診去了呢？還是鄉下的雪積得厚，不能坐汽車回來呢？

汽車的喇叭，嗚的叫了一聲，馬達軋軋地響着，過了一會纔停。

葛潞奔到窗口見這汽車經過雪地，停了下來，耿誼珂開門走了進來叫道：

——你等得很久了！吧！汽車在路上出了兩回事，可是沒有什麼關係好，我們開飯吧！

葛潞走到他的面前，在他的皮外套上拍拍，她的手指覺得光滑而冰冷。她高興地向沙招呼道：

——醫生回來了！開飯吧！

她對於耿誼珂醫術的成績，雖然沒有在書報上面看見什麼記載，或是有什麼大學贈給他一個榮譽的

博士街頭，但是有一個新近從美尼沙達遷移到沙斯克莊的德國農夫，給了他一封信，上面這麼說：

「親愛的耿醫生：

今年夏天承您替我看了幾星期的病，很見效驗，真是感激不盡。我到了此地，病又發了，請這裏的醫生看過，他開了一個藥方，但吃下去卻並不見好。他叫我不用吃藥了，您以為如何？

聽了他的囑咐，我不吃藥已經有一個半月了，但是病一點也沒有好，吃下東西去，胃裏老是作梗，並且時常心疼，臂膀發虛，頭疼得厲害。醫生，你覺得我的病怎麼樣？勞您的神，指教指教。」

葛潞在藥房裏遇見浦落客。他柔和的說：

「啊，好久不見了。」

維兒和我到鄉去了幾次。他是這樣一個人——你可知道像我這班人決不能了解他。我們只有一張批評旁人的嘴，其實都是懶惰蟲，他卻能一聲不響的，切切實實的去幹。

她買了硼酸，和店員談了幾句。浦落客向她望望，走了。

葛潞時常想出許多遊戲的法子來，調劑每天刻板的生活。她織了一方紫色的圍巾，晚餐時放在盤子下面。他看見後，似乎很難爲情的問：

「——今天是誰週年紀念嗎？該死，我卻完全忘記了！」

一天，是下午三點，她拿水壺裝了熱咖啡，又拿了一盒剛出爐的餅，走到他診所裏去。她把一包東西放在門外，朝裏張望着。

這診所非常簡陋，是耿誼珂從以前的一位醫生頂下來的，他不過新添了一張白色的手術台，一架又光的用具，一隻殺菌器，和一架小打字機。診所一共有兩個房間：一間候診室，裏面放着直背的椅子，一張松木桌，

桌上放着幾本沒有書面的雜誌，靠大街一面的一個房間做診室，還有一個小房間，便做了化學和病菌的試驗室。地板上，都沒有地毯。

她看見兩個女人在等候醫生診病，她們僵直的坐着，好像癱了的一般，還有一個穿鐵路制服的工人，用手扶着有繃帶的右手。他們瞧着葛潑。她坐在椅子邊，似乎覺得有些奇怪。

耿誼珂從診室裏面，送了一個有鬍子的病人出來，他安慰着那人說：

——你的病沒多大關係，只要小心些，我說給你聽的幾樣食品，你別忘記了。趕快去配藥吃，下禮拜再來
看啊，你最好不要再多喝啤酒了。

他在說話的聲音裏帶着一種懇切的聲調，他淡淡的向葛潑望着。現在他像是一架看病的機器。

——葛潑有什麼事他問。

——不要着急，你先做你的事吧。

——好……

他猜不着是什麼事，她自己心裏，有一些不安定。她似乎要向他說：

——並沒有特別的事，倘然你很忙的話，我就回去了。

葛潑一邊等候着，一邊對自己的行爲感得好笑。這還是她第一次注意到候診室。是的，醫生的住宅有美麗的窗幔，有睡榻，有電爐；但是在候診室裏，卻是這樣的簡陋！她不能怪耿誼珂，要怪她自己的疏忽——她曾經主張改良市鎮，卻沒有想到要改良這診所啊。

等病人都走了以後，她才把包提了進去。

耿誼珂問道：

——這是什麼？

——你先背轉身去！看着窗子外邊！

他毫不抵抗的服從了她的命令。她喊一聲「好！」一桌上有許多糕餅，糖食，和熱騰騰的咖啡，整整齊齊的放着。

他驚奇的笑了。

「啊，這真是一個新鮮的玩意！我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更有趣的事呀，來得很好，我正覺得飢餓。這餅做的真不錯。」

她乘着談得起勁的時候說：

——維兒，我想把你這診室重新來佈置一下！

——爲什麼？這樣不好嗎？

——太簡陋了。我們對於來看病的人，應該給他一個比較好的地方。而且從營業上講，這也是很要緊的。她說着，覺得自己很有見地。

——我倒不怕沒主顧上門，你知道，我爲什麼要節省。並不是照你所說的，我是只知道貪錢……

——快別那麼說！我也不是批評你，也沒有傷害你感情的意思！我的意思不過是……

但兩天以後，她在候診室裏掛了幾幅畫，添了幾張籐椅，並且鋪上了一塊地毯，在形式上確雅緻得多了。

耿誼珂也承認道：

——看起來倒很合式。起先我沒有想到，我想我這個人是非有人勉強着我不成的。

她心裏也非常滿足，這一下可算得是一位能盡職的醫生太太了。

葛漪想竭力的拋棄一切幻想，並且擱下這反抗時代的觀念。她想能夠對待大臉，生着硬鬚鬚的令克絲和對待瓊絲，又或者浦落客一般。她做過一次讀書會的主人，並且好容易的去找了一次白寡婦。

白寡婦雖然住在間壁，但她只去過三次。她帶了一頂皮帽，因此她的臉越發顯得小些，她揩去了嘴唇上

的騰脂，走到白家去。

白寡婦的房子雖然只有造了二十年，但已經像一座古廟，瀰漫着一種木乃伊的氣味。房子的路口放着兩塊上了黃漆的石頭，靠外面的一間房，窗外的青籬，所以也用不着幔子；廚房裏放着幾張椅子。

葛潑道：

——我們就坐在廚房裏談談吧。你不必麻煩再生上客廳的火了。

——一點兒也不麻煩。你是難得來的客人，這廚房簡直太不像樣了。我一向愛乾淨，但是禁不起愛兒的糟蹋，我和他不知講過幾百遍。親愛的，你還是那邊坐吧，讓我來生火，一些也不麻煩的。

在生火的時候，白寡婦不住的措着手，葛潑上前幫助她，她連忙說：

——你別動！我雖然不大中用，但是對這些粗事，還會做。

廳內鋪着地毯，還放着一架風琴，琴上放一隻花瓶，一支口琴，一本讚美詩。正中桌上，有一本百貨公司郵購部的樣本，一隻銀照相框裏放着浸教會教堂的照相，旁邊還有一張老牧師的像。

在他們談話中，白寡婦說到齊牧師口才如何好，冬天怎樣的冷，柴，什麼價錢，大雅新近又理過了髮，和關於愛兒的話。她說：

——我曾經向主日學校的先生講過，愛兒的性格也許太野，這是因為他的腦力比別的孩子足，那個鄰下人真豈有此理，說愛兒偷他的瓜，完全是瞎說，我想非要到法庭告他一下不可呀。

她又詳細的描述些關於別耐飯店女招待的謠傳。

——大家都知道她的媽是如何樣的人。若是那些販貨的商人不去引誘她，那她也不致於壞，但是我想，她不應該想瞞着了，她還是早進救濟院的好。親愛的葛潑，喝一杯咖啡可好？白孀孀這般的稱呼你，想你不會見怪吧？我和醫生認識很久，他的媽住在此地的時候，我也和她很要好，你這頂帽子貴不貴？

她把椅子拖近一些。她寬大的面龐，上邊有許多黑痣，髮上有一縷縷的黑毛，起縐的臉上現出一種老練

的神氣。笑起來更露出黑的蛙齒，她講了許多話給葛漪聽。她說：

——啊，我真不懂人們的言行，怎麼會不一致。你隨便怎樣，料不透許多的黑幕。在此地，我要是不拿宗教來教給愛兒的話，他絕不會這樣的天真。我那一天聽說黑斗喀看中了敏尼坡力的一個女職員，可憐王麗且還不知道——這或者是報應，因為在她嫁給黑斗喀以前，她也不知道有過多少的男朋友。我不願意說人家的壞話，但是至少我知道王麗日曾經和一個男朋友接近，她們的經過太不像話。還有那開雜貨店的成生，他自命很標致，我知道他和一個鄉下人的妻子很要好——還有那瓊絲和納德·希客司……

如果聽了她的話，好像全市上除了她自己，另外沒有一個好人，所以她這樣的痛恨別人。

無論什麼事她都知，並且她總是碰巧的在一起。她說，有一次她正湊巧經過，在浸禮會的交誼會裏邊，窗幔縫里她看見一對男女拉着手。

——還有一件事——我不願說人壞話，但是我在我家的屋後親眼看見你家的沙和雜貨店的小傢伙在一起。

——白嬌嬌我相信沙就如同我相信自己一樣呢！

——呵，親愛的，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知道她的人品，很不壞，但是她不懂世務，我希望那些年青人不要給她當上，他們全是爸媽養壞的，依我的主張，無論對於男孩或是女孩，在結婚之前，不許他們多來往。

——我主張這些浪蕩子一個個都應該送進主日學校去學一些正經的學問，不要一天到晚的抽煙和閒逛——一些跳舞場真是墮落的地方，許多青年緊緊的攬着小姐們——啊，真可怕。我曾經向市長說過，他應該禁止這些有傷風化的事……

葛漪坐了半小時，實在覺得受不了，便站起身來逃了出去。

她回家以後，自己思想：

——要是這女人是屬於天使的一面，那末我祇能屬於魔鬼的一面了。但是——她不是和我一樣嗎？她

也要改革這城市！她也批評別人，她也想男人們的鄙俗！我是不是和她一樣想起來真可怕！

當天晚上她不但答應耿誼珂玩牌，而且慫恿着他，她並且打起精神注意他講買地皮的事。

X X X X X X X

記得在他們倆戀愛的初期，耿誼珂曾經給葛潞看過一張農人歐斯東的小孩和房屋的照相，但她從沒見過歐斯東本人。

獲十二月中午的下午，耿誼珂給她電話說：

——今天天氣很暖，你和我一起坐車看歐斯東去好嗎？歐斯東害着黃痘病呢！
——好的！

她即忙穿上了羊毛襪，長統靴子，絨緹衫，帽子等等。

地上雪厚得很，汽車簡直不能走了，他們祇好坐一輛馬車而去。

大雪鋪在街上和廣場，路旁一些房屋，看來覺得格外矮小和荒涼。他們穿過火車的軌道，立刻便到了鄉間。駕車的兩匹大馬，鼻尖冒出氣息，撒開腿兒跑。耿誼珂純熟的拉着僵繩，心裏正計畫着什麼，沒有理會葛潞冬天的陽光淡淡的映在白雪上，路旁野景，委實好看。

馬章走進一片開墾了的田地，在二十年以前，那裏是一個大的森林地帶。在這兒滿眼看見的只是漫漫的白色，她的耳鼻覺得有些刺痛，鼻子裏的氣水，把領上弄濕了一塊，指尖也凍得有些發僵了。

她說：

——此刻冷些了。

——

他們走了這三英里路，只談了幾句話，可是她覺得很高興。

大約四點鐘光景他們到了歐斯東的家，她回想到以前看見的照相情景：墾過的田地，田溝，板屋，上面蓋

着乾草的屋頂。可是歐斯東現在是有了錢了。他用那板屋做了穀倉；另外蓋起一所新房子來。屋旁的樹木早已斫掉。這房子一些遮蔽也沒有，在冬天叫人覺得格外的寒冷。

他們在廚室裏，受着主人們熱烈的歡迎。

歐斯東的妻子邀她到廳上坐去，她看見在廳上放着一架留聲機，一隻皮面的橡木小書桌，葛潑假在廚室的火爐旁邊，請歐斯東夫人別那麼客氣。她陪着耿誼珂去瞧病人以後，葛潑把廚室一切的佈置，仔細的看過一遍。那裏面有一隻碗櫃，靠牆有一只桌子上，一邊有煎蛋和香腸的油漬。牆上的月份牌上有一個石印的美女像，有雜貨店的瑞典文廣告，還有一支寒暑表和一隻火柴架子。

走廊裏有一個四五歲的孩子看着她；那孩子穿着一件黃呢的襪衣，一條褪了色的袴子，鼓着一對大藍眼睛，嘴唇薄薄的，上額很寬闊。他避開以後，又向裏面偷瞧，把手指放在嘴裏，因為見生人有些害臊。

葛潑想起她和耿誼珂坐在獅拿鈴古壘旁邊的情況來了。當時他說：

——你看這受驚的小孩子，他們就需要像你這樣的人啊。

那時候她是在神祕的雲圍裏——陽光，輕爽的空气，和愛人的奇異的心理。她想到這裏，伸手向着那孩子，一面對她那純潔的回憶覺得快活。

那孩子走到門邊，帶着懷疑的神氣，舐着他的大拇指。

她向他招呼着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嘻嘻！

——過來，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以前有一個美麗的公主和一位太子……

她亂造了一個故事，孩子聽得很起勁。笑聲便停止了。電話鈴聲忽然響了。歐斯東的妻趕忙過來接着說：

——是的，這是歐斯東家。哦，你找耿誼珂醫生有話說嗎？

耿誼珂接了過來，說道：

「喂，那裏你是大雅嗎？有什麼事？穆更羅家好，割手臂嗎？好，知道了。大雅你頂好吩咐阿克，把我的外科用具送去——並且帶一些古羅芳去。我就逕向那裏去。今天晚上也許不回家了。葛潑嗎？我想她能幫助我上悶藥。明天見吧。咳，那些話明天當面再談罷……」

耿醫生向葛潑道：

「穆更羅住在離開這裏西南十英里，他因為砌牛欄，手臂給木樁軋斷了，傷勢重得很。大雅說，他的手臂也許要砍去。我們一直到那邊去。又要累你跟我跑一躺……」

「行，我沒什麼要緊。」

「我想你會上麻藥不是？往日我總叫車夫做這件事。」

「你只要教我一下就會了。」

「培茜，你不要替歐斯東着急，他的病漸漸的會好起來的。明天你派一個人到大雅的藥房裏，把藥配好，每隔四句鐘，吃一茶匙的藥水。再見吧！呀，這個小孩子培茜，他不是從前常生病的那孩子啊，他現在長得這麼大了，將來一定比他的爸爸還要壯實呢！」

耿誼珂把那孩子逗得活躍起來，這是葛潑自認所不及的。

乳白的天空中，夕陽愈顯出一片紅色的光波。遠處紅色的穀倉，卻變成了一座紫蘭的高塔，籠罩在暮色中。棕色的大路漸漸瞧不清，他們坐的馬車在黑暗中往前進行。

沿路馬車顛簸得很利害，並且天又冷，馬車走到穆更羅家的時候，葛潑已經在車裏睡着了。

穆家的房子並不怎麼新，也沒有留聲機。在那廚房裏，只聞見一種奶油和白菜的氣味。穆更羅躺在餐室的榻上。一個胖女人，臉上顯出焦慮的神色。

葛潑料想耿誼珂一定要有驚人的舉動了。但是他很小心。他和病人說：

老穆讓我過一會替你看看。他又向老穆的女人輕輕的說：藥房裏有沒有把我那黑皮包送來了？啊，很好。現在幾點鐘了？七點。請你先給我們一些東西吃吃。你們的好啤酒還有不有？

在四分鐘之內，他的晚飯已經吃完。他把外衣脫去，捲起了衣袖，用一塊黃色的肥皂，洗淨雙手。

葛潞吃飯的時候，不敢把眼睛向病人看。老穆正在吟呻。偶然她眼光看到病人身上，看見他穿了一件藍色的法蘭絨襯衣，頸上像雪茄煙一般的顏色，領口敞開的地方，露出稀稀的黑毛，身上蓋了一條被單，像是屍首似的躺著。右臂露在外面，包紮的布上現着血跡。

耿誼珂很愉快的樣子走到病人那裏，她跟著他小心地給他解開了的包布，血肉模糊，露出一隻手臂來，病人直嚷。葛潞看著房裏好像充滿了肅殺的空氣，又好像覺得暈船似的。她逃走到灶間裏，一定神。在恍惚中，聽見耿誼珂咕噥著：

老穆，這種情形恐怕還得用手術，你怎麼受傷的？是不是碰着鏟刀？讓我替你診吧。葛潞！葛潞！

她兩腿站立不住，眼前好似生了一層薄膜，耳朵裏只覺得隆隆的發響。她挨到餐室裏，似乎要暈過去，她倚餐室的牆站着，身上只覺得忽冷忽熱的。耿誼珂道：

葛潞，你幫穆太太和我把他擡到廚桌上去。你先去把兩張桌子拚起來，把絨毯和被單鋪在上面。葛潞聽了這話，好像領了敕旨一般，於是她去搬動桌子，把上面抹拭乾淨，鋪上了被單。她的頭腦清醒了些，她鎮靜地看著耿誼珂和老穆的女人。他們替病人換上一件乾淨的睡衣，又替他把手臂洗乾淨。耿誼珂取出他手術用具。她看見他雖然沒有醫院裏的設備，但是很從容的施行手術。這種果敢的態度，好像是在什麼書本裏看見過似的。

她幫着他們把老穆扶進廚房裏去，病人因為神經錯亂，連兩條腿都不中用。他的身體變得十分沉重，身上一股汗臭，和骯髒的氣味，她拿臂挽着他的腰，頭靠著他的胸口，扶着他向前走。

病人隱上桌子以後，耿誼珂放一隻半圓形的鋼絲和棉布的罩子在病人的臉上，耿誼珂向葛潑道：

——你坐在他的頭前，滴這瓶以太液——你看像我這樣快就成了。我要注意他的呼吸。啊，你上悶藥的成績真不錯，啊，老穆，你現在放心了。一點不會給你吃痛苦的，你儘管放心的睡吧。

葛潑一面戰兢兢地按照耿誼珂吩咐的快慢，滴着以太液，一面用一種崇拜英雄的心理，瞧着耿誼珂。他搖頭叫道：

——這燈光太暗。穆太太你拿燈站在此地吧。

在半明的燈光下，她很快的施行着手術，屋子裏非常寂靜。葛潑看着耿誼珂，但是不去看那滴滴的鮮血。以太散出來的氣味，甜蜜得窒人，她覺得身子似乎飄蕩起來。她的手臂一點兒氣力也沒有了。

她對於鮮血還可以忍受，但是當耿誼珂用鋼鋸在骨頭上沙沙的鋸着的時候，叫她有些忍耐不住了。她覺得有些發暈。她聽見耿誼珂的聲音說：

——你覺得不舒服嗎？到外邊去一兩分鐘，現在老穆可以不致於會醒。

她摸着門球，到外邊深深的呼吸，腦子纔覺得清醒了一些。她走回來的時候，看見室中的全景：廚房裏面放着兩聽牛奶，壁上掛了些火腿，廚房當中，有一盞小洋燈照着，這燈抓在一個受驚的胖婦人手裏，耿誼珂灣着身子，俯在病人的身上，臂上濺了血跡，他雙手套着淡黃色的橡皮手套，臉上沒一點兒表情，他擡頭對那鄰下女人說：

——你再把燈好好的舉一秒鐘就行。

——雖然他講的是粗俗而不正確的德語，但是這和生死有莫大的關係。我看法文和德文的書，儘講些浪漫的事蹟。可是我在想，我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啊！

葛潑走回來的時候，心這麼想着。他半響說道：

——好了，不要再給他以太了。

他一心注意在束緊一根動脈。他的吩咐，似乎帶着英雄的氣概。

在他包紮的當兒，她說：

——啊，你的本領真不壞！

他很覺得驚奇。

——哼，這算不了什麼。像我上星期遇見的一個病症（我還要一點水。）上星期我遇見一個胃癱的病症，那纔叫危險呢。呀，我現在很疲倦了。我們就睡在這兒吧，這時候回家來不及了。我想天氣又要有大風雪啦。

他們倆睡在一張毛褥的牀上，用皮大氈蓋在身上，清早起來，水壺裏的冰已凍得很厚了。

他預料的大風雪卻沒發生。當他們從老穆家動身的時候，天氣轉暖了，空中霧氣未散，馬車在路上約走了一英里，耿誼珂對北面的一朵烏雲，很注意的望着。他鞭着馬，趕快向前跑。葛潞看着沿途的風景，很覺淒涼。地上堆着白雪，殘餘的麥穗子，和許多的叢樹，都飛也似的掠過去啦。在小山下，有大片的蔭影，鄉下人房子邊種的柳樹，柔和的枝子在風中搖蕩。大地現出一種殘酷的景象。一朵烏雲，慢慢地推到天頂了。

他，猜想着說：

——我們怕要遇見大風雪吧，可是不管怎樣我們總可以趕到前面的田莊去。

——要起大風雪嗎？真話嗎？我們小時候覺得大風雪是頂好玩的呢。爸爸因為大雪，就常常在家，不到法庭裏去，我們一籬腰兒站在窗前，看着外邊的雪景。

——但草原的大風雪，並不是玩兒的。失蹤，或凍死過去，我們斷不能冒這個險。

他向馬呼喝着。這時車如箭一樣的往前直奔，在硬土塊上顛動。

忽然間天空下着鵝毛片的雪花。馬車和皮大氈上，即刻罩上了一層厚雪；她的臉也被雪打得濕了。空氣

的溫度，立刻下降。雪片愈下愈大，從四處八方飛來，直撲向她的臉上。

百尺外，一點東西也看不見。

這時候他特別注意。他身軀向前傾，用皮手套緊抓着馬韁。她相信一定可以趕到避雪的地方。

四週的一切都陷失在這漫天的大雪裏。他彎下身子來對她說：

——只要注意馬跑得好，我們定能够安然回家的。

忽然馬車震動了一下，車子跑開了大道，兩隻車輪子向路旁的溝邊一側，可是因為馬跑得快，車子即刻又走上了原路。她透了一口氣，把毛絨衫，向領邊拉上了。

馬車往前跑，經過一個像牆一樣的黑東西，耿頭珂叫道：我曉得這是穀倉！

他把馬車停了。她從衣縫裏看見他牙齒咬着下唇。

——那邊是一所屋子。你披好了大氅，我們去避一下雪吧，他叫道。

葛潞由車子裏出來，就像跳進冰水裏游泳一樣。她走下地，向他微笑着。她的臉子像個小孩子一樣，凍得泛出蘋果的顏色來。在瘋狂的雪片之中，他把馬從車子上鬆下來，回轉身子牽着兩匹馬的韁繩。葛潞也用手牽着他的袖子。

兩人走進了一座穀倉，它的外牆正對着大路。耿頭珂摸索着，找到了大門。從門裏穿過去，還有一個小小的天井，再裏邊便是倉房了。屋裏邊暖了許多啦。這兒的靜寂，叫他們覺得一種奇異的感想。

他留意的把馬牽進厩裏去。

她的腳趾差點兒要凍掉了。

——讓我們跑到那邊的人家去吧。她說。

——此刻我們不能去，恐怕找不到那屋子的地方。我們走十英尺或許認不出路來。我們暫時就在這兒避一避，等雪勢小點再說吧。

——我的腿凍僵啦！不能走哪！

他把她拖進廐裏去，替她脫去套鞋和皮靴，他一邊替她解皮鞋帶，一邊用嘴呵她凍得像紅蘿蔔一樣的手。他和她搓腳，並且用皮大氅和毛毯和她蓋上。她覺得有些疲倦，歎口氣說：

——啊，你這樣的強壯，而且又這樣的靈敏，不論是鮮血或是風雪，你都滿不在乎……

——那是我弄慣的了。昨天晚上我很着急，生怕以太的蒸汽爆裂了。

——你說什麼？

——大雅這人真糊塗，我叫他送一瓶古羅芳來，他卻拿一瓶以太來。你曉得，這種以太的蒸汽最容易引

火的，他們點的是洋燈。可是那病人的傷勢真正不輕，所以我只好冒險施行手術了。

——我們倆個隨時有受爆裂的危險嗎？你在施行手術的時候曉得這儂嗎？

——自然。你不曉得嗎？

x

x

x

x

x

一六

她送給他的聖誕禮物，他見了確很高興。他也送給她一隻鑽石的別針。可是他對於她聖誕早晨的禮物，和裝璜的聖誕樹，掛着的襪子，金印和唾迷書信等物，都不十分感到興趣。他僅僅的說：

——啊，你佈置得真好看。我們今天下午到藥兒得家去鬪牌可好？

葛潑忽然想起她爸爸生前聖誕日的熱鬧了。聖誕樹頂上放着洋娃娃，還掛着幾十件禮物，大人和孩子高興的玩着。她記得她爸爸的面容……

她顫聲的說：

——我要到樓上去換鞋子了，這拖鞋怪冷哩。

他們倆低着頭，冒着西北風往家裏走。她說：

——我們是究屬一個講道德的國家，沒有公開的映演有傷風化的影片。

——不錯，道德社會和郵政機關不容許這些。美國人最恨的是齷齪。

——對呀，像方才那張笑片，也算是够瞧的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拿我開玩笑。

葛潑等他發怒，可是他只是笑着。剛走近家的時候，他又笑了，他說：

——呵，我真佩服你，你是始終不會變更的。我以為你看見許多鄉下人之後，也可脫卻些貴族肉觀念，那曉得你還是如此。

——原來他是在利用我啊，她心想。

——葛潑讓我告訴你：現在有三等人：一種是毫無思想的；一種是專門苛求，對於各種事件任事批評；還

有一種是抱中庸之道，安分守己地過着他們的日子。

——那我大概是第二種人了。她微笑着說。

——並不，我不承認。你雖然愛說話，但有的時候你卻也能做給人看，你贊成客拉客比任何藝術家都要

高明一點。

——呀……還有……

——呀還有他諷刺地說，我們要改革一切！我們要教至少有十年經驗的導演家怎樣去拍電影，教工程

師如何去建築城市，教雜誌的編輯怎樣刊載有貴族風格的文字。葛潑，你不要如此，你仔細想一想，你因為太

精細了，所以對於一張影片裏多映了幾條女人的腿，你就不高興了！

葛潑拿起放在鋼琴上面的提琴，自從前一次演奏之後，乾燥的琴弦已經斷了。在琴上面有一張金色包

裏雪茄的紙條兒

她想同浦落客見面，請他證明她的信仰。她不懂究竟受了什麼阻力，是恐懼，還是惰性。

看電影後的第二夜，她邀請秀文和浦落客到家裏去，開一個吃玉米花和蘋果酒的集會。秀文和耿誼珂在辯論第八級下的學生應該有沒有手工的功課，葛路向浦落客低聲地說：

浦落客，你能給我些幫助嗎？

哦，如何幫法！

我不曉得！

他靜等着她講下去。

——我想請你幫助我找找婦女們黑暗的方面，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幾千萬的婦女，都在黑暗的陰影裏，嫁了有錢丈夫的年青女子，自食其力的職業女子，喜歡赴茶話會的老太太，窮苦礦工的妻子，和一般鄉下女人，都沒有兩樣。你看我們所需要是什麼？維兒說，婦女要有許多孩子和勤苦的操作。但這話不確實。不論是女速記員，或是管理家政的主婦，或是大學畢業的女生，都覺得不滿意。我們究竟需要些什麼呢？

——這大概你和我一樣，最好是回到一個安靜和有禮貌的時代！你要恢復良好的嗜好。

——僅僅是良好的嗜好？學那種注重外表的人嗎？呀，不！我相信我們大家都缺乏相同的東西——我們大家一樣，勞動者，婦女，農夫，黑人，甚至上流社會。在各階級之中，有同樣的反抗力。我想我們或者要一個較有感覺的生活。我們對工作，太覺得膩了。我們也慊老是希望下一代，許多抱個性主義的，或是改革家常說：

——忍耐點兒等着吧！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烏托邦的計劃了，再給我們一點時間，我們就可以叫它實現。請相信我們吧，我們比你聰明呢。便是一萬年，他們也老是說這一套話。我們要烏托邦即刻產生，但又不能得到。所以我們就永久不能滿足……

他說：

——啊，親愛的，我希望你不要和那班專喜搗亂的工黨領袖站在同一條戰線上！民治主義在理論上是對的，我也承認在工業制度的國家有許多不平等的地方，但我寧願有些不平等，不願看見這世界沉落到平庸的水平線上面去。我不想信你願和許多爭吵工錢的勞動者表示同情，叫他們多拿錢去吃酒吧……

葛潑聽了這幾句話纔認明浦落客只是喜歡一些刻板的高等生活，至於他的懦弱和客拉客的笨拙是一樣的乏味。她認明他並沒有她理想中的高超人格；她在世界上，可以說找不出一個人，能夠叫她避去這種現實的法子。他是絕對的屬於高弗潘雷的。

他接着說：

——但我想你至於情願在這種沒意義的不滿足之中吧，是麼？

她安慰他道：

——我不願。我不是個英雄。我怕世界上的一切戰爭。我所要的是偉大和冒險，但是我更願意和我所愛的人蜷縮在暖和的火爐旁邊。

——你可願意……

葛潑心裏感覺像失去了什麼東西似的，她覺得他是一個陌路人了。她覺得他好比一個木製的衣架，她自己在上面掛了許多鮮妍的衣服。要是她讓他虛怯地求愛的話，那並不是因為真真有意，但因為她滿不在意。

她微笑着，後歎一口氣說：

——我把意想上的煩惱都說給你聽了。

葛潑拿秀文和耿誼珂說笑的時候，她心裏說，我只能就這樣的將就下去了。

x

x

x

x

x

一天，瓊絲但帶了鋸子和汽油的機器，到耿家來鋸木柴。耿誼珂找他，葛潞預先並未曉得。她聽見鋸子聲，纔看見是瓊絲。但那鋸子發出的卜的卜的聲，這聲音愈來愈響，在靜寂之中，她又聽見木柴落在地上。

於是她披了一件外套，跑出去了。瓊絲但向她招呼說：

——您好！我這老瑞，還是和平常一樣好，明年夏天，他情願帶你到阿大荷版馬去。

——我或許會去的。

——您怎樣對於這城市發瘋了嗎？

——啊，沒有，或許將來有這一天吧。

——但千萬不要受他們的感化啊，要當面敬他們老拳才好！

紅瑞人在工作的時候對她講話。地下的柴火慢慢地堆高了。枯黃的樹幹上，還帶着青綠的霉苔，在這嚴寒的空氣之中，鋸斷的木柴卻發出一種春天常能聞到的樹汁香氣。

耿誼珂有電話來，說是下鄉去了。中午時候，瓊絲但還沒有把工作做完，她留他在廚下和沙一起吃飯。她心裏很願打破習俗，可以同這些人同桌吃飯。她想到他們的親切有味，她很討厭社會上的階級觀念；但她對於自己保持身分的見解，很以為不對。她坐在餐室裏，聽到隔壁瓊絲但和沙的說笑。她想要是跑到廚下，參加他們的談話，彷彿有些不合適。

他們倆人越談越有味，瓊絲但告訴沙他的許多經驗，引得沙格格地笑起來了，不住地替他斟滿杯中的咖啡。他倆儼然是一對情人。

他鋸木的時候，常常到廚房下去取暖。葛潞聽見他向沙講：

——你真是個可愛的瑞典姑娘。我要是有像你這樣的一位女人，我就樂了。啊，這廚房你收拾得多麼潔淨。你這頭髮長得真不錯。嚇！你講我有力嗎？我的氣力可以讓你曉得，我能一個指頭把你舉在空中，讓你閱讀

尹該蘇。尹該蘇，他是位宗教著作家；我想你一定喜歡看他的書吧。

當他臨去的時候，他向沙舉手招呼，葛潞一人寂靜地在窗口，很有點羨慕他們倆人。

——關於我——我只能這樣將就下去了。

一七

正月中的一個月夜，他們一共有二十個人坐了雪車到湖濱茅舍去賞玩冬景。大家沿途唱歌作樂，從雪車上跳下來跑着頑，跑倦了又跳上車子去。馬蹄踢起的碎雪，在月光之下，越發晶瑩可愛了，雖然有時雪片會飛進人們的脖子裏，但各人儘管一路的笑着叫着，鞭繩答答的響着，葉兒得的一隻獵狗，在馬旁跳躍狂吠着。葛潞也跟大家跳了一程。她覺得如終夜奔跑，也可以不倦，她能一跳二十尺遠。但因她用力太過，不久就有一點疲乏，她又跳上了雪車，蹲在鋪草的毯子上面。

路旁橡樹的影子印在路邊的白雪上。雪車走在美尼馬喜湖的湖面上，在寬闊的湖面上，有凍結實的積雪，有琉璃似的冰層，有波浪似的碎雪——這兒的月光色分外皎潔，像一片水銀瀉在雪上，岸邊的樹榦，在月光下照得發光，像綴上了幾千萬個小火球兒似的。在這種神祕的景色裏，那兒還有什麼寒冷。

當這時候，人聲月色，混雜成一片無涯的狂歡，她信一定有偉大的事件，發生在目前。夜景漸漸擴大，她覺得宇宙和一切的玄妙，一齊伏在她的腳下了。

當她在幻想之中，雪車已從崎嶇的路上，走到岩前的茅屋邊停下，那便是葉兒得的產業啊。

於是大家都從車上跳下來。屋子裏沒有漆過的板壁，愈顯得蕭條了。一羣人裹着皮大氅和戴上了皮帽，活像一堆會說話的人熊，開什麼同樂會似的。葉兒得點着火爐裏預先安排好的引火木柴，搖椅上堆着各人的外套。

葉太太和客拉客太太，用一隻黑的大洋鐵鍋子煮咖啡；秀文和馬幹命太太取出包裹裏的餅；大雅太太

烘着麵包，谷醫生叫着請大家注意，取出了一瓶威士忌來。

另外的人在跳着舞，有人的腳踢在松板上，痛得直叫起來。葛潞這時已從夢中清醒過來，黑斗喀攬着她的腰在兜圈兒，引得她笑起來了。

歌說唱，客拉客，葉兒得，馬幹命，荷蘭幾個人圍在火爐旁邊，談些關於商業方面的話。這些人雖然在小節上，各有不同，但他們說一樣的話，用一樣重濁的聲音，分別不出誰是誰來。

——哦，我們一路來的時候很有趣味，其中一個人說。

——是呀，我們經過湖面後的一段路很難走呢。

——平日坐慣了汽車，坐馬車總覺得怪慢的。

——不錯，還有你那鳳凰牌的車胎如何？

——外表看起來很好，但我喜歡露特異牌子。

——對呀，露特異牌真不錯。

——是的，這種車胎是最好的了。

——彼得買地的錢都已付清了嗎？

——他已付了不少，可是那塊地真不錯。

——是的。

——彼得的眼光的确很利害呢。

不多時候，他們因正經的談話又轉到笑話上去了。葛潞聽得厭煩，便加入跳舞的大衆之中。她看見大獮拿一條冰筍溜進馬太太的頸後，不禁拍手大笑。

過後，大家便坐下來了，狼吞虎嚥地吃着。男人拿威士忌瓶傳遞着，一面喝一面說笑。王麗且把酒瓶搶過來喝了，口連聲的稱讚好。葛潞也彷彿她，但嘗了一口，覺得舌頭上有些麻辣，並且看見歌說唱在縐着眉頭，她

把酒瓶又遞給別人了。

讓我們行令吧！老米、武四蓬說。

好，斯徒小姐贊成道。

這倒很有意思的，畢斗略也表示同意。

客拉客的光頭上，戴了一隻的法蘭絨紅手籠，算是王冕。大家在這時候都忘壞了矜持。葛潞道：

啊，讓我們來組織個戲劇俱樂部，表演一幕戲好嗎？今天晚上真是熱鬧得利害！

很好，客拉客熱烈地說。

我們來幹一下子！我想表演，「露米歐和朱麗葉」一定很有趣！斯徒小姐說。

我們一定要表演得十分出色，谷醫生鼓舞着。

葛潞說：

要是我們願意的話，我們切不要染上了業餘演員的老毛病。我們應該自己來畫布景，來籌備一切，做一點成績出來。我們應該努力一點。諸位在演習的時候，都能按時到場嗎？

當然。

我們可以賭東道！

講得有理。

大家七嘴八舌地說。

——那末我們下禮拜就開會，組織高弟潘雷劇社好嗎？葛潞說。

歸途上，她心裏特別喜歡這一羣人，在月下舉行雪地裏競走，波西米式的集會，和發起一個劇社，各樣都解決了。她可以逃脫「村毒」了……她可以離開耿道珂，而不至於傷了他的感想。

她勝利了。

大家雖然都很願意加入委員會和演習，但正式的會員只包括耿誼珂、葛潞、浦落客、秀文、司徒小姐、鼎斗、喀大雅、武四蓬、谷兒、得醫生和另外四個人。賣弄風情的麗妲、雪蒙絲小姐、迪龍夫婦和茂得兒、客司，一位十九歲面貌平庸的小姐。在十五個人之中，參加第一次會議的只七個人。其餘的人都來電話，聲明有事，或者因病，不能到會。

葛潞被選爲主席兼導演。

她特地拉攏迪龍夫婦參加。以前耿誼珂雖然怕這位牙醫和西湖醫生合作，但並沒猜準。他們不能加入本市的時髦社會，只能和司徒銀行的簿記鄔德獲那些人鬼混。葛潞在舉行牌會的時候，曾看見迪太太走過，似乎很羨慕的樣子。所以這次她決意邀請他們一同加入劇社。

司徒小姐曾經在密爾華基研究過表情，可算是位專門的戲劇家。她反對葛潞表演新劇，她說按照戲劇的原理，美化一定要表演莎士比亞的劇本。但因為沒人附議她，她只好枯坐着，神情倒有點像莎劇裏的墨克柏士夫人。

小劇場運動在美國戲劇界的盛行，祇是三四年以後的事，這時還在胚胎時代，但葛潞對於小劇場運動，已曉得一些。她從雜誌裏讀到在德柏林新發現了愛爾蘭的新劇家，她彷彿記得有一個人叫古頓·克蘭格，曾經繪畫布景或會編劇，她以爲在戲劇裏面，可以得着比尋常紀載上議員的史籍還要重要的史料。她常感覺到夢想坐在北京的咖啡館裏，或是到小劇場裏去。

敏尼坡力報紙有下面這樣的一段廣告：

「世界音樂戲劇學院表演話劇，劇爲席里基勒、蕭伯納、葉芝和滕三立的四齣獨幕劇。」

葛潞決意去看，她要求耿誼珂陪她去。

他答應了。

於是她足足費去了四天工夫，爲她的衣服打算。爲了衣衫上的小洞或油漬，心裏很覺得懊惱。她歎息道：——我沒有一件能够出客的衣服哪。

耿誼珂在人前露過口風說，他們要上城去看話劇。

那是個沒風的天氣，火車在灰色的草原裏疾駛着，車上的黑煙瀰漫在棉花田上。

敏尼坡力車站上，有一太羣運木頭的工人，農夫，老老小小的瑞典人，吵得叫人頭痛。她住在高弗潘雷一年半的時候，重新回到這都市裏來，好像染上了鄉下習氣。她的確曉得耿誼珂搭錯了電車。傍晚時候，亨義平大路上的酒店，猶太人的衣服舖子，和一些公寓，都變成了魔穴了。她聽見路上車子經過的聲音，頭覺得有些發暈。她看見一個商店裏的職員穿着腰部窄小的外套，老是釘着她看，她向耿誼珂走近些。這職員是在城市裏住慣了的，不怕這種擾攘。

她突然想起高弗潘雷的安靜生活來了。

他們宿在旅館裏，她自己很留心，因她沒有住慣旅館；她記得王麗旦曾經怎樣誇耀芝加哥的大旅館。一些旅行的商人坐在皮椅子上，帶着優閒自得的神氣。她要叫別人相信他倆是過慣奢侈生活的。當耿誼珂在旅館名簿上簽名之後，向招待員大聲地叫着，要一間有浴室的房間，惹得她生氣起來。她故意裝出驕貴的樣子，但覺得沒人睬她，叫她又覺得不好意思起來。

她說：

——這所客廳雖然裝飾華麗，但太無意思了。同時她卻又羨慕它：花紋石的柱子，餐廳門口掛着金繡的絲絨毯子，並有不少漂亮女郎，等候着她的情人。書攤上放着糖菓和各種的雜誌，銅樂聲悠揚地吹奏。她看見一位像歐洲外交家模樣的人，披一件寬大的外套，戴着高帽子。一位太太穿着後擺寬大的外套，臉上漾着花邊的網罩，戴了一副珠耳環，一頂小黑帽子，走進餐室裏去，踴躍高興地說：

——在一年之中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的眞正漂亮的人物。

當她跟着耿誼珂上電梯的時候，管大衣的年青女招待向她望着，那女子像是很老練的，臉上搽的粉白得像石灰一樣，她披一件又短又薄紅大氅，葛澌被那女招待看得有些害臊起來。她無意之中，想等一個茶房先跨進電梯去，當他催她上前的時候，她更覺得有些羞惱。

於是他們倆走進了房間，在茶房出去之後，她仔細地打攷耿誼珂一番。在幾個月之內，這是她第一次眞正的看着他。

她發覺他的衣服有些土氣，高弗潘雷的成衣納德·希客司替他做的一套灰色衣服，厚得像鐵片一樣，一點沒有樣式，他的黑皮鞋是笨頭的，並且沒有用油擦過，他的圍巾是棕黑色的，臉上長着鬍鬚。

葛澌又在房間裏四面張望，她開了洗澡盆的龍頭，水從裏邊直噴出來，不像家裏的龍頭滴答滴答的流着，她把簇新的洗澡墊從油紙包裏打開，又試試兩張牀中間裝的電燈，從腰圓式的寫字檯油櫃裏拿出一本印着旅館名字的信箋，看着玫瑰紫的絲絨圍椅，和藍色的地毯，她樂得直叫起來。她攪着耿誼珂和他親暱。

——我的太太，你愛這兒嗎？

——這真是個有趣的地方，謝謝你帶我到這兒來。

她打了個呵欠，很溫和地講：

——你瞧這暖氣管造得多麼靈巧，你要什麼溫度，可以聽你的便。燒暖氣的鍋爐定是很大的啊，我望沙今夜不要忘記把爐門關上了。

在桌面的厚玻璃底下，壓着一張印刷得很講究的菜單。

——呀，讓我們……我想先洗個熱水澡，再戴上絨花的帽子，到下邊餐廳去用飯罷。我們可以喝杯冰酒！

她說：

當耿誼珂點菜的時候，那侍者嘮叨不斷的問話，叫她覺得不高興，但她喝了冰酒，侍者端上鮮蠔的時

候，她說：

——一點不費事吃現成的菜肴，這是多美！

但他們總免不了鄉下人進城的經驗。葛潞在早飯之後，到理髮舖去理髮，還買了一件斗蓬，和一副手套，她和耿誼珂預先約定在一家眼鏡舖前面會面。他們閒看着鑽石、皮貨、銀器、烏木椅子等等，他們走進擁擠不堪的百貨商場，爲了店員的糾纏，她替耿誼珂買了幾件汗衫，她看紐約新到的香水，她買了三本關於戲劇的書。又看見一件足以壓倒王麗旦的綢外套，耿誼珂並在各商店打聽，買了一把下雨時候擦汽車玻璃窗的絨刷子。

傍晚他們在旅館裏吃了一頓豐美的飯，第二天清晨，爲節省起見，他倆上一家小館子裏去，下午三點覺得有一些倦了，在電影場裏，想起回家，但在夜裏十一點又覺得高興起來了，他倆一同到中國菜館裏，坐在一張鑲大理石的油木桌子上，嘗芙蓉蛋的滋味，並且聽鋼琴的演奏。這全是都市的風味哪。

他倆在街上遇到了馬醫生夫婦，笑着握着手，嘴裏說，這確是巧遇，他倆問馬醫生夫婦是幾時進城的，在這兩天之中，高弗潘雷發生了什麼新聞。他倆和馬夫婦談了好久，馬家夫婦倆臨別的時候，好像要到西藏去一樣，其實不過是到車站趕第七次的北行車罷了。

他倆在敏尼坡力游玩，耿誼珂指點給她看世界最大麵粉廠的機器。他們走過路林公園，看聖馬可大教堂的鐘樓，和甘烏小山上的紅色房子，他們坐了汽車經過環湖花園，參觀木廠和麵粉廠工人的住宅，沿路並且看見許多漂亮的別墅，在湖岸上，又見許多富麗的建築物。

葛潞的姊姊請他們吃了兩次飯，但他們覺得很不自然。在葛潞到戲劇學院看戲的晚上，他們已經覺得很倦了。耿誼珂說：

——這麼疲倦，不如早些休息的好。但是葛潞望着他，從溫暖的旅館裏，跨上了冷靜的電車，到戲劇學院

裏去了。

在一間長方的廣廳裏，掛着一幅笨重的幕。廳內滿坐了來賓：學生的家庭，女學生和先生。

今晚的戲怕不見得好。要是第一齣不成的話，我們還不如早點回去吧，耿誼珂說。

好的，她打着呵欠，用惺忪的眼睛看着演員的名單。

她對於席里基勒的劇本，不大感覺到興趣，演員的動作和台詞都太呆板，在戲裏的諷刺，剛能引起她興趣的時候，劇本已完哪。

這戲並不出色，我們走了好嗎？耿誼珂提議道。

讓我們看第二齣——他怎樣對她的丈夫說謊——試試看。

蕭伯訥的奇想引起了她的興趣，但耿誼珂卻覺得有些莫名其妙。

這幕戲雖然很滑稽，不過我從沒有聽見過一個做丈夫的願意別人向自己的妻子求愛，世界上那裏有這樣丈夫！我們不如走罷！

啊，我很想看看葉芝的「心嚮之鄉」。我在校的時候，就喜歡那個劇本。她這時候清醒了，用鄭重的口氣說。

我曉得你不很贊成葉芝，當我把他的劇本唸給你聽的時候，你不注意，但現在你看看舞臺上的扮演，究竟如何！

但臺上的那些角色，動作十分笨重，布景也十分馬虎，但扮馬利·白羅英的角色，身材苗條，卻有些像葛潞，一雙大眼睛，聲音好像銅鐘一般，她好像葛潞的化身，她的聲音把耿誼珂和其餘觀眾的精神，都提起來了。

呀，那女孩子的角色倒不錯啊，相貌也很漂亮，你願意看完最後的一齣嗎？他問。
她身體動了動，沒答他。

幕又啓了。除去綠色的幕，和皮椅之外，一些東西都沒有。兩個穿棕色長袍的少年，嘴裏咕嚕的說着話。她看滕三立的劇本還是第一次。耿誼珂露出不耐煩的樣子。

忽然臺上改變了，她覺得身子在另一個時代和環境裏。

但見許多宮女簇擁着一位女王，她在一座故宮的廊下散步，長袍拖在地下，遠遠地響着，宮庭前面有幾隻大象，有領下長着鬚鬚，棕黑色皮膚的人，把血漬的手撫着劍柄，保護從依兒雅納克來的駝隊，駝背上載着茶晶和朱砂，遠處是森林，太陽照耀在垂萎的蘭花上面。一位年青武士跳過鐵門，那門大約有十人高，他身上披了一襲軟甲，在晶亮的頭盔旁邊，露出幾絲的髮鬚，他手伸向她，在她靠近那手之前，她覺得有一股熱氣……

「呢，胡鬧這是演的什麼戲。」
她不是敘利亞的女王，她是耿誼珂醫生的太太。她忽然又跌入一間廣廳裏了。

散場了，他們走出來時候，耿誼珂很覺得高興。

「最後一齣究竟演的是什麼戲一點也看不出情節來。要是貴族派的戲劇都是這樣，我寧願每次看扮演牧童的影片！還好，總算戲散了，我們可以安靜的睡了。我們走到尼閣來坐汽車，能不能節省些時間。」

耿醫生坐在汽車裏，很親切地拍她的膝頭。她想叫戲劇社的社員，明白她的欲望。

她用瞧着打呵欠的電車司機，瞇睡的乘客，和賣肥皂的，內衣的廣告牌子。

一八

葛璐十分高興地出席第一次戲劇籌備會。她心裏的浪漫情緒，這時已經消滅，但抱着一種宗教的熱心。她心想怎樣可以達到美的境界。

滕三立的戲劇太難演了。她想試試蕭伯訥新編的「恩德路克尼士和獅子。」

戲劇委員會的委員有葛澐、秀文、浦落客、武四蓮和黑斗喀。他們確很熱心，並自信有事務的能幹，非常的藝術化。這次由秀文做東，請大家在克雷太太的公寓裏開會。

秀文主張效率制度，她暗示會裏應該按照正式開會的秩序，每次應宜讀記錄，但這次因為是第一次會，所以無記錄可讀。

葛澐以主席的資格很客氣的說：

「在座諸位，最要緊的便是我們第一次應該表演那一種戲？她想等大家沒有表示意見時，便可提議。」
「恩德路克尼士——」

這時浦落客用不安的神氣說：

「諸位，既然我們要嘗試純藝術的表演，不是僅僅的開一回玩笑，我想我們該表演古典派的戲劇。諸位想扮演『流氓學校』如何？」

「你想有人能扮演這幕戲麼？」
「這戲表演的次數也不少了。」

葛澐預備問表演蕭伯納如何。浦落客接着提議表演希臘劇本，如「專制的伊狹勃士王。」
「我想……」

秀文插嘴說：

「那恐怕太難啦，我想有一齣戲倒很好。」
她拿一本說明書遞給葛澐，那劇本叫「麥金帝底岳母。」是學校裏常演的劇本。說明書上寫着：

「這是一齣可以叫人捧腹大笑的劇本，時間約二小時，室內佈景很適宜高尙的集會裏的表演。」
葛澐望着秀文，知道她並不是在說玩的。

「不過這是……這是……一齣……」
秀文，我想你是很贊同藝術的。

秀文說：

「呀，藝術，是的，我很歡喜藝術的。要是我們能够舉辦這戲劇社，對於劇本的好壞有什麼關係呢？最關緊要的話，我們做戲後所得的餘款應該如何分派？我們買一部司獨達的旅行演講集贈送本地的中學可好？」

葛澂懇求道：

「親愛的秀文，請你原諒我，我所想到的是一種高尚的作品，譬如蕭伯納的「恩德路克尼士。」諸位看過這劇本嗎？」

——是一齣很好的戲，我看過，浦落客說。

——這劇本我也看過的，我因為準備開會，故把公共圖書館裏所有的劇本都看過了，但耿耿太你沒有想到「恩德路克尼士」劇本是違反宗教的理想，我想女子的心理或者不全了解這些缺乏遺德觀念的作家。我雖然不願批評蕭伯納，並且曉得敏尼坡力的智識分子很歡迎他的作品；但據我個人的意見，他根本就不大正路。他的戲青年人看了定是很危險的，我以為一個劇本不能給讀者一種良好的教訓，並且沒有任何中心主旨，是不值得一看的，它決不是一種上乘的藝術品。現在我找到一本乾淨的劇本，裏面有好多幕極有趣味的表演。我看的時候，竟然大笑起來。這劇本叫做「慈母的心。」那劇本描寫一個青年在大學裏求學，結識了許多思想自由的朋友，但後來受了他母親的感化……

老米很高興的說。

王麗日譏諷地講：

——老米，你不要糊塗，做母親的怎能有什麼感化的力量嗎？我想我們不如選用「江喀機女郎。」那是一個再好不過的劇本，曾經在紐約接連演過十一個月哩！

——要是表演的費用不是太大的話，那倒怪有趣的。秀文說。

結果反對「江喀機女郎」的祇有葛澂一票。

「江喀機女郎」是描寫一個鄉下小姐，怎樣設法使她的哥哥脫去偽造字據的罪名，她後來做了紐約某富翁的女祕書，並且擔任了他太太的顧問；她曾經發表意見，說有錢的人怎樣不舒服，但結果卻嫁了富翁的兒子。

這個劇本裏還有一位慣開玩笑的聽差。

葛路知道王麗旦和司徒小姐兩個人全想充任主角，她把主角派給王麗旦，她和葛路接了一個吻，並且向葛路建議道：

——在劇中我們所需要的是幽趣和活潑，美國的劇作家，都帶着這種色彩，不像歐洲作家那樣內訌啊。

葛路把角色排定，並經委員會通過了。

劇中人	演員
約翰·葛林富翁	浦落客
其妻	秀文女士
其子	迪龍醫生
另一商業上的勁敵	武四蓬
葛夫人女友	司徒小姐
江喀機女郎	王麗旦
其兄	谷兒得醫生
其母	大雅夫人
速記員	麗姐·雪蒙絲小姐

聽差……

葛宅女僕……

克絲小姐

耿誼珂夫人導演

耿誼珂夫人

大雅太太說：

不歸，我已老得可以做王麗旦的媽媽了，其實王麗旦的年紀還比我大上八個月呢。

葛潞安慰她道：

啊，親愛的，你們倆從相貌上看去，正是一樣，你的皮色尤其可愛極哪，但無論是誰，塗上了黃粉和帶了假髮，看上去一定老得多了。

研究戲劇的斯徒小姐推想，她不能擔任主角的原因，因為別人嫉妒她，所以她取一種超然的態度，有時保守着基督徒一種忍耐的美德。

葛潞主張把這劇本刪短了，反能顯出它的精彩。但除去秀文和浦落客之外，各人都不贊成刪去一字，葛潞雖然失敗，但相信在導演和布景方面還可以設法制勝的。

客拉客寫信給他幼年的同學富翁卜萊許南漢，信中對於戲劇社着實誇張了一番，於是這位波士頓的汽車大王從郵局匯來一張一百塊的匯票，客拉客自己又捐了二十五塊，一併交給了葛潞，他高興地說：

——把這點點作爲籌備費想必够了吧！

葛潞向市政廳租了二層樓兩個月，社員在一樓練習的時間，各人對於自己表演的天才，都很自傲。樓上把一些旗幟、傳單和破壞的椅子，一概都搬清了，他們打掃戲臺。這臺的建造很簡單，臺上有一塊幕，幕上印着一家藥房的廣告，那藥房的老闆已死去了十年，除此以外，並沒一些其他的舞臺的設備。後臺的兩旁有男女演員的化妝室，化妝室的門就是出入口，所以女角色的裸背，臺下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戲臺有三幕布景：一幕是森林，一幕是窮人的家庭，一幕是富人的家庭。表演火車站，辦公室，也是用最後

的一幕布景，燈光也分三種：全明，半明和全滅。

這是高弗潘雷唯一的戲場了，一般人叫做「歌劇院」。曾經在那兒表演過「二孤兒」，「耐麗，美麗的模特兒」和莎士比亞的「亞撒羅」。但這種江湖班表演的戲劇早給現在的電影淘汰了。

她想把一切的布景，都用最新式的結構，但是結果如何，他並無十分把握。

她參考許多關於表演的刊物，她買了顏料和輕軟的木料，她更借了不少的陳設，她叫歌誼珂充當木匠，她極力研究舞臺上光線的配合。她不管歌誼珂和秀文的反對，向敏尼坡力定了一架放映紅綠電光的燈，顏色的燈泡，她並且自己在燈下用顏色來描繪布景。

只有歌誼珂，浦落客和秀文幾個人幫她工作，計劃這樣，打掃那樣的傻幹，其餘的人每晚到戲院排戲，大家帶着一種藝術的氣味，很覺得驕傲。他們向葛潞借閱關於演劇的書籍，滿嘴都說着戲劇的術語。

王麗旦，雪蒙絲小姐和武四蓬看着葛潞掛第一幕布景。

——在第一幕戲裏，我們能够作精彩的表演，我要想穿一身大紅的衣服，但葛潞卻不贊成。王麗旦說，她祇注意小的問題，卻不能用整個的眼光去看它，麗姐、雪蒙絲說。

葛潞對於他們的批評，並不注意，就是對於他們突然得到的新見解，也不願表示反對。大家對於排演，都很隨便，有時晚半點鐘纔姍姍而來，有時早到，又不好隨意談笑，當葛潞向他們勸告的時候，大家都不服意，拿出表演來恐嚇她，他們常來電話，不是推下雨不能出門，就是說打僕克沒法分身。

經過一月的排演，常常有十分之九的演員到場，大家對於自己扮演的角色也都有點嫻熟了，臺詞也能上口了。葛潞這時又擔起心來，她覺得她和浦落客兩人都沒練好，但老米的成績着實不錯，葛潞對於自己的發音，未能滿意，她把女僕的說白，試說了五十遍，也沒能够稱心。浦落客常用手撚着短髭，態度很不自然，把一位葛林先生簡直扮成了一個僵尸一樣的人物。老米扮一個流氓商人，十分自然，他那種倔強乖張的態度，和

粗暴的聲音，很能表出劇中人的個性。

一天晚上，葛潑覺得扮演有些純熟了；浦落客排演的時候，也沒有露出羞怯的樣子來。但自從那晚後，排演又漸漸地鬆弛下來了。

演員都覺得疲倦，他們都說：

——我們對各人扮演的角兒，都已經很純熟了，老是這麼排演，有什麼意思呢？於是大家胡鬧了。

她勸大家說：

——諸位依然要循規蹈矩的演習。

王麗旦反抗道：

——葛潑，請你別這麼的指使我們，我們表演究竟不過爲的是作樂，我們從表演當中，尋些開心，那有什麼關係呢？

——對呀！許多的聲音附和着。

——你說，高弗潘雷的人不懂得生活的樂趣，現在我們尋些開心，你卻又耍來干涉了！葛潑慢慢地答道：

——我也有我的理由，不知道諸位肯聽從否？我以為尋開心也有個分別，當然我們演劇是爲的作樂，但我們能表演一齣完美的劇本，不是更外可以娛樂，更有價值嗎？我不知道諸位可懂得做成一件美麗事物的樂趣和滿足！

他們聽了她的話，面面相覷。

——我們要達到目的，一定要工作；並且我們要有堅忍的心才好，大家聽得又氣又好笑，誰也不願意去理她，各人都去演習他們的戲了。

那年春天，高弗潘雷來了一個江湖班的戲班子，葛潑去看過戲之後，搖搖頭說：

王麗日是不错的，我是個傻子，講什麼戲劇的精神！蕭伯訥！

她想放棄表演話劇，離去這市鎮，她和耿誼珂去觀劇，在幕色蒼茫中走回來的時候，覺得在這市鎮裏一刻也不能容身了。

終究她因為得着瓊絲但的慫恿，並且因戲票都買完了，所以又鼓起勇氣來。

紅瑞人常來找沙，每天晚上他坐在後門的階沿上，有一次葛潑經過，他哼着道：

我希望你能够給我們全市一個出色的表演，如果你不能的話，我想更沒有第二個人能够了。

在表演的那天晚上，兩間化妝室裏擠滿了男女演員，理髮匠史乃佛林替大家梳理着。

葛潑身上穿了一套很俏的女僕服飾，在指揮安排第一幕的布景，吩咐耿誼珂留心他的紅綠燈。

音樂聲開始了，演員個個有些發起楞來了，在幕的縫裏，有人向裏邊偷看，葛潑直對着他們搖手。

她瞧見瓊絲但獨個兒坐在第二排上，沒有和沙在一塊，她知道他是誠心來看戲的。

她走進婦女化妝室裏去，催促大雅太太登場，同時吩咐把幕揭開。

幕慢慢揭開了，耿誼珂忘記把電燈扳熄，臺下即有嗤嗤的笑聲。她趕緊到左邊化妝室裏把燈關熄，向耿誼珂狠狠的望着，他向後倒退了幾步。

表演開始了，大雅太太緩步走到臺上，葛潑這時候的感覺，以為這齣戲的表演，實在太不成東西了。

她臉上雖然堆滿笑容，心裏卻暗地着急，一切都失敗了：布景似乎太簡陋，臺上的配光也不行；扮富翁的

浦落客只是口吃，老是用手抹他的短髭；扮葛林夫人的秀文，向觀眾侃侃地談話，好像上英文班背誦一樣；主

角王麗日向葛林講話，好像在雜貨店裏買東西；司徒小姐要茶，好像在吟詩；谷醫生向雪蒙絲求愛的時候說：

「呀，你……真是……一位少有的小姐呀！」

克絲小姐扮演當差，大受她的親友捧場，但坐在後排的愛兒，卻批評她穿的褲子，引得她在臺上害羞得路也不會走了。各演員中，只有老米一個人，演來還不錯。

紅瑞人看完第一幕出去之後，沒有回來，叫葛潑更證明她是失敗了。

×

×

×

×

×

在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間，她請演員禁在一塊，她說：我想聲明一句，不問我們今天的公演好不好，這不過是一個開端，在我們散夥之前，諸位願意答應明天開會，商量在九月裏再公演一次好嗎？

大家望着她，王麗且道：

「我想再隔一時公演一次最好，況且今天晚上的成績已經很不錯，我看等到秋天再公演罷，葛潑你是不是嫌我們今天晚上表演的不好，但我相信觀衆掌聲的表示，是不會錯的！」

葛潑明白她是完全失敗了。

散場的時候，她聽見銀行家加吉靈說：

「今晚大家表演的真不壞，和專業的演員簡直沒分別，但我對於這種戲，根本沒有興趣，我喜歡看電影演映汽車出事，或是盜劫的案件，我不贊成這種絮聒的說白。」

葛潑越法確定她是失敗了，但她並不怪演員們，她只怪自己勉強他們表演。

——整個失敗了，我要上前，可是我不夠。

高弗潘雷公言報上的批評，仍鼓不起她的興致，那報上載道：

「……在這齣著名的紐約戲劇中，各演員動作表情，都有獨到之處，浦落客扮老富翁，藝術超羣；王麗且女士的西部少女，扮相特別可愛，秀文女士的葛林夫人，風致很好；谷醫生扮戀愛的青年，恰合身分；麗姐小姐的女速記員，容貌美好，司徒小姐對於戲劇，素有研究，更屬可貴。」

「……最足稱頌的是耿醫生太太，因她擔任這齣戲的導演。」
葛潑心想：

文字這樣的誇獎，多麼善意親切，——其實是絕對與事實不符，這真正是我的失敗，不然就是他們瞎了眼晴。

在中學舉行畢業式的一個禮拜，是高弗潘雷青年一個狂歡的季節，她卻帶着冷淡的神情。她遇見了浦落客，但覺得對他沒話可說，她覺得頭痛，耿誼珂興奮的對她說：

——今年夏天我們早些到湖畔去避暑。

她微笑着，但很勉強。

天氣酷熱，她過着一種刻板的生活，懶得向人攀談，她想或者終究沒有脫逃的那一天吧。

時間匆匆地過去，她這麼度過了三年的生活，她除掉瓊絲但夫婦和她的孩子之外，什麼都感覺不到興味。

一九

在這三年之中，關於葛潑重要一些的事實，都載在公言報上了，或被婦女俱樂部用作談話的資料。

瓊絲但和沙在六月裏結婚了，這是在演戲後一個月的事。瓊絲但變為一個歸正的人了，他不在批評社會政府，也不再販馬，他在葉兒得鋸木廠裏充當工師，他在街上招呼人，不像以前那樣的譏罵了。

他倆的婚事是葛潑一手主持的。王麗且嘲笑她說：

——你給這得力的女僕輕易嫁人，實在太糊塗了，而且嫁了紅瑞人，他靠得住嗎？你趕快用棒子把那男人趕走。你還想我去看他們結婚嗎？那不行！

另外的太太們，都同樣的批評她，叫她特別感到失望，但是她仍舊堅持着。紅瑞人向她說：

——葉兒得說，他或許到禮拜堂來觀禮的，我願正式把沙介紹給東家。我希望有一天能夠得法了，使沙夠得上和你同葉太太一塊，你如不相信，請看着吧！

他倆在路德教堂舉行婚禮的時候，觀禮的人只有九位——葛潞，耿誼珂，浦落客，潘老夫婦，這都是葛潞鼓舞來的；還有沙的父母，她的堂姊妹汀那小姐，和以前瓊絲但販馬的同伴彼得。他是一個毛髮極濃的人，特地帶了一身黑的禮服，從斯博干走了一千二百里路來觀禮的。

紅瑞人頻頻回頭望着禮拜堂的門，但葉兒得終究沒有來。九個觀禮的人進來後，從沒有一個人開過教堂的門。瓊絲但用手挽着沙的手臂，行了婚禮。

葛潞幫助他們，把小屋子掛上了白幔，又添了幾把椅子。葛潞邀請一些太太們到沙的新家庭去玩。她們似睬不睬的答應了她。

沙去後，葛潞喚了一個年紀較大的性情沉默的婢女，名叫奧加玲娜。在第一個月中，她對於葛潞很覺懷疑。王麗旦叫道：

——我早曾告訴過你，要發生家庭問題了。

但不久奧加玲娜把葛潞看做女兒一樣。她和沙一樣的忠實，葛潞在家庭裏，並沒發生變化。

不久新任市長成生委派葛潞為市立圖書館的董事，這是出於她的意之外的。其餘的董事有西湖醫生，令克絲，福律師，浦落客和汽車行老闊麥紅奈。她很高興，在首次開會時候，她十分謙虛地，她知道除了浦落客之外，其餘的人對於書籍和管理圖書館的方法，都不在行。她想把圖書館澈底改革一下子。

市立圖書館便在一座破房子的二層樓上。董事會在開會的時候，她發現西湖醫生曾經看過許多小說和詩集，令克絲對於吉朋、休穆、葛路德、白禮斯、各特各家所著的歷史，都曾經看過，而且還能背誦。令克絲的學問很博，不過他很自謙。葛路德自知平常太小看高弗潘雷的人們了。西湖醫生會引用「天堂」「唐吉訶德先生」「威亨馬思德」和「可蘭經」的時候，她想在她所認識的人之中，連她父親在內，沒有一個人完全看過這四本書的。

在第二次開會時，她抱着懷疑的態度，她不再談改革了。她祇希望這幾位長者，肯贊同她的提議，把青年的讀物來改良一下。

但經過四次會議以後，她又回復她以前所抱的態度了。她覺得他們看的書雖然多，但並沒想到把圖書館弄得普及。他們只注意一些古舊書籍，沒想到大眾要求的讀物，也沒替青年讀者打算。他們雖想為圖書館籌募捐款，但沒人敢先發起。他們所有的經費，除去房租、燈火和管圖書的魏女士的薪水之外，每年只有一百元買書的錢了。

後來為了一角七分錢的事，叫她對於董事會，格外覺得沒勁了。

有一次她到會的時候，心裏很高興。她已預備了一張採購圖書的目錄，裏面羅列着十年來歐洲小說名著三十種，另外又開了二十種關於心理學、教育和經濟學的傑作，都是圖書館裏沒有的。她請求耿誼珂答應捐助了十五元。要是每位董事都能捐出這個數目，單上的書就完全可以買到。

令克絲聽見這個提議，很覺得奇怪，他說：

「我想不該開一個例子，要由董事擔任經費。我個人雖然不在乎這個，但這是不對的。我們已經替圖書館盡了義務，不拿一個錢，斷斷乎不能在義務之外，還要負經濟的責任。」

許多人中只有浦落客好像同情葛路德的提議，但是他沒有發言。

後來董事會查帳了，在公款裏發現短少一角七分錢。他們查問魏女士，她熱烈的替自己辯護着，把帳目

從頭一筆筆的算起，葛潞靜默着，很替魏女士叫冤。

每次開董事會，她從未缺席過，一直等到兩年的任期滿。秀文繼續她爲下屆董事，但這位女士，不像葛潞抱着改革的思想，在她的一生，是沒有變化的，也沒有發生過一件是新奇的事。

耿誼珂在地產上賺得一筆錢，但他沒有對葛潞仔細說過，引起震動的祇是他一個聲明，他用又模糊又溫和而冷峻的態度講：

現在我們該有一個小孩子了，因爲我們已經有這經濟能力了。

他們曾說過不要小孩子，所以她對於這種不要小孩子的觀念，變得很自然了，現在她反而覺得可怕，心裏不知道究竟怎樣才好。

但他們的關係，並沒改變，她把這話也忘記了。

每日下午耿誼珂到鎖上去，她一人坐在避暑別墅的院子裏，瞧着湖景，水面泛着漣漪，她心底裏幻想出許多脫離高弗潘雷的想念，她想到大風雪之中的紐約第五街有轎式的汽車，堂皇的店面，和禮拜堂的尖頂；在兩岸樹木繁盛的河上，結屋小住；在巴黎建一所大廈，有臨街的看法；在馬麗蘭州山水幽靜的地方，找一座古舊的石屋子住下；或住在高原，在驕陽下，守着成陣的羊羣，或者住在海港邊，看從南美或中國來的大輪船；或坐在德國曼泉區的音樂廳，欣賞著名琴師的演奏。

尚有最迷戀的一幕：

她好像站在一個臨着蔭道的露臺上，前面是海，她想這一定是曼頓地方，路上有輛皮蓬的馬車駛過，還有大汽車，安靜地走過，車裏坐着身材苗條，嬌豔動人的女人們，眼光向前望着，並不理會她們身旁坐着的男子，他們的身子較長，灰褐色的頭髮，神情挺秀，蔭道以外，蔚藍色的海水，和金黃色的沙灘，皆如畫圖一樣，路上

除車輛和行人外，沒有別的事物，一切都靜悄悄地。

各樣的夢境，全是從她以前看過的小說和油畫裏變幻出來的，在困人的下午，光陰是這麼的銷逝了，但當在她夢境之中，耿誼珂已經從鎖上回來了。

她的生活並沒改變，相信永久不會有什麼改變。

火車！

在湖濱別墅裏，她不聽見火車的經過，她住在城市裏的時候，每次聽見火車的聲音，就曉得在高弗潘雷外，還有個世界。

在高弗潘雷人們的眼中，火車不單是交通的工具，它是神，或是一個用鋼鐵打成的怪物。許多人奉它爲偶像，和對於推崇礦、紗廠、汽車工廠、大學和軍隊一樣。

雖然在這汽車時代，卻還有人到車站去看火車的往來。

高弗潘雷早就有停車的棧房和修理工廠，現在都已取消，但依然有兩個駕駛員住在那兒，很受市民的注意，他們常作長途旅行，或和陌生人談話，身上穿着銅鈕子的制服，他們屬於另一階級的，是富於藝術和冒險精神的人。

在鎖上車站的夜班電報員，是最富有詩意的人物之一，他早上三時即起來，一個人在報房裏收發電報，在整夜之中，他和相距數十里或數百里以外的各站，不斷的通報。

如遇大風雪的天氣，鐵道的一切都富有詩意了，有時鎖上的交通斷絕了好多天，沒郵件，新鮮的肉食，和報紙到來；最後掃雪車開到，才把積雪剷除，於是內外的交通，又復貫通了。車上的役員，頭上戴了皮帽子，在貨車頂上，來往工作着，機匠刮去玻璃窗上的冰花，向外張望，從高潔的眼裏看來，他們全是這平凡世界裏的好漢，特別是小孩子們，認車站作他們的公共的遊戲場了。

有一次他和耿誼珂在黑暗之中，坐着汽車一高一低的走着，車前的燈光照出水潭和路旁的殘葦，突然有一輛列車疾駛而過，這是一列駛行太平洋岸的特別快車，遠遠望去像一條火龍，利那間，又無影無蹤了。在她避暑的湖邊，並沒火車經過，空氣是十分的靜寂，湖的四週有一望無涯的草原，呈現荒涼的景象，她預備有一天坐着火車脫離目前的環境。

葛潑又注意到巡迴演講會了，如以前對於戲劇社和圖書館一樣的熱心。

卡道古的總機關在紐約，在各州設有支部，會裏常派演講員和交際員到四鄉去講演，並且給人民一些娛樂。葛潑住在敏尼坡力的時候，從沒有遇到過這樣巡迴的團體，她聽見這演講會要到高弗潘雷的消息之後，心裏很興奮，她以為這是個大學教育的結晶。早上她和耿誼珂坐車從湖邊回鎮，看見店家的玻璃窗裏掛着硬紙的告白，在街道中，又用繩張掛着布製的宣傳品，鼓吹得十分熱鬧。但她看見演講會秩序單之後，又免不了有些失望，因為內容所包括的，并非什麼大學裏的課程，卻把青年會的演講和雜要混在一塊。

耿誼珂說：

——這個演講會，雖然不能認為十分合乎我們的理想，然而總可以算做聊勝於無吧。

秀文也說：

——這些演講員之中，很有些好口才的人，要是它不能給人們一些實際的學識，也可以啓發新的思想，這可算做它的好處了。

不久，演講團到高弗潘雷來了，葛潑晚上去聽了三次，下午去了兩次，早晨也去了一次。赴會的有穿着短裙和大學的女子，不倦地聽着講；有穿背心和汗衫的男子，熱心聽着幽默的講演；還有孩子們，總是想溜走。她對於會場中的凳子，可轉動的講臺，廣大的篷帳，和晚上燃點的白熱燈泡，都感覺到興趣。會場裏帶着泥土的氣息，被踏過的青草，日光炎熱的樹木，叫她聯想起敘利亞來。她聚精會神聽着帳外的聲音，對於演講員的演

詞，卻不在意。

從這演講會的本身說，除去引起幾陣笑聲之外，並沒什麼意義。

總計這七天的講員，一共有九位，其中四位曾充當過牧師，一位是前任的議員，葛潑從演詞中所聽到的事實只有林肯是美國著名的總統，他在幼年時代，異常困苦；還有西兒是西部鐵道界的著名人物，他在幼年時代，也很貧苦；倫敦是一個大都市；有位著名的政治家曾經在主日學校裏教過書的。

其餘的四位交際員，講述猶太，愛爾蘭，德國，中國和坦尼西山地的故事，但大半的故事葛潑曾經聽過的。還有位女講員，背誦吉樸林的詩，並且模仿孩子們的動作。

會裏開映南美安第士山探險的影片，攝製甚佳，開映的時候，並且有人在旁說明。此外尚有三班銅樂，有六人組成的歌劇團，還有四個青年彈奏樂器。

演講會的主任，在這一星期之中，並沒有離開高弗潘雷；其餘的演員卻每天出發到各處去工作，這主任似是一位學者的模樣，身材瘦弱，他極力製造熱烈的空氣，把聽衆分成幾組，和演講員捧場。他每天早上演講，所講的內容包括詩學，巴勒斯坦聖地，和反對資本主義的言論。

末了，有位身材很矮小的人，拿手放在口袋裏講演，他不像其餘的演講員，一味說恭維話，他批評高弗潘雷的建築如何不好，環湖一帶，全被鐵道的煤屑堤岸占遍了，聽衆對他說的話，很有點心惱。

從這次演講會到來之後，高弗潘雷全市的人民更覺得驕傲，以為曾經受過高等教育的了。

兩星期後，大戰震動了全歐。

葛潑偶爾談到巴爾幹的情形，或是講到德國或能發生革命的事，耿誼珂常打着呵欠說：

「這戰事來得很凶，但卻不與我們相干，我們美國人對種植糧食太忙了，沒功夫去管這些。」

紅瑞人說。

——我真有些不懂，我是反對戰爭的，但不曉得怎樣，總想給德國的軍閥一個教訓。時在初秋，她去看瓊絲但夫婦。以前他們招待她，曾高興得幾似落淚，他們忙將椅子上的灰塵拂去，並且搶着拿水煮咖啡，這次瓊絲但卻站着向她微笑，在談話中，似乎客氣得多。

——可有許多人來拜望你倆嗎？高路問。

——沙的堂姊妹汀娜時常來，還有本廠的工頭，還有……啊，我們不要在這兒閒談了，找沙去！你想她以前是不是像一隻小鳥嗎？但現在卻變成一隻母雞了！她會照顧我，她強迫我要打領結，她實在是位賢……時，我們不管有沒有人來反正我倆在一塊，並不寂寞。

在那年秋天，她曉得將有孩子出世，在戰雲彌漫全世界的當兒，她感到生活的興味。

110

孩子要出世了。每天早上她覺得要噁心，身上發寒，她的確認為從此以後要失去青春的嫵媚了；每到黃昏時候，心裏就卜卜地跳，她滿不高興，且容易發怒。每天不好過的時候，真覺得吃不消。她的動舉特別的不自在，她一向的身體是非常靈活的，這時候卻要用起手杖，還要受街上人的背後議論，終於引起了她的惱怒。她走到一個地方，總是有人注意着她，年紀大的婦人和她談話當中在暗示：

——我親愛的，你現在也要快做母親啦，把一切的理想丟開，以後安心地過日子吧。

她昏昏沉沉地覺得加入了主婦的隊伍中，拿孩子做抵押品，再不能逃脫了；她只坐在搖椅裏，喝着咖啡，談論孩兒的衣衫等等。

——我並不退縮，我能够忍受和他們抵抗，不過這件事，自然而然的發生，我的確不能忍受——可是我又不得不忍受呀！

她一忽兒埋怨自己，不明白她們的好意，一忽兒又埋怨她們噁哩噁噁的勸告！她們暗示她不應該過分

的勞動，她們依據長久的經驗和謬見，講述孩子衛生的常識，或者依照迷信的舊見解，說培養孩子的先天該吃些什麼，看些什麼，閱讀些什麼，總之，談話中離不開關於孩子的字眼。潘太太教授她預防嬰孩夭亡的祕方，白寡婦說：

「唉，今天怎樣，俗話說得好，有了喜，要比聖母還出落得標緻，真正一些不錯啊。來，好丫頭，你告訴我：你覺得那小娃娃在裏頭作怪嗎？我有喜的時候，曾經有過這個經驗，現在他已是這麼大啦……」

後來，孩子呱呱地生下來了，她並不算難產；那嬰兒生得背脊挺直，兩隻小腿也蠻有勁。生下來的頭一天，她心裏很有點討厭他，因為臨盆時的陣子，痛得比什麼都難受，並且給了她許多恐懼；她又討厭那孩子的鬼樣，但後來她厭惡的心裏卻變成十分的寵愛了。她愛他的一雙小手，生得那麼完美，她和耿誼珂同聲的很起勁讚揚着；她因為孩子處處要她照顧，所以她特別留心，她爲他所做的每件沒有詩意和惱人的事，都足以增添她的熱情了。

他們給孩子取名爲海兒。

海兒慢慢長成了一個瘦長而健康的孩子了，頭很大，胎髮細而且長，帶着淺棕色。他似乎很懂事，很知道小心——活脫是耿誼珂第二。

這兩年中，沒別的事發生，她並沒有讓年紀大的婦人的預言說中，她依然是替世界上的事情耽憂。自家雖然有了孩子，也並不冷淡別人家的孩子。她並沒有專門爲自己孩子着想的壞習慣，這是她痛惡的。

海兒成了她生存的原因，未來的盼望，和寵愛的目標——他變了她消遣的玩意兒了。

這兩年之中，葛滌已成了這市鎮的一份子，和馬醫生的太太一模一樣，是一個年青的母親。她的一點兒理想，似乎收藏起來了；她不想逃走了，她所有的精神貫注在海兒的身上。她摸摸海兒的耳垂子，她很高興地說：

——我好像是個老婆子了，我的皮膚和海兒比起來，比沙紙還要粗呢，我個很高興！他是個很健全的孩

子。他將要享受無上的一切。將來他一定不會死守着這高弗潘雷的……我不知道那個大學最好——哈佛耶魯，或者牛津。

現在又多了一位施邁而先生和太太，耿誼珂叫他們舅舅和舅母。

大街的俗習，對於「親戚」這字面的解釋是：「你可以不等到邀請，住到他家去，而且可以聽你的便，愛住幾時，就住幾時。」比如我們說令克絲到東部去，向來總住在豪市，那意思並不是來紐英倫，只有這一個好地方，不過因為那兒有他的親戚住着。這許多年來，他並不常常有信給他們，也非因為他們想和他見面。但你要曉得，一個人在波士頓有了遠房的親戚，又何必去住旅館呢？

施家把北大可達州製乳場賣掉以後，施先生便去拉貴墨看他的姊妹，耿誼珂的母親，以後就到高弗潘雷來看外甥。他們並不會事先通知，便忽然地來了。這時葛潑還沒有生產。他們倚老賣老的以為外甥媳的歡迎，是不成問題的，他們剛才住下來，即刻就嫌屋子的窗戶朝北。

施舅和舅母如果用長輩的資格，是可以有嘲笑甥媳的權利的，並且用基督教的資格，也可以改正葛潑的錯誤的見解。他們對於食物，女傭人，甚而至於起風，落雨，以及葛潑身上穿的衣服，沒一件能中他們的意思。他們很健碩和耐勞，常常整時整刻的詢問葛潑，她爸爸在的時有多少進項，她的宗教觀念是怎樣，或者她上街為什麼不穿橡皮鞋，他們有清淡的豐富天才，並且弄得耿誼珂也抱着相同的傾向。

例如葛潑偶然大意地說，稍為有點頭痛，施家夫婦便立刻盤問起來。每隔五分鐘，在每次她坐下，站起，或是和女傭人談話的時候，他們便問起：

——頭痛好些了沒有？那兒覺得痛？幹什麼不預備一點頭痛藥？今天是不是走累了？頭痛藥水可敷上了嗎？幹什麼不預備一點？現在覺得怎樣？眼睛也痛嗎？平常幾點鐘睡覺？有沒有現在這樣的晚啊？現在究竟怎樣？

當着她的面，施舅向耿誼珂問道：

——葛潞常常頭痛，咳！最好不要常常出去打牌，時時自己留心些！

他們當一件正經的事咕嚕着，批評了又問，問了又批評，她沒辦法，只好叫道：

——看上面的面子，請您老不要再問了！我的頭痛已經好啦！

舅母要寄一份公言報給她在阿兒白大的姊妹，她聽見施家二老和耿誼珂空口討論着，郵票該派貼二分或是四分。她想，這拿到藥房裏秤一秤就得了，但她說的這個話，他們把她當做一個幻想家，自以為是合乎實際的人。他們想憑空判定應該貼幾分郵票。此外他們想着的時候，時常大聲地叫出來，這是他們解決一切問題的老法子。

他們不相信家庭之中應該守沉默，也不顧到別人家書信的祕密，葛潞有時把姐姐給她的信，偶然忘記丟在桌子上，等到她回來的時候，她出其不意地聽見施舅說：

剛才我看見你姐姐的信裏講，姐夫很過得去。你應該時常去看看她。我問維兒，他說你並不時常去。唉！你應該常去看看她才對！

如果葛潞在寫信給同學，或是計劃着菜單的當兒，舅母時常跑進來，嗷嗷地說：

——啊，我不來打擾你，你仍然做你的，不要停，我只站一會兒。今天午飯我沒吃洋蔥，你或者要想到是我嫌燒的不好，其實我並不是因為燒的不好。凡是你的，一切都很有滿意，不過我想與玲娜有些時候的確太疎忽了，她不曉得感激你給她那麼大的工錢，她很狡猾，凡是瑞典人都是這個樣兒，我不懂，你為什麼要用一個瑞典人——不過我不吃洋蔥，並非因為曉的不得法呀，因為我素來不大喜歡它的，這是很古怪的，自從我害過一次膽汁病之後，我對於洋蔥，不管是生的或是煎過的，總不大喜歡。但是舅父卻很愛拿生蔥拌糖醋過飯。

世上最難得的是真真實實的愛。

葛潞發現比較憎惡更不好受的，就是勉勉強強地去裝愛。

她心中以為在施舅夫婦面前，保持着一種大大方方的態度，但是他們好像已經知道她的心事，他們逗引着她，他們好像是到動物園遊覽的人，指手畫腳的逗引着猴兒玩。

舅父噙着嘴，臉上浮着鄉下人慣常的微笑，暗示說：

——葛潑聽說你想把高弗潘雷的建築全部拆掉，重新建造一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我不懂現在的人那兒來的這許多奇怪的理想。現在大可達也有很多鄉下人都染上這種習氣。例如拿辦合作社來講吧，請問那班人能够比開店的人更精明嗎？

舅母接着說道：

——我們有一天種地，我們絕對不需要什麼合作社。葛潑，你現在告訴我，你星期日常到教堂做禮拜嗎？唉，你應當每個星期都去！如果你到了像我這樣年紀，就可以明白不管是怎樣漂亮的人物，總比不上上帝的智慧，那個時候你自然要歡迎牧師的講道啦！

他們聽見葛潑許多的思想，就好像聽到神話一樣，舅父講：

——她這些理論到底是從那兒來的，舅母接過來說：

——你以為許多人和她抱着同樣的思想嗎？如若果真是這樣，那真要算糟糕透了。

苦心地忍耐着，葛潑盼望他們有離開的一天。三星期後，舅父說：我們很愛高弗潘雷，想在這兒久住了，我們把製乳場和田地脫手以後，本來就沒有打定將來的主意，我會經和成生說過，想把他的雜貨店盤過來，讓且當個掌櫃的再說。

他真的這麼幹，葛潑急得直跳起來，耿誼珂安慰她說：

——我們又不會常常同他們會見，他們自己會借房子住的。

她決意放下冷冰冰的面孔，叫他們不高興常來，可是沒有這個能力，他們雖然自己借了一所房子，但時的來串門子，他們親熱地講道：

——怕你冷靜，所以今天晚上特地來陪陪你。

結果她發現倒是他們自己怕冷靜。但是她原諒他們的苦心。

沒有多久，他們就同一班志趣相投的人，混得很熟，如道深、皮耳、孫牧師和白寡婦；而且晚上時常帶着他們串門子。舅母帶來的一班老太太們，常嗷嗷地給葛潞許多勸告，舅母請白寡婦來看葛潞，她說現在一班年青的太太們，都不懂得家務的事。

葛潞正在計劃着用一種自衛的手段，應付他們的當兒，她婆婆來了，她想和她的兄弟們談談，她一共住了兩個月，葛潞對於婆婆的感情很好，所以沒法實現她心裏計劃好的策略。

她開始感到落在陷阱裏一般。她成爲一個俘虜，她是舅母的外甥媳，而且不久就要做母親了，人家盼望她永遠談着孩子，烹飪，刺繡，洋薯的價錢，和男子的飲食嗜好，最後，她自己也幾乎這麼的盼望了。

忽然她發現婦女俱樂部能够做個護身符，她可以得到她們的同情，在背後譏笑白寡婦，她覺得王麗旦瑣屑的談話，非但不粗俗，而且有味了。

在海兒出世以前，她的生活已經有了變化，她時常盼望着有牌會，可以和王麗旦、大雅、太太那些談談心裏頭的煩惱。

她對於年紀大的女人們的絮聒，她慢慢不去理會了，她的結論是以爲撫養孩子和應付政治問題一樣，應當具有理智，比較宣傳口號，要高一倍，她頂愛和耿誼珂、秀文和瓊絲但談到關於海兒的話，當耿誼珂坐在她身旁逗孩子玩的當兒，她覺得特別高興，瓊絲但對海兒，像和大人講話似的：

——海兒，如果我做了你的話，我定然不和那些女太太們混在一塊兒來呀，加入我們的工會，一同罷工，叫他們給你褲子穿呀。

耿誼珂拿父親的資格，發起在高弗潘舉行第一次嬰兒健康比賽，葛潞幫助他秤孩子們的體重，看看

他們的咽喉，她並且還和做母親的開了嬰孩適宜食品的方單，她熱心地幹着。

爲了這事，高弗潘雷的一些貴族，甚至競爭很利害的各位醫生的太太們，全來參加，在這幾天之中，足能表現出一些社會務服的精神來。但因爲頭獎被沙和瓊絲但養的孩子得到，沒給有門第的人家，因此又引起了一點風波，許多女人們，斜視着小亞拉甫的藍眼，黃色的頭髮，和寬闊的背膊，說道：

——耿太太，或者這個小紅瑞人像你家醫生所說的那麼健康，但讓我告訴你，我不願意想到這孩子的未來，他媽是個女僕，他爸爸是個不信宗教的社會黨啊！

她的心裏氣得很，但一般反對的很有力量，舅母時常傳給她聽，使她覺得很難爲情。甚至她不好意思讓海兒和亞拉甫一塊兒玩。她雖然自己恨自己，但是常常希望沒有人看見她到瓊絲但家去。當她看見沙對待兩個孩子用着一樣的心腸的時候，或瓊絲但眯着眼睛對兩個孩子看着的當兒，她更加恨她自己，以及社會上人們的殘酷。

瓊絲但已積下了一點錢，離開了葉兒得的工廠，自己在家裏附近的一塊空地上，蓋了個牛奶棚，他對於他的三隻母牛，和六十隻雞，特別得意，時常半夜裏起來，喂牠們的食。

——不久，我要成了一個富有的農夫啦！我講給你聽，小亞拉甫將來一定要和黑斗喀家的孩子，一同到東方進大學去。嗯——現在有許多人對我和沙都招呼啦。白嬌有天也到我家來，我很愛這位老太。工頭更常來，唔，我們目前的交遊是很廣的哩！

照葛路的眼光，以爲高弗潘雷沒有什麼變更，可是在這三年中，人事變遷無定。草原的人們，陸陸續續地向西挪走。一來因爲他們的祖先就具有殖民的本性，二來也許因爲他們感覺目前的環境，缺乏可以表現冒險精神的機會，所以想換換空氣。這市鎮的外表，和從前一樣，可是居民的面孔，常常在變更，像學校裏新舊生的改換似的。例如某鐘表商沒有什麼理由，忽然把舖子盤了出去，搬到阿兒白大或是西北的華盛頓州去了，

在那兒重整舊業。其實他的店和他住的市鎮，和以前並沒多大分別，除掉有專門職業的人或是富戶之外，普通居民對於職業或住宅，很少有長久的性質。一個人可以輪流的做農夫，雜貨商人，警察，汽車夫，菜館裏掌櫃的，郵政職員，保險跑街，最後依舊回到他的舊業，但是爲了他每次改行，缺少經驗，所以社會上也多少受到點損失。

雜貨商成生搬到南大可達州，屠戶大耳搬到阿大荷，道深夫婦把他們所有的一萬畝田地，變成一本小小的支票簿，帶着它，搬到罷沙弟那，在那風和日暖的南方，過他們逍遙的生活去了。大叔威把傢貨和殯葬的生具出讓，搬到洛杉磯去了。據公言報上的紀載，說他在地產公司裏幹事，得了很好的位置，他的太太在那兒的社交界上，也很活動，和高弗潘雷一樣。

雪蒙絲小姐嫁給了谷醫生，她和王麗旦都是喜歡趕熱鬧的。王麗旦的境遇比較以前更好了。黑斗略的父親已經死了，他做了時裝公司的大股東，所以王麗旦就格外的神氣了。她做了時行的晚禮服，在婦女協會集會的當兒，坦露着雙肩。她時常說要搬到敏尼坡力住去。

她爲了要和新嫁的雪蒙絲競爭，所以特別巴結葛潞，她帶着笑向葛潞說：

——別人說雪蒙絲天真，可是我以爲她比別人家新娘子多了許多心眼；再說谷醫生，也遠比不上你家耿醫生啊。

葛潞本人很願像成生那些人，搬到另一所大街上去，這一種環境的變遷，至少在形式上，彷彿可以得到一種冒險的精神。她鼓動耿誼珂說，在蒙丹娜或是沃壽公行醫，有更好的希望，她曉得他對於高弗潘雷是很滿足的，可是爲了抱着想走開的心思，所以她常常向鐵路上的人探聽消息，或者用手指指着地圖上的地名。可是在表面上，人們卻看不出她的不滿意來。她並非大街上一個叛徒。

普通久住的公民，以爲叛徒是一種在嘴上常常抱怨的人。實際上，葛潞天天懷着走避的思想，一齊不過五分鐘，因此無人看出她也是個叛徒。

她自從有了孩子後，即把高弗潘雷和她的那一座棕色的老屋子，當做一個天然的家庭。歌誼珂很高興，爲了她對客拉客和葉兒得太太很親密。關於她們的一些零星小事，都變了很重要的談資了。

她拿百分之九十九的情感，放在海兒身上，所以沒空兒去評論店舖，街道，以及熟識的人們——這是近一兩年之中的情形，她匆匆的走到舅父的店裏，買了一包麥粉。她一路回家，也沒有人看着她驚異。她一壁走，一壁想着海兒的出牙，一點也沒注意到沿路的商店。

海兒生下來以後的兩年之中，頂重要的一件事便是秀文的出嫁，她辭退了中學的教員，葛潑在她出嫁的時候，幫她照料一切，到教堂看禮的太太小姐們，都穿著新的羔皮淺鞋，戴上長統白手套，看起來很整齊。這些年之中，秀文把葛潑看做自己的妹妹一樣。但葛潑對於秀文，如何的愛她，恨她，或是和她有什麼特別的關係，全不曉得。

二二

鋼片因爲旋得太急，彷彿靜止了；灰白的雪，覆壓了榆林下的蔭道上；灰白的黎明，背後卻藏着血紅的晨曦，——秀文三十九歲時的生活，就是籠罩在這種灰暗之下。

她有短小瘦弱的身材，黃金髮的顏色，慢慢地淡了，並且乾燥了；她常青的大髻，花邊領口，黑高跟鞋，和水兵式的呢帽子，顯得十分單調，和缺乏誘惑性；可是從她的一雙眼裏，可以知道她具有一種特殊的人格，表出她抱着可以運用一切的自信心。那一雙眼是蔚藍色的，向來不會有過止靜的時候；從眸子裏可以表明愉悅，慈愛，和熱情。

秀文自小就生長在惠斯立心的一個村子，是一個牧師的女兒；她辛苦勤勞地從大學畢了業，在礦區做

原书缺页189-末